

七  
真  
傳

# 七真傳

## 新刊七真因果傳序

七真一書。舊時有之。惜其文不足以達其辭。趣不足以輔其理。使觀者恐卧。而聽者返走。終年置之案頭。不獲一覽。人皆視為具文。余每欲振之。終不能就。昨歲自秦返蜀。落於丞相祠堂。默思熟想。窮究七真之事。得其精微。終日草稿。編集成書。名曰七真因果。以通俗語言。鼓吹前傳。以人情世態。接引愚頑。以罪福醒悟人心。以道妙開化後世。其於勸善懲過。不為無助道會。王公見而悅之。囑余真確其事。余揣王公之意。欲付梓人。刊刻藏板也。余即彙成上下兩卷。道會終日覽之。手不釋卷。嘗謂余曰。此誠修真第一書也。余答以修真之書甚多。奚取此為第一。公曰。修真之書雖多。其中妄誕不少。有借法力而為衛道者。有托仙佛以作引誘者。遂使愚夫愚婦聞之。妄冀成仙成佛。不顧身家性命。本欲以名言覺世。而反將清談誤人。此等修真之書雖多。將安用哉。而取此書為第一者。蓋此書無妄誕之言。不引誘人心。步步腳踏實地。句句言歸正理。乃世上必有之事。非人間不經之文。取為修真第一書。不亦宜乎。余以為天下妙理無窮。諸子百家。皆為砭世金針。豈獨此書為良。命名因果。盡善也。盡美也。嗟乎。道會王公。能識此書為千古知音。世之讀此書者。能如公乎。公為千古知音。識此書於七真。即七真之知音也。欲刊刻傳於後世。亦可謂後世修真者之知音也。以公一人。而作前後知音。誠道器也。亦至人也。

時 光緒癸巳年菊月吉日 龍門後學黃永亮謹序

## 重刻七真祖師列仙傳序

昔漢武帝謂天下本無神仙。盡妖妄耳。不知堪輿之大。何所蔑有。麒麟於走獸。鳳凰於飛鳥。猶能出於其類。況人秉天地精英之氣。負山川靈秀之材。誠能清靜寂滅。不難煮金煉石。即未騰雲駕霧。亦可換骨脫胎。彼黃石之升雲。赤松之隨雨。雖屬荒弛。而論語之言。竊比老彭者。不有明證歟。余遊方外數十餘年。空受慈雲法雨。身如蠅癡。非無誠意正心。性實鳩拙。火棗交梨讓。十二碧城之客。綺葱赤薤遜。三千珠闕之人。加以烽煙遍乎三秦。厲氣染於兩教。萍蹤靡定。絮語難宣。雖馬蹄鹿苑之書。無所不讀。而於身心性命之源。終未有以探其旨趣。近來十方緣化。道履羊腸。七祖經觀。喜同雀躍。字挾風霜。非芸編瓠史之可比。聲成金石。豈宋豔班香之能同。萬緣俱淨。八垢皆空。讀百回之不厭兮。舌本生蓮。覽一字之莫減兮。頭點頑石。於是廉泉讓水之地。徧求善男。聖域賢關之旁。多延信女。竊幸履憂頓釋。斷簡殘編之改觀。燕賀告成。琳篆琅玕之並美。願世人照茲奉行。不必嚼金玉之津液。不必服日月之精華。無勞爾形。無搖爾精。窈窕冥冥。安知不羽化登仙。同赴玉樓之宴也。是為序。

# 七真傳

## 新刊七真因果傳目錄

### 卷上

<a href="#">第一回</a>	憐貧困偶施小惠	入夢寐深指迷途
<a href="#">第二回</a>	萬緣橋真傳妙道	大魏村假裝中風
<a href="#">第三回</a>	受天詔山東度世	入地道終南藏身
<a href="#">第四回</a>	談真空孫貞誨夫主	求妙道馬鈺訪明師
<a href="#">第五回</a>	馬員外勤奉養師禮	王重陽經營護道財
<a href="#">第六回</a>	孫淵貞勸夫捨家財	馬文魁受賂通權變
<a href="#">第七回</a>	賄族長馬鈺立捨約	論玄工重陽傳真修
<a href="#">第八回</a>	論先天貞一妙理	除魔根不二法門
<a href="#">第九回</a>	王重陽分身化度	孫不二忿怒首師
<a href="#">第十回</a>	講三乘演說全真理	損面容甘作醜陋人
<a href="#">第十一回</a>	降冰雹天公護法	施妙算真人指迷
<a href="#">第十二回</a>	指坐工申明妙理	學真道喜遇明師
<a href="#">第十三回</a>	散壇場學人歸家去	換道裝師徒往南來

### 卷下

<a href="#">第十四回</a>	試凡心屢施叱責	順師意常秉皈依
<a href="#">第十五回</a>	示羽化仙師歸隱	送靈樞門人服勞
<a href="#">第十六回</a>	大魏村三老敍舊	晉安礪一言指迷
<a href="#">第十七回</a>	戲喜紅妙計脫身	難渾然當真盤道
<a href="#">第十八回</a>	王玉陽以真復假	譚長真說古證今
<a href="#">第十九回</a>	論玄機四言契妙	開山洞一人勤勞
<a href="#">第二十回</a>	煉色相烟花混迹	說妙偈道念純真
<a href="#">第二十一回</a>	孫不二洛陽顯道術	馬丹陽關西遇友人
<a href="#">第二十二回</a>	分蒲團大道不戀情	問相法當面把人量
<a href="#">第二十三回</a>	化強梁改邪歸正	談至理因死得生
<a href="#">第二十四回</a>	苦根盡相隨心變	陰魔起幻由人生
<a href="#">第二十五回</a>	真陽足羣陰退散	惡貫盈合家沉淪
<a href="#">第二十六回</a>	祈甘霖回天轉日	施妙術換鳳偷龍
<a href="#">第二十七回</a>	諭吾人諄諄告誡	論修行層層做來
<a href="#">第二十八回</a>	賜鳩酒皇后試道	戴金冠真人吟詩
<a href="#">第二十九回</a>	受丹詔七真成正果	赴瑤池羣仙慶蟠桃

### 附錄：

[論命](#)

[佛仙煉精出世者](#)

[命無性而不立。性無命而沒依者](#)

[堪笑痴呆孽種者](#)

[雙修性命是真機者](#)

[放蕩骷髏蠢姿者](#)

# 七真傳

## 新刊七真因果卷上

### 第一回 憐貧困偶施惻隱 入夢寐明指前程

### [回目錄](#)

行善當從實處行 莫沽虛譽圖聲名 虛名虛譽成何用 反惹窮人說不平

這幾句言語講的行善要有實事，若只圖做得好看，欲人知曉，即是沽虛名也。有其名而無其實，只在鬧熱處做去，那極苦極窮之人，有不能被其澤者眾也，雖費了許多銀錢，畢竟未曾做到正經善事；既做不到正經善事，有當面錯過之嘆！昔炎宋之末，陝西咸陽縣有個大魏村，村內有百餘家人，戶多一半姓王，也算得一大族。這王族內有個居孀的婦人，年四十餘，膝下有一男一女，也曾男婚女嫁，因這孀婦心性慈善，見了別人的小男細女，當成自己生的一樣，不住兒長女短的嘔哄他們，那些小娃子，但啼哭便要喊媽，她就隨口答應，因此人人都呼她為王媽媽。這王媽媽家頗豐厚，平生也愛做善事，最喜佛道兩門，常好齋僧佈道，拜佛看經，人人都說她行善，就有許多僧道登門抄化，又有若干貧窮來村乞討，或多或少，她也隨時周濟。那年殘冬之際，天際大雪，王媽媽站立門首，見兩個乞丐，從雪地走來，求其周濟。王媽媽責以：『不去傭工度日，而來沿門乞討，非好吃而懶做，必游手以貪閑。那有許多閑茶空飯侍奉你們。』話未說完，有僧道數人前來募化，王媽媽給與錢米，僧道去後，二乞丐問曰：『善婆婆，喜施僧道，不濟貧寒，其故何也？』王媽媽曰：『非我喜施僧道，僧能念經，道能修行，我雖然佈施他們一點錢米，僧可與我消災，道可與我延壽，若周濟你們，有何益哉？不過在我門上喊得熱鬧』二乞丐曰：『施恩不望報，望報非施恩，你今略給一盞米，略施幾文錢，遂欲消災延壽，豈不謬乎！』說畢而去。

佈道齋僧結善緣 貧窮孤苦亦堪憐 只施僧道不憐苦 失卻善功第一先

且說二乞丐見王媽媽不肯周濟，只得往前行。不數步來在一個朱漆樓門大喊了一聲爺爺，求周濟。少時裏面出來一人，這人生得面赤鬚長，神清氣爽，有容人之量，豪俠之風，年紀不過四十上下。其人姓王名嘉，字知，名號德盛。幼年曾讀詩書，功名不就，遂棄文習武，得中武魁，身為孝廉。這日天降大雪，十分寒冷，同妻子周氏、兒子秋郎在堂前圍爐烤火，忽聽得門外喊叫爺爺求周濟，王武舉聞此言甚蹊蹺，出外來瞧得二乞丐站立門口，王武舉問他們到底是求爺爺周濟，或是爺爺求周濟？乞丐者答曰：『話不可詳，詳必深疑。』王武舉見他言之有理，遂不復問。其時風大雪緊，雪隨風舞，滿天梨花、紛紛墜地，山絕鳥跡，路斷人踪。王武舉見二乞丐衣只一層，怎當此嚴寒？忽起惻隱之心，對二乞丐者曰：『那些閑話不提，這般大雪，如何走得？我這門樓側邊有間空房，房內堆有亂草，可以坐臥，二位何不請到裏頭避一避雪？』二乞丐者答以最好。王武舉即將空房打開，二乞丐者入內棲止。王武舉轉回廳堂，使家僮玉娃掇了些飯食出來，與二乞丐喫。

# 七真傳

幾人仗義能疏財 肯把貧窮請進來 只有當年王武舉 生平慷慨廣培栽

二乞丐在王武舉家內住了兩日，天始晴明，意欲告辭要走。只見王武舉走進來，後面隨著玉娃捧來酒食。武舉對二位乞丐曰：『愚下連日有事，少來奉陪，今日閑暇，欲與二位同飲一杯，敘敘寒溫可乎？』二乞丐連聲稱妙。王武舉即叫玉娃擺下盃筷，二乞丐更不遜讓，也不言謝，竟自喫起來，頃刻連盡兩壺。王武舉又叫玉娃添酒上來，二乞丐豪飲之際，王武舉曰：『二位難友，姓甚名誰？平生會做些甚麼生理？』乞丐者答曰：『咱二人並不會做啥，他叫金重，我叫無心昌。』王武舉曰：『我意欲與二位湊點資本，做個小生意度活日時，豈不強於乞討，未知二位意下如何？』武舉話畢，金重擺擺手兒，口中說道：『不妙不妙，我生平散淡慣了，不能做此絆手絆腳之事。』王武舉見金重如此說，知他不肯作生意。又問無心昌曰：『金兄既不能做此小生意以過日時，未識吳兄肯作此否？』無心昌曰：『我之散淡，更有甚焉！嘗聞家雞有食湯鍋近，野鶴無糧任高飛，苦向蠅頭求微利，此身焉能得逍遙。』

王武舉嘆曰：『聞二位之言，足見高風，然而如今世道重的是衣冠，喜的是銀錢，若二位這樣清淡，誰能識之？』無心昌曰：『我等是不求人知者，欲求人知，亦不落於乞討也。』王武舉聽他言語超群，也不再言，即命玉娃收拾杯盤，同入內去。

到了次日，二乞丐告辭起身，王武舉送出村外，猶戀戀不捨，又往前送了幾步，猛見一座橋樑當路，王武舉暗想村之前後原無橋樑，回頭望大魏村，卻在隱微之中，不甚明白。正在疑惑之際，無心昌叫曰：『孝廉公快來。』王武舉掉頭看時，見二人坐在橋頭。金重拍手歌曰：

『錢財聚復散，衣冠終久壞，怎如我二人，值身於世外。不欠國家糧，不少兒女債，不說好和歹，不言興和敗，不與世俗交，免得惹人怪。一件破衲襖，年年身上載，爛了又重補，洗淨太陽晒，白日遮身體，晚來當鋪蓋，不怕賊來偷，也無小人愛。常存凌雲志，一心遊上界，若人知我意，必要低頭拜，我有無窮理，使他千年在，惜乎人不識，以恩反為害。』

王孝廉趨步上橋，無心昌曰：『孝廉遠送，當酬一酒。』說罷，即於袖中取出一小錫瓶，上覆酒盃，取而斟之，滿貯佳釀，遞與孝廉。王武舉接過手來，一飲而盡，連飲三盃，醉倒橋上，昏昏欲睡，忽見無心昌走來，一手拉起，說是：『休睡休睡，可同我們去觀一觀景緻。』王孝廉醉態矇矓，隨著無心昌行不數步，見一座高山峻極，擋在路前，王孝廉驚曰：『如此高山，怎得上去？』金重曰：『跟我的道來，自可上升。』王孝廉果然跟着他走去，毫不費力。頃刻走上山頂，見頂上甚是平坦，有一個大池，滿貯清水，水內開放七朵金色蓮花，花大如盤，鮮麗非常，王孝廉心甚愛慕，連聲讚曰：『好蓮花！好蓮花！怎能摘朵與我？』孝廉話未說完，只見無心昌跳入池中，將七朵金色蓮花，一齊摘來，交與王孝廉曰：『一並與你，要好好護持這七朵蓮花。有七位主者，邱、劉、譚、馬、郝、

# 七真傳

王、孫是也，此七人與汝有師徒之分，他日相遇，善為開化，方不負我付汝蓮花之意也。』王孝廉將蓮花接過來，抱在懷中，即欲歸家，臨行又問無心昌幾時再會？無心昌曰：『會期原不遠，只有兩個三，仍從離處遇，橋邊了萬緣。』王孝廉聽罷，移步下山，忽被路旁葛藤一絆，一跤跌下山去，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莫說上來原不易 須知下去更為難

## 第二回 萬緣橋呂祖親傳道 大魏村孝廉假中風

### [回目錄](#)

了悟猶如夜得燈 無窗暗室忽光明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向何時度此身

話說王孝廉抱着七朵蓮花，移步下山，忽被葛藤將腳一絆，跌了一跤。猛然驚醒，萬象皆空，卻是一夢。睜眼看時，卻在自己家中書房內臥着。見兒子秋郎站立在側邊，王孝廉咳了一聲嗽，秋郎聽見，喊道：『爹爹醒來了！爹爹醒來了！』這一聲喊叫，驚動了周娘子忙來探問，說：『相公酒醒來嗎？』王孝廉曰：『好奇怪！好奇怪！』周娘子曰：『事皆出於自迷，有何奇怪？』王孝廉曰：『卑人明明送客出去，為何還在家中？』周娘子答曰：『官人太放蕩了，你昨日送二乞丐出去，半日不歸，着人探望幾遍，渺無踪影，是我放心不下，央二叔王茂同玉娃前去尋你，於二十餘里之外，見你倒臥橋上，熏熏大醉，人事不省，雇車將你送回家來。睡了一日一夜，今纔醒轉，官人從今後當自尊重，酒要少飲，事要正為，來歷不明之人，休要交遊，你今受了朝廷頂戴，乃鄉人之所敬仰，若倒臥荒郊，成何體面？豈不自失威儀，而取笑於鄉人也。』王孝廉起而謝曰：『娘子藥石之言，卑人敢不銘心刻骨，我想昨日那兩個難友，定是二位神仙。』周娘子說：『明明是兩個乞丐，怎麼說是二位神仙？』王孝廉曰：『聽其言詞，觀其動靜，所以知其必仙也。』周娘子問道：『他講了些甚麼言語？做了些甚麼事情？那一點像個神仙？』王孝廉遂將幫湊他資本，他如何推卻，次日送他行不數步，就有二十餘里遠，如何作歌，如何贈酒，與其上山摘蓮，臨行之言，從頭一一，對周娘子說了一遍。又曰：『我纔飲他三盃，便醉了一日一夜，種種怪異，若非神仙，焉有此奇事？』周娘子言曰：『嘗聽人講，世間有等歹人，有縮地之法，略一舉步，便在十里之外，一日可行千里。又以迷藥入酒中，帶在身旁，見一孤商獨賈，即取酒勸之，飲酒一沾唇，便昏迷不醒，他卻盜人銀錢，剝人衣衫，到你醒來之時，無處尋覓。若不慎之於前，終必悔之於後也。』周娘子話畢，王孝廉自思，娘子終是女流，若與他分辨，定然說不清白，不如順他意兒了局此事，便隨口答曰：『娘子之言是也，卑人謹當識之。』娘子退後。王孝廉嘗獨自一人坐在書房，思想金重無心昌之言，翻來覆去，默會其理。如此多日，忽然醒悟金重二字，合攏來是個鍾字，吳心昌作無心昌，昌字無心，是個呂字。明明是鍾呂二仙前來度我，我今無緣，當面錯過，越想越像，不覺失聲嘆曰：『惜哉！惜哉！』猛又想起臨別之言；會期原不遠，只在兩個三，仍從離處遇，橋邊了萬緣。不遠者，必主於近也。兩個三，必三月三也。離處遇，欲知來處，必於去處尋之。了萬緣者，

# 七真傳

言萬法皆歸之意。想到此，不覺心生歡喜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瞬息之間，殘冬已盡，新春又來。

一年氣象一年新 萬卉爭妍又一春 少小兒童皆長大 看看又是白頭人

且說王孝廉過了新年，一混就是三月，到了初三日，私自離了家庭，還由舊路而至橋前，等候多時，不見到來，默想形像，心甚誠切，站立橋頭，東張西望，忽聞背後有人呼曰：『孝廉公來何早也。』王孝廉回頭一看，正是去年那兩位難友，忙上前拉著衲襖說：『二位大仙一去，可不想煞弟子。』無心昌同金重到橋頭坐下，王孝廉雙膝跪在面前說：『弟子王嘉，肉眼凡胎，不識上仙下降，多有褻瀆，望乞赦宥。今日重覩仙顏，真乃三生有幸，願求指示迷途，使登覺路，弟子感恩不淺。』說罷，只是叩頭。只見二人呵呵大笑，口內金光流露，燦人眼目，俯仰之間，二人改變形容，左邊一人頭挽雙髻，身披敝衣，面如重棗，目似朗星，一部長髯垂於胸前，幾片鵝毛扇在手中。右邊一人頭戴九梁巾，身穿黃道袍，面如滿月，眼光射人，鬚飄五綵，劍捍一口，果是鍾離老祖與呂祖純陽。王孝廉跪拜，低頭不敢仰視。呂祖曰：『上古人心樸實，風俗良淳，授道者先授以法術衛身，而後傳以玄功成真。今時世道澆漓，人心不古，若先授以法術，必反誤其身，故先傳以玄功，不假法術而身自安，不用變化而道自成，道成萬法皆通，不求法術而法術自得也。是謂全真之教。』即說全真妙理曰：

『所謂全真者，純真不假之意也。人誰無真心？一轉便非了。人誰無真意？一雜便亡了。人誰無真情？一偏便差了。初心為真，變幻即為假心；始意為真，計較即為假意。至情為真，乖戾即為假情。所謂初心者，即固有之心也；所謂始意者，即朕兆之意也。所謂至情者，即本性之情也。心中有真意真情，情中方見真心真意，由真心發而為真意，由真意發而為真情。是情即自然景象，無時非天機之呈露，然則人可不真哉。人不真心，即無真意，無真意即無真情。嘗見修道之士，動則私念迭起，念之私即心不真處，靜則欲念相循，念在欲即心不真處。私欲不絕，發或全無真意，或半真半假，即半真半假之際，正天人相乘之時，是意也，情所不能掩也。驗真道先驗真情，驗真情即可知心真與未真，知意真與未真。故修真之道，必以意始，意誠心亦誠，即心所發之情亦誠矣，誠斯真也。誠若不真，見之於言，則言不由衷，非真言也。見之於行，則行不率性，非真行也。修之者，修去心外之心，意外之意，情外之情，當於舉念發言時，提起天良，放下人心，不許疑二其心，混雜其意，誤用其意，方為真心真意真情，一毫不假，即是真道。真道遍行，故謂之全真也。』

呂祖將全真之理說與王孝廉畢，又授以煉己築基，安爐立鼎，採藥還丹火候，抽添一切工夫，王孝廉再拜受教。呂祖又曰：『汝成道之後，速往山東，以度七真。七真者，乃曩昔所言七朵金蓮之主者也。』呂祖叮嚀已畢，即與鍾老祖將身一縱，遍地金光，倏忽不見。王孝廉望空拜謝，拜畢，猶瞻仰空中，默想仙容，只見王茂同玉娃走來說：『我們奉娘子之命。前來找尋家爺，固疑在此，今果得遇，速請歸家免懸望。』孝廉乃緩緩而行，一路默記呂祖所傳之道。歸得家來，

# 七真傳

不住內室，竟到書室坐下。周娘子聽說丈夫歸家，即來看問，見孝廉不言不語，若有所思的樣兒，娘子看罷，即勸丈夫曰：『官人屢次輕身出外，常使妾身擔憂，只恐有玷品行，取笑於鄉人，官人屢不聽勸，如何是好？』王孝廉正默想玄功，連周娘子進來，他都不曉得，那裏聽她說甚話來，只到煞尾，猛聽見周娘子說：『如何是好？』他也摸不着頭腦，隨口答曰：『怎麼如何是好，如何是不好？』娘子見他言語，說不上理路，遂不再言，各自退去。王孝廉心中自忖，這般擾人，焉能做得成功，悟得了道？若不設個法兒，斷絕塵緣，終身不能解脫。低頭想了一回，想出一條路來，除非假裝中風不語，方能絕這些牽纏。想罷，即做成那痴呆的樣兒，見有人來，故作呻吟之狀，又不歸內室去，就在書屋涼床上臥下，周娘子覩此情形，憂心不暇，一日幾遍來問，只見他口內唧唧噥噥，說話不明，呻喚喚，擺頭不已。周娘子無可奈何，即使玉娃去請幾位與他平日知交的人來，陪他閑談，看是甚麼緣故？這幾位朋友，都是王孝廉素所敬愛，一請便來，當下進得書屋：齊聲問曰：『孝廉公可好麼？』王孝廉將頭搖了幾搖，把手擺了幾擺，口裏哩哩喇喇，說不出話來，只是嘆氣。幾位朋友見他說不出話，一味呻吟，知是有病，卻不知害的啥病？有個年長的人說：『我觀孝廉公像個中風不語的毛病，不知是與不是？我們村東頭有個張海清先生，是位明醫，可着人去請他來診一診脈，便知端的。』周娘子在門外聽得此言，即命玉娃去請先生。不一時將先生請到，眾友人一齊站起身來，讓先生入內坐下，將孝廉形狀情由，對他講說。張海清即來與王孝廉看脈。兩手診畢，並無病脈，只得依着眾人口風說：『果然是個中風不語的病症，只要多吃幾付藥，包管痊癒。』說罷，即提筆寫了幾味藥料，不知醫得好醫不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只緣武舉原無病 非是先生醫不明

## 第三回 受天詔山東度世 入地道終南藏身

[回目錄](#)

世態炎涼無比倫 爭名奪利滿紅塵 眾生好度人難度 願度眾生不度人

話說王孝廉原是無病之人，不過裝成有病，欲杜絕纏擾，好悟玄功。這張海清先生如何知道他這個深心，故左診右診，診不出他是啥病，只得隨着眾人口氣說：『當真是個中風不語的毛病。』即索紙筆，開了一張藥單，無非是川芎三錢、防風半兩。開畢，即向眾人談了幾句閑話，喝了一盃香茶，隨即收了謝禮，各自去了。先生走後，眾朋友亦與王武舉作別說：『孝廉公保重些，我們去了，改日再來看你。』王武舉把頭點了一點，眾友各自走了。

周娘子見客走後，即叫兒子秋郎同玉娃到西村裏藥鋪，將藥辦回，用鑽子熬好，傾在碗內，使秋郎雙手捧到書屋內來。纔叫一聲阿爹用藥，只見父親圓睜雙目，狠狠的跌了一腳，嚇得秋郎連忙把碗放下，跑出外去，二次使他再不肯來。秋郎去後，王孝廉暗將藥傾在僻靜處，從此以後，只有玉娃進進出出，端茶遞水，至於使女僕婦，不敢到他門前，他若看見，便捶胸跌腳，輪睛估眼，瞋恨不了，故此都不敢來，就是周娘子念在夫妻之情，進來看他，他也不願。自他假作中風

# 七真傳

之後，內外事務，都是娘子一人料理，也無空閑常來問他。凡親戚朋友來看望他兩次，見他如此模樣，也不再來。因此人人講說：『好一箇王武舉，可惜得了壞病。』止這一句話，把他撇在冷落地方，清清靜靜，獨自一人在書屋內，悟道修真，修行打坐，如此一十二年，大丹成就。

妻為朋來子為伴，渴飲茶湯飢餐飯，看來與人是一樣，誰曉他在把道辦。  
一十二年功圓滿，陽神頂上來出現，世上多少修行人，誰能捨得這樣幹。

且說王武舉孝廉在家修成大道，能出陽神，分身變化，自己取了一個道號，名曰重陽。這王重陽那夜書屋打坐，正在一念不生，萬籟俱寂之時，猛聽得虛空中呼曰：『王重陽速上雲端接詔。』其聲徹耳，重陽忙縱上虛空，見太白星站立雲端，口稱玉詔下，王重陽跪聽宣讀，詔曰：

念爾重陽苦志修行，一十二載，毫無過失，今則道果圓滿，特封爾為開化真人，速往山東度世，早使七真上昇，功成之後，另加封贈，爾其欽哉。

金星讀詔已畢，重陽再拜謝恩，然後與太白星君見禮，星君曰：『真人速往山東度世，勿畏勞苦，有負帝心；他日蟠桃會上相見，再來敘談。』星君說罷，自回天宮，重陽仍歸書屋打坐。那日辰早，玉娃送水來淨面，推門不開，急忙報與主母知道，周娘子同着兩箇使女來到書房門外，恁般喊叫，門總不開，以為孝廉必死，遂將門拗脫，走進書屋，並不見人，周娘子又驚又慌，急命人四下找尋，全無蹤影，周娘子大哭，驚動村裏的人齊來探問，玉娃即將原由對村人說知，眾人皆曰：『這就奇怪，門又閉着，人不見了，難道升屋越壁不成？』於是進內一望，並未拌一磚一瓦，又分幾路找尋，並無下落。內中有個通講究的人說：『你們不用去尋，我看王孝廉那個樣兒，定然成了神仙。』眾村人齊問曰：『怎見得他成了神仙？』那人曰：『他在這書房內，坐了十二年，未曾移動一步，托名中風，實為絕塵，我嘗見他紅光滿面，眼內神光射人，不是神仙，焉能如此！』眾人聞言半信半疑，齊聲言道：『敢這說他定成了仙，駕雲上天去了。』周娘子聞言，方減悲哀，眾人各自散去。這且不提。

又表王重陽那日在書屋借土遁，離了大魏村，望山東而來，走了數千里地，並無甚麼七真，止遇着兩個人，你說那兩個人？一個為『名』之人，一個為『利』之人。除這兩等人外，再無別樣人物，王重陽見無可度之人，仍回陝西。行到終南之下，見一土山綿亘百里，清幽可愛，不如用個剋土之法，遁入土之深處，潛伏埋藏，再待世上有了修行人，那時出來度他，也不為遲，於是捻訣念咒，遁入土內。約半個時辰，已到極深之處，有個穴道儘可容身，遂入穴內。以蟄其形，服氣調息，以存其命。

許大乾坤止二人 一名一利轉流輪 七真未識從何度 土內蟄身待後因

且說王重陽土內蟄身，不知天日，似乎將近半年，猛聽得嘩喇喇一聲如天崩地裂之勢，將土穴震開一條縫，透進亮來，上面金光閃爍，知是師尊駕到，王重陽大吃一驚，慌忙縱上地裂，果見鍾呂二仙，共坐土臺，王重陽俯伏在地，不敢

# 七真傳

仰視，呂祖笑曰：『別人修道上天堂，你今修道入地府，看來你的功程與別人迥異，上違天心，下悖師意，有如是之仙乎？』重陽稽首謝罪曰：『非弟子敢違天意，而悖師訓，實今山東原無可度之人，故暫為潛藏，以待世上出了修行之人，再去度他不遲。』呂祖曰：『修行之人，何處無之？只是你不肯用心訪察，故不可得也。譬如你當初，何曾有心學道，非同祖師屢次前來點化，你終身不過一孝廉而已，安得成此大羅金仙？汝今苟圖安然，不肯精進，遂謂天下無人，豈不謬哉！汝能以吾度汝之法，轉度於人，則天下無不可度之人。昔吾三醉，岳陽人不識，輕身飛過洞庭湖，以為世無可度者，及北返遼陽，見金國丞相有可度之風，於是親自指點，丞相即解印歸山，修成大道，自號海蟾。劉海蟾效吾南遊，他又度張紫陽，張紫陽又度石杏林，石杏林又度薛道光，薛道光又度陳致虛，陳致虛又度白紫清，白紫清又度劉永年、彭鶴林，此七人俱皆證果，是為南七真也。當時吾以為無人可度，誰知他又度了許多人。天下之大，四海之闊，妙理無窮，至人不少，豈有無人可度之理！今有北七真邱、劉、譚、馬、郝、王、孫，屢次叮嚀，汝不去度，豈汝之力不及海蟾，非不及也，緣汝畏難之心故不及矣。』呂祖說罷，重陽頓開茅塞，惶恐謝罪，汗流夾脊，鍾離老祖叫他起來，站立旁邊，告曰：『非是汝師尊再三叮嚀，只因蟠桃會期在邇，要詔天下修行了道真仙，共赴此會，這蟠桃產於崑崙山，一千年開花，一千年結子，一千年成熟，總共三千年，方得完全。其桃大如巴斗，紅如烈火，喫一顆能活千歲。西王母不忍獨享，欲與天下仙佛神聖共之，故設一會，名曰『群仙大會』，每一會要來些新修成的神仙，會上方有光彩，若只是舊時那些仙真，遂謂天下無修行學道之人，王母便有不樂之意。上古時每一會得新進真仙一千餘人，中古時得新進真仙數百餘人，值茲下世，量無多人，故囑付汝早度七真，共赴蟠桃，與會上壯一壯威，添一添光彩。目下蟠桃將熟，汝若遷延日時，錯此機緣，又要待三千年，方可赴會，可不惜哉！』這一些言語，說得透透徹徹，重陽真人復跪而言曰：『弟子今聞祖師之言，如夢初醒，今願重到山東度化，望祖師指示前程。』鍾離老祖曰：『地密人稠，汝必在人稠密地之中，混迹同塵，現身說法，自有人來尋你，你却從中開導，大功可成。此去遇海則留，遇馬而興，遇邱而止。』鍾離老祖說畢，即同呂祖乘雲而去。王重陽復向山東而來，一日遊到一個縣分，名曰寧海，乃山東登州府所管，重陽真人憶祖師之言，遇海則留，莫非應在此處？就在此地停留，手提一個鐵鎖，假以乞討為名，如呂祖昔日度他之樣，以度於人，不知度得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混跡同塵待時至 時來道果自然成

## 第四回 談真空孫氏誨夫主 求大道馬鈺訪明師

### [回目錄](#)

天也空，地也空，人生渺渺在其中。日也空，月也空，東升西墜為誰功。  
田也空，地也空，換了多少主人翁。金也空，銀也空，死後何曾在手中。  
妻也空，子也空，黃泉路上不相逢。朝走西，暮走東，人生猶如採花蜂。  
採得百花成蜜後，到頭辛苦一場空。

# 七真傳

話說王重陽來到山東登州府寧海縣，假以乞化為名，實欲探訪修行之人。這且不提，又說寧海西北有個馬家庄，庄內有個馬員外，名鈺，是個單名。父母棄世得早，又無弟無兄，獨自一人娶妻孫氏，小名淵貞。這孫淵貞容貌端莊，心性幽靜，且能識字觀書，追古窮今，不愛捉鍼弄線，挑花繡朵，雖是女流身分，卻有男子氣慨，大凡馬員外有不決斷的事情，必來咨問，只在孫淵貞一言半語，頓絕疑惑。所以他兩口兒相敬如賓，情同師友，只是一種膝下並無一男半女，眼看已到中年。

**迅速光陰不可留 年年只見水東流 不信試把青菱照 昔日朱顏今白頭**

這幾句詩是講的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趨少年。這馬員外夫妻，看看年近四十，膝下無兒，馬員外那日對孫淵貞說道：『你我二人離四十歲不遠，膝下乏嗣無後，這萬貫家財，也不知落於何人之手？』孫淵貞曰：『三皇治世久，五帝建大功，堯舜相揖遜，禹疏九河通，成湯聘伊尹，文王訪太公，五霸展謀略，七雄使心胸，嬴秦吞六國，楚漢兩爭雄，吳魏爭漢鼎，劉備請臥龍，東晉與西晉，事業杳無蹤，南魏與北魏，江山屬朦朧，唐宋到於今，許多富貴翁，試問人何在？總是一場空。自古及今數萬餘年，帝王將相幾千餘人，到頭盡空，轉眼皆虛，你我夫妻，把前後的事，一齊付之於空，只當天下，莫得我們，這一家父母未生我二人。』馬鈺聞言笑曰：『別人雖空，猶有苗裔，我們只一空，連根都空斷了。』孫淵貞曰：『空到無根，是為太空。』

**空到極時為太空 無今無古似洪濛 若人識得太空理 真到靈山觀大雄**

孫淵貞又曰：『若說有子無子，有子也空，無子也空，文王當年有百子之說，於今有幾個姓姬的人？誰是他萬代子孫？有幾人與他掛掃墳臺？又相傳張公藝有九男二女，郭子儀七子八婿，竇燕山五桂聯芳，劉元普雙萼競秀，此數人皆螽斯衍慶，子嗣繁盛者也，如今又有幾個兒孫在那裏？依然淒風冷雨，荒臺古墓，愁雲滿天，蓬蒿遍地，豈不是有無都歸於空也。孤墳壘壘，難道盡是乏嗣之人？佳城鬱鬱，未必定有兒孫之輩。我想人生在世，數十年光景，只在須臾之間，好比石火電光，隨起隨滅，又如夢幻泡影，非實非真。大廈千間，不過夜眠七尺，良田萬頃，無非日食三餐，空有許多美味珍饈，枉自無數綾羅綢緞，轉眼之間無常來到，瞬息之內，萬事皆休，丟下許多榮華，不能享受，枉有無數金錢，難買生死，枉自變人一場。』

**經營世故日忙忙 錯認迷途是本鄉 古往今來皆不在 無非借鏡混時光**

孫淵貞又對馬員外曰：『我們於空無所空之處，尋一個實而又實的事情，做一番不生不滅的工夫，學一個長生不死之法。』馬員外曰：『娘子妄言了，自古有生必有死，那有長生不死之理，從來有始必有終，那有久作不息之事？』孫淵貞曰：『妾嘗看道書，有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煉神還虛，使真性常存，靈光不滅，即是長生之道。若學得此道，比那有兒女的人，更強百倍！』馬員外曰：『話雖這樣講，精又如何能使之化氣？氣又如何能使之化神？神又如何使之還虛？怎

# 七真傳

得真性常存？焉能靈光不滅？」孫淵貞說：『你要參拜師傅，方能得此妙理。』馬鈺曰：『我便拜你為師，你可傳我功夫。』淵貞曰：『妾乃女流之輩，不過略識得幾個字，看過兩本書，焉能解悟妙理？若要真心學道，離不得參訪明師。』馬員外曰：『參師訪友，是我生平所好，但修道之人，要有根基，若無根基，成不了仙，作不了佛，所以我自量根基淺薄，再不言修道二字也。』孫淵貞曰：『夫君之言差矣，但在世上變人，俱是有根基，若無根基，焉得變人？不過深淺之不同。根基淺者六根不全，或眼失於明，耳失於聰，手缺腳跛，痴聾瘖啞，鰥寡孤獨，貧窮下賤，此根基之淺者也。至於根基深者，或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或尊居宰輔而管萬民，或身為官宦，聲名顯耀，或家道豐裕，樂享田園，六根完好，耳目聰明，心性慈良，意氣和平，此根基之深者也。世間所重者富貴，這富貴之人，又比那尋常之人，根基分外深厚，若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兒，越把根基培大了，成仙成佛成聖賢，俱可以成也。所以說根基要隨時培補，不可以為一定是前生帶來的。若果是前生帶來，又何愁來生帶不去？譬如為山，越累越大，越累越高，休說我們無根基，若無根基，焉能享受這若大家園，以及呼奴使婢，一呼百諾，如此看來，也算大有根基之人也。』馬員外本是好道之人，不過一時迷昧，今聞孫娘子剖晰分明，義理清楚，恍然大悟。即站起身來謝曰：『多承娘子指示，使我頓開茅塞，但不知這師傅又到何處去訪？』孫淵貞曰：『這卻不難，我嘗見一位老人手扶竹杖，提個鐵鎖，神氣清爽，眼光射人，紅光滿面，在我們這裏團轉乞化，很有幾年，容顏轉少，不見衰老，我看此人。定然有道，待他來時，接在家中，供奉於他，慢慢叩求妙理。』馬員外曰：『我們若大家務，應該做些敬老憐貧的事，管他有道無道，且將他接在家中，供奉他一輩子，他也喫不了好些，穿不了許多，我明日便去訪問如何？』孫淵貞曰：『早修一日道，早解脫一日，事不可遲。』

丟下馬員外夫妻之言，又說王重陽自到寧海縣一混幾年，此時將玄功做到精微之地，活潑之處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鬼神不測之機，神通具足，智慧圓明，便曉得度七真，要從馬員外夫妻起頭，正合着鍾離老祖遇馬而興之言，故去去來來，總在這團轉乞化，離馬家莊不遠，如此數年，也曾見過馬員外幾回，知他大有德行，也曾見過孫淵貞兩次，知他大有智慧，欲將他二人開示一番，又道醫不叩門，道不輕傳，非待他低頭來求，志心叩問，方可言也。因他在這團轉乞化多年，個個俱認得他，都以為是遠方來的孤老貧窮無靠之人，在此求喫，誰曉得是神仙？那識他是真人？偏偏出了這一個孫淵貞是天下奇女，蓋世異人，又生了這一雙認得好人的眼睛，就認得那貧窮無靠的孤老，是位真仙，對丈夫說了，要接他到家中供養求道，遂使七真陸續而進。論七真修行之功，要推孫淵貞為第一。

**生成智慧原非常 識得神仙到此方 不是淵貞眼力好 七真宗派怎流芳**

話說馬員外聽了妻子孫淵貞之言，即出外對看守莊門的人說：『若見那提鐵鎖的老人到此，急速報與我知。』這看門的人，連聲答應。那一日馬員外正在廳上坐着，忽見守門之人前來報道，那提鐵鎖的老人來了。馬員外聞言：即出莊來

# 七真傳

迎接。這也是王重陽老先生的道運來了，正應著鍾離老祖所說，自有人來尋你之言。但不知馬員外來接先生，又是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神仙也要等時來 時運不來道不行

## 第五回 馬員外勤奉養師禮 王重陽經營護道財

[回目錄](#)

仙佛聖賢只此心 何須泥塑與裝金 世間點燭燒香者 笑倒慈悲觀世音

這四句詩，講的是成仙成佛成聖賢，都在這心內用功夫。心正而身亦正，所行之事亦正；心邪而身亦邪，所行之事亦邪。故修行之人，必先正其心而後誠其意，蓋心不正而意不誠，意不誠，妄念百端，永失真道，古人有詩云：

妄念一生神即遷，神遷六賊亂心田，心田一亂身無主，六道輪迴在目前。

又曰：

六道輪迴說不完，畜生餓鬼苦千般，勸君勿起妄貪念，一劫人身萬劫難。

所以說仙佛聖賢只此心，此心不可不正，此意不可不誠，若不正心誠意，徒以塑像裝金，燒香點燭，有何益哉！笑倒觀世音者，笑世人不能正心誠意，而講修行，徒以燒香點燭而邀福澤，是不知此心之妙也，故發笑耳！

閑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又說馬員外聽說提鑽的老人來了，即忙出外接著，拜請老人到家內。那老人隨着他來到廳上，竟自坐在椅兒上，大模大樣，氣昂昂的問曰：『你叫我進來有何話言？』馬員外曰：『我見你老人家若大年紀，終日乞討，甚是費力，不如就在我家內住下，我情願供養於你，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？』話未說完，那老人勃然變色說道：『我是乞討慣了的，不喫你那無名之食。』馬員外見老人變臉變色，不敢再言，抽身進內，對孫淵貞說：『那提鐵鑽的老人，被我請在家內，我說要供養他，他言不吃我無名之食，眼見是不肯留之意，因此來問你，看你怎樣安頓？』孫淵貞聞言笑曰：「『豈不聞君子謀道不謀食，小人謀食不謀道。』你見面便以供養許他，是以飲食誘之也，君子豈可以飲食誘之乎！是你出言有失，話不投機，待我出去，只要三言兩語，管叫老人安然住下。』」

非是先生不肯留 只因言語未相投 淵貞此去通權變 管叫老人自點頭

且說孫淵貞來到廳前，見了老人，拜了一拜，道了個萬福，只見那老人笑曰：『我乃乞討之人，有何福可稱？』孫淵貞曰：『你老人家無罣無礙，逍遙自在，豈不是福耶？不憂不愁，清靜無為，豈不是福耶？這塵世上許多富貴之家，名利之人，終日勞心，多憂多慮，妻恩子愛，無休無息，雖曰有福，其實未能受享，徒有虛名而已，怎似你老人家享的真福！』那老人聞言，哈哈大笑曰：『你既知逍遙自在是福，清靜無為是福，怎不學逍遙自在？怎不學清靜無為？』孫淵貞曰：『非不學也，不得其法也。欲逍遙而不得逍遙，欲清靜而不得清靜。』那老人曰：『只要你肯學，我不妨教你。』孫淵貞曰：『既你老人家肯發心教我，我們後花

# 七真傳

園內，有座邀月軒，甚是清靜，請你老人家到裏面住下，我們好來學習。』老人點頭應允。

## 說話投機古今通 先生今日遇知音 知音說與知音聽 彼此原來一樣心

且說老人聞淵貞之言，心中甚喜，點頭應允。馬員外即叫家人馬興將後花園邀月軒打整潔淨，安設床帳被褥，桌椅板櫈，一應俱齊，即請老人入內安身。又撥一個家僮，名叫珍娃，掇茶遞水，早晚送飯。又說馬員外對孫淵貞曰：『我們同那老人講了半日話，未知他姓名，我去問來。』孫娘子說：『大恩不謝，大德不名，只可以禮相遇，何必定知其名？祇呼為老先生，便是通稱。』馬員外不信，定要去問，孫淵貞攔擋不住，只得由他去問。馬員外來到後花園邀月軒，見老人在榻上打坐，馬員外走攏跟前，說道：『敢問你老人家高姓尊名？家住何方？為甚到此？』一連問了幾遍，老人圓睜雙目，高聲答曰：『我叫王重陽，家住在陝西，千里不辭勞，為汝到這裡。』

馬員外聞言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『老先生原來為我纔到這裏。』王重陽拍手大笑曰：『咱咱正是為你纔到這裡。』馬員外又問老先生為我到這裏。到底為何？王重陽曰：『到這裏為你那萬貫家財。』馬員外聽了這句話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老着嘴臉，抵他一句說：『你為我這萬貫家財，難道說你想要嗎？』王重陽答曰：『我不要，我便不來。』這兩句回言，氣得馬員外面如土色，急自出去。

## 生說話令人驚 世上未聞這事情 平白要人財與產 其中道理實難明

且說馬員外出了邀月軒，邊走邊想，自言自語，這老兒好沒來頭，動不動便想別人的家財，虧他說唇來，連小孩都不如，還有甚麼道德？回到上房坐下，默默不語。孫淵貞見他臉色不對，必定又受了那老人的話，遂笑而言曰：『我叫你莫去問，你卻不信，定要去問，總是你問得不合理，被老先生言語衝突了，須要放大量些，不要學那小家子見識。』馬員外聞淵貞之言，顏色稍和，遂對淵貞曰：『我想那老兒是有德行的人，誰知是一個貪財鬼。』孫淵貞問道：『怎見得他是貪財之人？』馬員外便把王重陽要家財之言，說了一遍。孫淵貞聽畢說道：『王老先生要你家財，必有緣故，你怎不問個明白，嘗言道：『千年田地八百主。』這財產是天地至公之物，不過假手於人，會用的受享幾十年，或幾輩人；不會用的，如雨打殘花，風捲殘雲，隨到手隨就化散了，又到別人手裏，所以說財為天下公物，輪流更轉，周流不息，貧的又富，而富的又貧，那有百世的主人翁，千年的看財奴。』

## 萬貫家財何足誇 誰能保守永無差 財為天下至公物 豈可千年守着他

且說孫淵貞勸丈夫馬鈺曰：『王老先生要我們這家財，必有原因，只要他說得合理，無妨相送於他，況我們無兒無女，這家財終久要落在別人手裏。』話未說完，馬員外笑口：『娘子說得好容易，我先輩祖人從陝西搬到山東，受盡千辛萬苦，掙下這一分家產，我雖不才，不敢把祖宗的苦功血汗白送與人。況且我們

# 七真傳

夫妻纔半世年紀，若將家財捨與別人，我們這下半世又如何度日，又喫啥穿啥，豈不誤了大事？」孫淵貞曰：『枉自你是個男兒漢，卻這般沒見識，我們把家財送與他，是求他長生之道，既有了道，便修成了神仙，要這家財何用？』又曰：『一子成仙，九祖超昇。怎麼對不過先祖？看來這一個道字，比你萬貫家財值價多。』

**金銀財寶等恆河 不及道功值價多 財寶雖多終用盡 道功萬古不消磨**

且說馬員外聽了孫淵貞之言，說道：『娘子之言，非為不美，倘若修不成仙，豈不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？』孫淵貞曰：『人要有恆心，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，何況學神仙乎？有志者事竟成，無志者終不就，只在有恆無恆，有志無志，嘗言「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專。」只要專心專意做去，自然如求如願得來。歷代仙佛，那一個不是凡人修成，難道生下地來。便是神仙麼？』馬員外聞言點頭稱善。

到了次日，到邀月軒來見王重陽說道：『老先生昨日說要我這分家財，但不知老先生要這些錢財以作何用？』重陽先生正色而言曰：『我意欲廣招天下修行悟道之士，在此修行辦道，將你這些錢財拏來，與他們養一養性，護一護道，使他們外無所累，內有所養，來時安樂樂，去時歡歡喜喜。』重陽先生將這真情對馬員外說了，馬員外聞聽此言，心中方纔悅服，但不知把家財捨與不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**能做捨己從人事 方算超凡大聖人**

**第六回 孫淵貞勸夫捨家財 馬文魁受賂通權變**

[回目錄](#)

**萬法皆空何所求 借財護道養真修 暫將此物通權變 他日依然一概丟**

話說重陽先生將借財護道招集修行人之言，對馬鈺說明，馬員外悅服，向先生言曰：『你老人家如此說來，是個大有道德之人，我與拙荆孫氏，都願拜你老人家為師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』重陽曰：『只要你夫妻真心修道，我則無可無不可。但必須先捨家財，而後傳汝至道，可使一心一意，免得常牽常掛。』馬員外曰：『你老人家要用銀錢，只管去用，我並不吝惜，又何必捨？』王重陽曰：『不捨終是你的，我不得自由自便。』馬員外曰：『田地在外，銀錢在內，我去將契約賬據呈上來，交與老人家，便是捨也。』重陽先生曰：『契約姑存汝處，只須請憑族長。立一紙捨約，便可為據。』馬員外變喜為憂。辭了先生，轉回上房，將重陽之言，對孫淵貞說知。又曰：『依我看來，此事不妥。』淵貞曰：『怎見得不妥。』馬員外曰：『難道娘子，不知我們這族內人之心麼？』淵貞曰：『人各有心，焉能盡知。』馬員外曰：『我們這族內之人，見我們夫妻乏嗣無後，一個個都想分絕業，只等我兩口兒一死，這家財田地，俱歸他們了，焉肯叫我把家財捨與別人，我故曰不妥。』孫淵貞曰：『這也不難，你明日請幾位得力的族長來商量一商量，他們若依從便罷，若不應允，你可如此如此，他們定然樂從，包

## 七真傳

你此事成就也。』馬員外聽了笑道：『娘子果有才情，這事多半能成。』即喚馬興去請族長，准於明日午前取齊。馬興去請族長，自不必提。

到了次日，族長來至，又跟了一些同班的弟兄，與其下輩的子侄，都默想有席桌來喫喝，當下這些人到廳內，分班輩坐下，有一位倫輩最高的，名叫馬隆，是個貢生，當時馬隆問馬鈺曰：『你今請我們來，有何話說？』馬鈺說：『孫兒近年以來常患啾唧，三天莫得兩天好，一人難理百人事，更兼你那孫兒媳婦，屢害老昏，難以管事，今有陝西過來一位王老先生，是個忠厚人，是我留在家中，我意欲將家園付與他料理，我同妻子喫碗閒飯，他說好便好，要我請憑族長與他出一張捨約，因此我纔請各位尊長到來商量，就出一張捨約與他罷。』馬員外話纔住口，惱了一位堂兄，名叫馬銘，這馬銘站起身來，指著馬鈺說道：『你痴了嗎？憨了嗎？胡言亂語，祖宗基業，只可保守，那有捨與別人之理，你受了誰人籠哄，入了恁般圈套，說出這不沾因的話來。』馬員外自知其理不合，見他作惱，不敢再言。

有個堂叔馬文魁，是位儒學生員，又有個堂兄馬釗，是位國子監太學生，這兩位縉紳，是馬族中兩個出色的人才，凡有大小事務，全憑他二人安頓，或可或不可，只在一言開消。這馬文魁是有權變之人，當時見馬銘搶白馬鈺，隨口接著說：『是不要埋怨他，我們這員外是個老實人，埋怨他無益，可去叫那王老先生出來，待我問他一問，看他是何原故？』說畢，即叫馬興去喚來。馬興去不多時，即將老先生請到廳前，他也不與別人見禮，別人也把他全不放在眼裏，馬銘一見大笑曰：『我想是那一個王老先生，卻原來是那討吃的孤老。』馬文魁對重陽先生曰：『你這老漢在我們地方上乞討數年，未聞你有什么能為，不知我家員外看上你那一宗，把你接在家中，有穿有喫，足之夠矣，就該安分守己過活時日，以終餘年，為何蒙哄我姪子，叫他把家財捨與你，你五六十歲的人，未必全不懂事，天下那有這道理說出唇來，豈不怕人恥笑？』

馬文魁說畢，重陽先生答曰：『我生平莫得能為，不過是窮怕了，故叫他把這家財讓與我，等我過幾年快活日子，管他們恥笑不恥笑。』話未畢，有馬富馬貴跳過來，向著重陽先生面上啐了幾啐說：『我把你這不要臉的老兒，歪嘴丫頭想戴鳳冠，黃鼠狼想吃天鵝肉，枉自你活了幾十歲，說這不害羞的話，令人可惱。』馬富對馬貴說：『我們休得嚷鬧，只把他逐出莊去，便是好主意。』說罷，要來挪扯，只見馬釗前來擋住說：『不必趕他，念他是個孤老，我們員外既留他，儘他去罷，只不許員外捨業就是了。』馬富馬貴方不動手。馬員外向馬貢生耳邊不知說了些甚麼言語，只見馬隆對眾人說：『是你們這些娃娃子不消鬧嚷，各人回去罷，我自有個定妥，我不叫他捨，他焉敢捨！』這個老貢生是馬族中一個總老輩子，誰敢不從，於是各自歸家。

馬員外暗將馬隆馬文魁馬釗三人留下，請到書屋坐下，款以酒食，老貢生坐在上頭，馬秀才下首相陪，馬監生在左，馬員外在右，方纔坐下，即有家人小子傳盃遞碗，把盞提壺，美味佳餚，自不必說。酒過三巡，馬員外站起身來說道：

# 七真傳

『三祖二叔大哥俱在此，我馬鈺有樁心事，要與三祖和二叔商量一商量。』馬秀才曰：『你有啥話，只管說來，我們大家揣摸。』馬員外說：『我豈當真把家資捨與王重陽麼？不過暫叫他與我看守幾年，我得清閒一清閒。』馬釗曰：『叫他看守倒不要緊，又何必立甚麼捨約。』馬員外曰：『大哥不知，這無非一時權變，欲使他真心實意與我看守，我也得放心，他也可不怠。』馬文魁曰：『你這道理，我卻不明白，你可慢慢說與我聽。』馬員外曰：『二叔聽小姪說來。只因小姪多病，你那姪媳亦屢患頭昏，難以料理事務，久欲尋一個忠厚老實的人，替我經營。幸得天從人願，來了這位王老先生，是個極忠厚老實之人，我有心把家園付與他料理，因此對他說，你好好的把這家務經營，要當成自己的家園一樣，不可三心二意。那老先生不會聽話，他即問我曰：『你叫我將這家財，當成我自己的一樣，難道你把這家財捨與我不成？』我見他說這痴話，我便隨他這痴話答曰：『捨與你就捨與你，有啥來頭？』明明是一句戲言，他卻信以為實，要我請憑族長與他立一紙捨約，我想他是一個孤人，又無三親六眷、親戚朋友，便捨與他，他也盤不到何處去，況且上了幾歲，又能再活幾年，就與他立張紙約，且圖他一個喜歡，等他好替我專心專意經理，我卻享享清閒，養養疾病。他死之後，家財仍歸於我，有何損傷，望二叔與我作主，成全此事。』

馬秀才曰：『族內人眾，我也作不了主，可問你三祖爺，看是如何。』馬文魁話未說畢，老貢生馬隆搖首曰：『我一輩不管二輩，我也作不了主，看馬釗如何說話。』馬監生曰：『有族長在前，我焉敢自專。』馬員外曉得空口說空話不行，即進內去。取了一種寶貝出來，在他們眼睛上一幌，便把他們迷住了，由不得他不作主，你道這個甚麼寶貝？

**白森森又硬又堅 明幌幌有圓有方 有了他百事可做 莫得他萬般無緣**

且說馬員外將這寶貝與他三人，各獻了些，他們得了這寶貝，眼睛都笑合了縫，不得不轉口過來。馬貢生即對馬秀才曰：『馬鈺適纔講得明白，不過借捨約拴那老兒的心，使他好專心照理家務，也是無礙之事。』馬秀才曰：『雖然權變一時，必須大家湊力。』馬監生曰：『只要三祖爺與二叔父肯作主，那些人自有我去安服他們。』馬文魁曰：『自不然，我與你三祖爺兩個作主，但不知你怎麼樣安服眾人。』馬釗向他耳邊說了幾句，馬文魁喜曰：『妙妙！如此說去，何愁他們不服。』當時起身對馬鈺說：『你只管放心，包你能成，但不知這捨約怎樣立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』

**有了銀兩大事就 何愁捨約立不成**

**第七回 賄族長馬鈺立捨約 談玄功重陽傳全真**

[回目錄](#)

**流水迅速莫磋跎 名利牽纏似網羅 萬丈懸岩撒手去 一絲不掛自無魔**

話說馬員外用了孫淵貞之言，將族內三個當事人賄賂通了。馬文魁遂使馬釗對族中人言曰：『馬鈺說捨家財之事，纔是一計。』眾族人問曰：『是一啥計？』

## 七真傳

馬釗答：『以留虎守山之計』。眾族人又問：『用此計，是個甚麼心事？』馬釗曰：『馬鈺要想樂清閒，故留那老兒做箇看財奴。』眾族人又問：『怎見得留他做看財奴？』馬釗曰：『馬鈺見那老兒是個忠厚人，要留他料理家園，又恐他不肯用心，故假說把家財捨與他，他便認以為真，要索捨約，馬鈺想不與他立紙捨約，又恐他不肯用心看守，故此邀約我們做個見證，就與他寫張文約，拴著他的心，使他實心實意看守，豈不是留虎守山麼？』眾族人曰：『捨與他就是他的了，他焉得不看守。』馬釗曰：『他分毫都拏不去，怎麼說是他的？』眾族人曰：『怎見得他分毫拏不去？』馬釗曰：『他是遠方來的一箇孤老，莫得親人，又若大年紀，喫不了好多，穿不了好多，眼睛一閉，空手來時空手去，原業仍歸舊主人。那老兒白白替人看守一場，豈不是看財奴？』眾族人聞言俱笑。馬釗又以利誘之曰：『那老兒死後，家財仍歸馬鈺，馬鈺乏嗣無後，何愁不落在我們子姪手內。如今順水流舟，做一個假人情，圓他一箇心願，我看那老先生也是有情有義的人，我們把此事作成，日後有少長缺短，也好與他借貸，所以說當面留一線，過後好相見。』眾族人聞馬釗之言，俱皆樂從。

**言語原來不在多 片言都可息風波 若非受賄了私事 總有好言也錯訛**

話說馬釗見眾族人應允了，約於明日取齊。到了次日，眾族人來到馬員外家中，見老貢生馬隆陪着王重陽先生坐在廳上，說說笑笑，指手畫腳，談天論地，親熱不了。馬文魁吩咐馬員外多辦席桌，安排酒餚，見族人俱來齊，即開言說道：『族中長幼尊卑人等，俱已在此，今有馬鈺願將家財捨與王重陽老先生，不知你們依從不依從？』這些人都是馬釗說對了的，那一個不依允。當下齊聲應曰：『我們俱已願從，並無異言。』馬文魁即叫馬鈺寫了捨約，拏來唸與眾人聽，馬文魁揭著，使馬釗唸曰：【立出捨約人馬鈺，今將祖父所遺家園田產房屋銀錢貨物，家人小子僕婦使女家具器用使物等件，一并捨與王重陽老先生名下管業，任其自由自便。馬姓族內人等，並無異言，馬鈺自捨之後，亦不得退悔，恐口無憑，立約為據。族長馬隆、馬文魁、馬文賢、馬文德、馬文玉。在證人馬釗、馬銘、馬鑑、馬鎮。立捨約人馬鈺是實。】

馬釗將捨約唸畢，仍交與馬鈺。馬鈺雙手呈與重陽先生，先生接了，即吩咐開席，大塊子肉。大盃子酒。儘他們吃個醉飽，方纔散去。詩人讀至此處，有詩單道馬鈺當年捨業勇決。故此成道亦快。詩曰：

**家財捨盡慕修行 一物不留慾怎生 此日早將妄念了 他年故得道先成**

且說馬員外見族人散去，方入內房。謝淵貞曰：『若非娘子教我如此如此，焉能將此事做得成。』孫淵貞笑曰：『凡事順理做去，無不成也。』馬員外說：『成到成了，我們求道之事，又怎樣去求？』孫淵貞曰：『求道之事，須緩緩進步。待先生養息幾日，我們同去拜師。』馬員外連聲稱妙。

不提馬員外與孫淵貞商量求道之事。又說王重陽先生，一心召集天下修行之人，在此修真養性，猶恐四鄰捏造謠言，滋生事端，免不得先要施些惠澤，使人

## 七真傳

人懷惠，個個沾恩，方為我用。於是廣行方便，多施仁德，或錢或米，不時周濟貧窮與鰥寡孤獨之人。馬家族內有少長缺短之事，必幫湊一二。男不能婚者，必使之婚；女不能嫁者，必使之嫁。凡有疾病喪葬，無不周全。有借貸不還者，也不尋人討索。正應馬釗說他有仁有義之言。故此內外肅靜，上下相安，任隨先生召集多人，在此講道談玄，再無閑言閑語，有頭有腦，全始全終。皆施惠於人之力也。凡為人上者，或富貴之家，勿以慳吝居心，而不施惠於人矣。後人讀書至此，有詩嘆曰：

**慳吝居心事不成 閑言閑語隨時生 若非王祖能施惠 焉得連年享太平**

且說王重陽先生既施惠於外，又經營於內，乃創建十餘座茅庵於後花園之側，以備修行人養靜之所。諸事已妥，先生即移在當中一座茅庵悟功。一日馬鈺同淵貞夫妻二人來到茅庵，雙雙跪下，向先生求道，重陽先生曰：『道者覺路也，使人歸於覺路而出迷途也。然必由淺入深，以小致大，依次序做去，方可有功。但凡學道者先要煉性，蓋性本先天之物，必須將他煉得圓陀陀，光灼灼，方為妙用。夫性與情連，性情發動，如龍虎之猖狂。若不煉之，使其降伏，焉能去其猖狂而歸於虛無也。煉性之道，要混混沌沌，不識不知，無人無我，煉之方得入法，降龍伏虎之道既行，又必鎖心猿而栓意馬。所謂心猿意馬者，心如猿猴之狡，意如烈馬之馳，故必栓之鎖之，使猿無所施其狡，馬無所逞其馳，使歸於靜定。靜定之功，能奪天地造化，陰陽妙理，能靜則萬慮俱消，能定則一念不萌，順而行之為凡，逆而行之為仙，要使心內無一毫雜念，莫一點障礙，空空洞洞，不著一物，杳杳冥冥，莫得一絲不掛，一塵不染，此乃道之大略。更有深奧不可名狀，只可心領意會。待汝進步之後，吾必與汝指點。』馬鈺更取道號丹陽，孫淵貞更取道號不二，是永無二心之意。

道號取畢，馬丹陽、孫不二同齊拜謝了師傅，轉歸內房。孫不二對馬丹陽曰：『未拜師學道之前是夫妻，如今同拜師傅，習學妙道，是為道友，我稱你為師兄，你呼我作道友。再者學道之人要絕恩愛，必要分房另居，不得你私自到我這裏來，我也不私到你那裏去，有事商量，可命使女往來兩下相請，同到前廳議敘。』馬丹陽曰：『憑在於你，我無不可，你能真心，我也能實意，便一年半載不到你房裏來，也是無妨。』丹陽說畢，即叫馬興來抱了毡氈被褥，在前面廂房鋪設床帳，馬丹陽辭了孫不二，來到廂房安身。後人有詩言他夫妻分房勇決，故成道亦易。

**大道原來不戀情 戀情焉得道功成 且看馬祖當年事 夫妻分房意最誠**

且說孫不二自與馬丹陽分房之後，不覺半月，一日喚使女來請馬丹陽同去茅庵問道。馬丹陽即離了廂房，來會孫不二。兩人同到茅庵參見先生，問曰：『師傅昨言性是先天之物。敢問先天何所似？』重陽先生曰：『先天者渾沌一氣也，無色無聲，不識不知，有何所似，有言似者，便非先天也。似之一字，便失妙諦，不可以似言之，但言先天有所似，即着於相也。一着於相，便失先天之體。人言先天在這裏，這裏已屬於不是。人言先天在那裏，那裏也非先天義。說來說去無一物，即將一字來擬議，休說一字是先天，一字原來也不是。你今欲知先天理，

# 七真傳

筆下與你判詳細。』重陽先生說罷，提筆在手，要判先天妙諦，不知怎樣判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性本先天最靈物 能煉真性即先天

## 第八回 談先天貞一妙理 除魔根不二法門

### [回目錄](#)

心外求仙路就差 水中月影鏡中花 先天妙理君知否 只在一心便可誇

話說重陽先生對丹陽、孫不二曰：『性本先天之物，圓陀陀、光灼灼，雖有其名而無其形，不識不知，難畫難描，有何所似。吾今為汝等勉強圖個形像，汝當自識。』先生說罷，即取筆在手，向紅漆樅兒上，先畫了一箇圈圈，○後又畫一箇圈圈，於圈圈之內，點了一點，⊙畫畢，即向馬丹陽、孫不二曰：『汝二人可識此義理麼？』馬丹陽與孫不二齊聲答曰：『弟子等心性愚昧，不能識此義理，望師傅指示。』

重陽先生曰：『頭一個圈兒，是渾渾沌沌，天地未分，日月未判之象，名曰【無極】。無而生有，故於圈內生出一點，是名【太極】。這一點生天生地生萬物，這先天由太極而生，這一點即為一氣，故曰先天一氣。這性從先天而發，發於未有其身之前，著於已沒其身之後。這一點靈性，是不生不滅之根，故曰靈根。這靈根無人不可有，只是凡人自昧耳，自昧者自迷耳。自迷本性，遂使妄念齊生，邪侈隨念而入，永失先天，不聞大道也。苦海無邊，何所是岸。嗟乎！悟道者無幾人，行者少實參，先天隨處皆可驗，莫以人心問先天，若以人心問於先天，先天原不可得，將道心問於先天，先天即在目前，人心者即一心暗昧貪求之心也，道心者即天良發現之心也。天良既發現，先天不求而自得也。又要却病，却病者非却風寒暑熱之病，要却貪嗔痴愛之病，此病一却，百病不生，可以延年益算，可以成佛作仙，為聖為賢，今將這一部工夫傳於汝等，當勉而行之。』

除病之道，要除病根，尋着其根，病不難除也。其病多半從貪嗔痴愛得來，又由酒色財氣所致。是故修行之人，必先除酒色財氣，去其外感，後絕貪嗔痴愛，去其內傷，病根自拔，病體自癒，然後大道可修，長生可得。

今指酒字而言，有人知酒之為害於道也，誓必除之。及見酒猶津津以戒自持，或因人勸，或見人行令，而遂有欲飲之意，本不曾飲，而此意一起，即如飲也，此乃酒之病根也。除者須於起意之時除之，方能拔淨其根。

有人知色之為害於道者，誓必除之。及見色猶念念以戒自持，或嬌姿獻媚，窈窕呈情，而心意頗動，遂有羨慕之情，本不曾通，而此情一起，即如通也，此乃色之病根也。除者須於起情之時除之，方可盡去其根。可見酒色之病根，皆藏於心意之間，欲去病根之道，先正其心，後誠其意。而病根自斷也。其病根之不斷者，由心意之未正也。心意未正，偶發一念，雖不曾飲，而此意已欲飲也；雖不曾通，而此情已欲通也。先時原無此想，因感外而動內，猶水中之月，岸石激水，水動則月亦與俱動，雖無其實，而形影已搖也，真道不可得也。欲求斷根之

## 七真傳

法，儒有非禮勿視，非禮勿動，見如不見，聞如未聞；釋有忘人、忘我、忘眾生之語；道有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之說，此皆可以鋤酒色之病根也。

至於財字難言矣，有因道緣未就，而暫作計較者；有因身家甚窮，而姑求生活者，其勢不得不然。尚有略迹原心之例，其餘若講門面者，有講聲勢赫奕，衣服飲食者；有講田園廬舍者，以及奇技巧淫者，常在名場利藪中打擾，屢於算盤斗秤內苛求，既欲求名求利，又欲成仙成佛，這個樣兒也來學道，豈不可笑。

至於氣字，人人未平，剛氣誰人有？正氣誰人養？不過使一切浮氣、躁氣、血氣、俗氣，或於貌上流露，或於言中爭勝，或於事中爭強，或於忿中逞雄，認氣不認理，安有浩然之氣哉！如此等人，也來學道，豈不可笑！此等病根，欲求斷絕之法，儒曰：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。又曰：持其志勿暴其氣。釋曰：不受福德，得成於忍。道曰：悉破慳貪，慈心下氣。此皆可以除財氣之病根也。

以上四端，欲斬斷病根，必正其心念，儒在乎醒，釋在乎覺，道在乎悟，能醒、能覺、能悟，則天下事看得透徹也。』

重陽先生說除病之理已畢。馬丹陽、孫不二又問打坐之工，如何用法。重陽先生曰：『靜坐忘情，止念心死神活。厚鋪坐褥，寬解衣帶，於子時向東微微盤膝打坐，握固端身，叩齒嚥津，舌抵上腭，耳以反聽，微開其目，以垂眼簾，以神光返照於臍下，故曰玄關。靜坐之工，須止妄念，有一毫妄念，則神不純陽，而功難成也。又要忘情，情不忘則心緒不寧，道亦難成也。厚鋪坐褥者，使可耐坐而身不倦也。寬衣鬆帶者，使氣得以行往也。子時者乃陽氣發生之時也。而向東者取生氣也。盤膝而坐者，收養神氣也。握固者，即拳手以兩拇指掐第三指，為忘形也。端身直脊者，使兩間通達而氣不擁塞也。唇齒相叩，使重樓無耗氣之患。口乃氣竅，口開則氣散，故宜閉之耳。返聽者，耳通精竅，逐於音聲，故返聽而不聞。微開目者，使不坐於黑暗也。目為神竅，目傷於色，神從色散，全開則神露，全閉則神暗，故半垂簾也。目光自玄宮返照於臍下，猶天之日月光明而生萬物也。寡言語以聚氣，使氣不漏於口，絕音聲以養精，使精不漏於耳，空色相以凝神，使神不漏於目，故謂之無漏真人也。』

重陽先生講道已畢。又曰：『此乃打坐之工，入德之門矣，不可視為虛妄，汝等當勤而行之，自有應效，休得懈怠，自誤前程。』先生說罷，又格外指撥一番。馬丹陽、孫不二默會其意，辭了先生，各歸原處，依法行持，漸有應效，以為道止於斯，再不到茅庵叩求精微，只按照這一點工夫，儘做過了月餘，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，只見重陽先生走進來，馬丹陽起身接入，先生坐下語丹陽曰：『大道無窮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盡，要使貫通萬化，不可執其一端，要誠心向道，真心改過，方可有益於身心也。』

道不向不成，一時一刻，不離本體，一言一動，必由寸衷，惺惺不昧，念念皆仁，此真向道也。過不改不除，如病在私，則以公心去其私；病在欲，則以理心去其欲；病在偏，則以中心去其偏；病在傲，則以和心去其傲。凡病在此處，

# 七真傳

即於此處治病，求功如此，隨起隨覺，隨覺隨掃，隨掃隨滅，自然心中和如春風，朗如星月，闊如天地，靜如山嶽，漸漸氣滿神溢，默運乎一元，充周乎四體，不知不覺之間，而大道成也。』

不提王重陽先生與馬丹陽談道，又說孫不二獨自一人正在房內打坐用工，忽見王重陽先生掀開門簾，走進房來，孫不二猛着一驚，慌忙站起身，正要開言問他，只見先生笑而言曰：『道理精微，道法無邊，一體貫通，萬派朝宗，要活活潑潑做來，自自然然行去，方為有功。如你這冷冷浸浸，孤孤單單，坐在這裏，總是無益。豈不知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，似你這樣死坐，使陰陽不能相通，怎能懷胎，怎能產嬰兒，我與你講，若要這個不離那個，你若要那個，依然不離這個。』

王重陽先生幾個這個那個，把一個孫娘子說得滿臉通紅，羞愧難當，氣得渾身打顫，急忙掀開門簾，跑出外面，到堂前坐下，即喚使女秋香快去請員外來，秋香見主母如此作怒，不敢遲慢，忙到前廂來請馬員外，丹陽正陪著重陽先生講說妙道，忽見秋香慌慌張張走進來，對馬員外曰：『不知主母因何發怒，坐在堂前，叫奴婢來請家爺，有話要說。』馬丹陽即辭先生曰：『師傅寬坐一時，弟子去便來。』重陽先生將頭點了一點說，你去你去，不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不知這箇那箇理 故起這樣那樣心

## 第九回 王重陽分身化度 孫不二忿怒首師

### [回目錄](#)

吾度眾生授真傳 無無有有口難宣 明知大道非遙遠 人不專心便失緣

話說馬丹陽聞秋香之言，說孫娘子在堂前怒而不息，要請員外去有話言，馬丹陽即與先生說：『是我孫道友，不知因何煩惱，要弟子前去敘話，老師傅，你寬坐一時，弟子去了，頃刻就要轉來奉陪。』王重陽先生笑曰：『你去你去。』馬丹陽離了前廂，來到堂中，見孫不二滿臉通紅，怒不可當，馬丹陽陪作笑容，問孫不二曰：『孫道友因何發惱，莫非家人小子冒犯於你，當主人須要放大量些，不必與他們計較。』孫不二曰：『師兄有所不知，我們把王重陽當個有道之人，誰知那老兒大不正經，適纔到我睡房內，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，實是惱人，這道不學了罷。』馬丹陽問曰：『師傅幾時到你房中來？』孫不二曰：『適纔。』馬丹陽曰：『這便謊言也，先生從早到我屋裏講道，寸步未移，我也未曾離左右，師傅現在我屋裏，秋香來請我之時，也曾看見，你若不信，問秋香便知。』

孫不二未及開言，秋香說道：『我去請家爺之時，王老先生正在講天論地，說得津津有味，家爺同我走後，不知還在那裏不在？』孫不二聽罷，低頭不語，馬丹陽恐先生在廂房久候，也不與孫不二再言，急自轉回廂房去了。且說孫不二悶着一肚子氣，只望請馬丹陽出來，把先生數說一番，出一出氣，誰知反落沒趣，悶悶不樂，也回去了內房。又月餘，馬丹陽親至茅庵與先生問道，重陽先生曰：『爾且坐下，吾當語汝。』乃浩然嘆曰：『嗟乎！世之修道者，或在事上修，或在貌上修，或在口上修，皆失之遠矣，於道原無分毫。又有從耳目上修，肚腹上

## 七真傳

修，恭敬上修，一切有為之法，皆非道也，有失真道之體，不可謂之道也。其形流露，不可盡言，有近於旁門者，有假託修煉者，有浮華重而鎮靜少者，有心志切而力量弱者，皆各有病，病在這個太輕，病在那個太重，都未由中自然做去，故樂在此而憂在彼，進一寸而退一丈，未有大道之妙趣，而實不知也。總之人心不滅，道心不徹。人心不滅者，未看淡俗情，衣服恐其不華麗，飲食恐其不鮮美，聲名恐其不彰揚，才華恐其不顯露，銀錢貨物恐其不多，田園屋宇恐其不廣，一切不能看淡而有求福之心，時而有欲安之意，時而有貧苦之嘆，時而有奢侈之思，滿腔私欲，此即所謂人心也。不滅者，不能看淡世俗使之去也，凡人皆具真性，是有造之道器，可成之根基，卻因不能看淡世俗，而使道心不徹也。所謂道心者，有也淡、無也淡、美也淡、醜也淡、得也淡、失也淡、毀也淡、譽也淡、生也淡、死也淡；能看淡一切，便是道心，此心用來修道，而道可成，用來降魔，而魔自消也。修道者，可不去其人心，而存其道心耶？但願人人皆發道心而成正果也。』

不表重陽先生與馬丹陽論道，又言孫不二自那日在堂前，被馬丹陽幾句話，說得他默默無言，回在房內，心中不服，若說在做夢，又未曾睡，夢從何來？況且明明白白見他進來，言語歷歷在耳，為何又說他在廂屋，並未移動。令人揣摩不出，是何緣故。正在猜疑之際，又見王重陽先生揭起簾子，笑嘻嘻闖進來說：『大道不分男和女，離了陰陽道不成。』孫不二讓他入內坐下，自己卻退在門根前站下，開言問曰：『先生不在茅庵打坐，來在閨閣何事？』重陽先生曰：『因你背了造化爐，靜坐孤修氣轉枯，女子無夫為怨女，男子無妻是曠夫，我今明明對你講，一陰一陽不可無，陰陽配合是正理，黃婆勸飲手提壺，西家女，東家郎，彼此和好兩相當，只因黃婆為媒證，配合夫婦入洞房，二八相當歸交感，結成胎孕在身傍，十月工夫溫養足，產個嬰兒比人強，你今依我這樣做，立到天宮朝玉皇。』孫不二聽了這話，也不回言，竟出門外，將兩扇房門挪來倒扣了，一心要踐前言對質來尋馬丹陽，見廂房門關着，問家僕馬興，馬興說員外往茅庵去了，孫不二聞此言，即向茅庵走來。

且說馬丹陽正在茅庵陪着王重陽先生講道，先生正說到人心要淡，道心要真之處，忽哈哈大笑，對丹陽曰：『你快去！有人尋你來了。』馬丹陽聞先生之言，恐是有客來到，即辭了先生，出得茅庵，往前廳走，正與孫不二劈頭一碰，孫不二一手將他衣服拉着說：『你去看。』馬丹陽問曰：『去看甚麼？』孫不二曰：『你且莫問，去一看，自然明白。』馬丹陽只得隨她一直來到內房門首，孫不二將扣扯開，叫馬丹陽進去看來，馬丹陽不知是何緣故，只得走入內去，四下一望，床帳鋪設如舊，箱笥仍如原樣，除桌椅之外，並無別物，遂問孫不二曰：『你叫我進來看啥？』孫不二曰：『看你師傅。』馬丹陽曰：『師傅在茅庵與我講道，那裏又有甚麼師傅？』孫不二不信，親自進來，掀帳揭被，床底床後，到處尋遍，杳無蹤影，口中不住說是奇怪奇怪！馬丹陽曰：『有何奇怪之有？這是你道念不純，着了魔也。』孫不二曰：『師兄說在那裏去了。我生平無雜念，一心好靜。豈有着魔之理？師傅兩次到我房內來，形容宛然在目，聲音宛然在耳，言語歷歷可記。豈是着魔？』馬丹陽曰：『先生說了些甚麼言語，你可告訴我。』孫不二

# 七真傳

遂將重陽先生兩次入房內，說的那些言語，對馬丹陽說了一遍。馬丹陽哈哈大笑，說是：『孫道友，你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這回却迷了。』孫不二曰：『怎麼是我迷了？』

馬丹陽曰：『學道之人，要虛心下氣，不恥下問，方是得一步進一步，一步高似一步。積絲累寸，積寸累尺，積尺累丈。以十成千，以千成萬，道之妙處，不以數計，故曰道妙無窮。你今略得了一點玄功，以為道止於此，每日死死守着你這間房子，灰心枯坐，不明陰陽之理，不識造化之機，也不去師傅跟前領教，礙以男女之別，遂起人我之見，先生見你死守此法，終不能了道，想親身來指示你，也是妨於嫌疑，故此陽神出現，分身化度，先生屢對我講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離了陰陽道不成，這陰陽是陽火陰符之陰陽也，非謂男婚女嫁、治世之陰陽也。這個是言如此妙理，惜妳不悟。那個是言這般玄機，嘆汝不識。獨陽不長者，陽屬火，火多必躁，不能成丹。孤陰不生者，陰生水，水多必溢，不能成丹。此孤陰獨陽者，比譬水火不能濟也。總而言之，修道之人，要水火相濟，陰陽貫通，方可還丹。說你背了造化爐者，明說你不明真陰真陽之理也。曠夫怨女，亦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之義也！故明與你講學道之人，不可無此陰陽，此陰陽者乃還丹之妙用。黃婆者真意也！以真意會通陰陽，如提壺歡飲良美矣。真意屬土，土色黃，故喻之為婆。西家女金也，金旺於西，故曰西家。東家郎木也，木旺於東，故曰東家兩相當。二八，一斤之數也。金非木之子不剋，木非金之子不生，於陰陽造化，五行生剋之理也。修道者必以意會通，如媒之說合兩家，使金木相逢，兩無間隔，如夫妻之好，洞房者丹庭也，使金木歸於丹庭。金者魄也，木者魂也，聚此魂魄於一處，戀戀不捨，依依相偎，魂不離魄，魄不離魂，似夫妻一般，兩下相當，汞也是八兩，鉛也是八兩。交感是結丹之處，是言魂魄相依精氣，若有所感，凝結其中，如懷胎也。十月者，十為數足。溫養者，火候也。此言精氣凝結，以火候煅煉成丹，足乃圓滿之謂，工程圓滿，嬰兒降生。嬰兒是真氣所化之神也！此神從泥丸宮出來，上朝金闕而為真人，豈不是神仙麼？』丹陽說畢，不二大悟。欲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講三乘演說全真道 損面容甘作醜陋人

### [回目錄](#)

既得真傳道可修 三乘妙法任君求 淵貞當日毀容面 換得金身萬古秋

話說孫不二聽了馬丹陽之言，是當頭一棒，打破迷網，恍然大悟，如夢中驚醒，嘆曰：『若非師兄之言，險些誤了大事。我平日比師兄穎悟些，怎麼學起道來，就不如你？』馬丹陽曰：『非是你不及我，只因你不去領教，故不如我也。所以說聰明反被聰明誤，許多聰明誤自身，天下事只有學而知之，生而知之者能幾人也！』孫不二謝曰：『謹遵師訓，從今後當虛心領教。』馬丹陽大悅，自回廂屋去了。過了數日，要到母舅家去祝壽，將禮物辦齊，與先生說明，又邀孫不二同行，孫不二推病不去，馬丹陽只得命家僮攜上禮物，自己跨上黑驢，望母舅家去了。

## 七真傳

不表丹陽出外，又說孫不二在房內，因馬丹陽說她不肯領教，故此不明道妙。她記在心中，今見馬丹陽不在家中，眾奴僕俱在前面玩耍，她乃獨自一人，來到茅庵，見先生盤膝打坐，他便跪在面前告曰：『弟子孫不二，心性愚昧，不明至理，以致兩番失誤，昨蒙師兄開示，方知前言是道，自悔不及，望師原宥，重為指點。』說罷，一連磕了幾個頭。王重陽先生曰：『妳且站立，吾當與汝言，夫道有三乘，量力而行。今吾講與汝聽，看妳能學那一乘？』孫不二即起來，站在旁邊，躬身聽教。

重陽先生曰：『學道之人，要置生死於度外，破得一個死字，可為不死之人。上乘者，虛無之道也，一絲不掛，一塵不染，如皓月當空，萬里無雲，只一點靈根，能奪天地之造化，可參陰陽之正理，以法煉之，可使有歸於無，以無而又生有也，能與天地同老，日月同修，此上品天仙之道也。中乘者，秉虔誠而齋戒，奉聖真以禮拜，誦天尊之聖號，諷太上之秘文，一念純真，萬慮俱清，上格穹蒼，萬靈洞鑒，靈光不滅，一點真性，直達虛無，位列仙班，此中乘之道也。夫下乘者，積功累行。廣行方便，濟人利物，多作些好事，常檢點過失，真性自可不昧，靈明原能顯著，或隱或現，與仙無異，此下乘之道也。汝自量力願學那一乘，吾當授汝真訣。』孫不二曰：『弟子要學上乘天仙之道。』

重陽先生笑曰：『汝心却大，恐志不堅。』孫不二曰：『心却不大，而志甚堅。此身可滅，而志不可奪也。』重陽先生曰：『凡修道者，要得山川靈氣，故地利不可不擇焉。今東郡洛陽，靈氣正盛，應出一位真仙，若到那個去處，修煉一十二年，可望成道，汝能去乎？』孫不二曰：『弟子願去。』重陽先生將她看了一眼，擺了一擺頭說：『去不得！去不得！』孫不二曰：『弟子捨死忘生，怎麼去不得？』重陽先生曰：『死要死得有益，若死得無益，豈不白送了性命？洛陽離此有千里之遙，一路之上，風流浪子不少，輕薄兒郎甚多，若見妳這容貌如花似玉，豈不動心？小則狂言戲謔，大則必致凌辱，妳乃貞烈之性，豈肯受彼穢污，必拚一死以全名節，本欲求長生，而反喪生也，我故云去不得。』

孫不二聞言，沉吟半晌，也不辭先生，出了茅庵來到廚下，將煮飯的人盡皆支開，親自將火燒燃，把一罐清油傾入鍋內，待油煎滾，然後取一碗冷水在手，把臉兒朝着鍋裏，雙目緊閉，硬起心腸，把冷水傾入鍋裏，那滾油見了冷水暴起來，濺得一臉都是油點，油點着處皆燙成泡。孫不二忍著痛苦來見先生曰：『弟子這個樣兒，可以去得麼？』重陽先生一見拍掌笑曰：『妙哉妙哉！世間也有這等大志向人，也不枉我到山東走一場。』先生說罷，即將陰陽妙理，造化玄機，煉陰成陽，超凡入聖之工，盡傳與孫不二。傳道畢，曰：『大道隱於不知不識。這不知不識工夫，又要帶幾分瘋顛，方掩得過於人，使人不知我有工夫，不識我有修行，等到大功成就之日，方可現身說法。汝待面上油泡痊癒，速往洛陽，也不必來辭我，等你功圓果滿之時，蟠桃會上再相見也。』

先生說畢，瞑目不語。孫不二向着先生拜了幾拜，出了茅庵，只見僕婦婢女從外進來，劈頭碰見，駭得他們大吃一驚，若不是原樣衣服，險些認不出來。當

## 七真傳

時齊來相問，是何緣故，孫不二說：『是我欲與重陽老先生造幾個油餅，恐你們不潔淨，故將爾等支開，我親自動手，誤將冷水傾在滾油內，一時躲避不及，故此滿臉都燙成泡，這是我一時災星，不甚要緊，你們不必驚慌。自各去料理正事，勿叫我為念。』說畢，竟歸內房將門掩閉，默思先生所傳的工夫，逐一做去。口訣妙言，從新演來。

過了兩日，丹陽歸來，將進門，眾僕婦便將孫不二被滾油燙壞面目，對他說知。馬丹陽不勝嘆息，先到茅庵見過了先生，然後到上房來會孫不二。只見她滿臉是泡，泡已潰爛，黃水交流，把一個如花似玉的面孔，弄成一副鬼臉。馬丹陽一見，未免嗟嘆，遂叫了一聲：『孫道友，妳為何不小心，被油燙成這個樣兒，苦了妳也。』話未說完，孫不二圓睜雙眼，將馬丹陽望了一望，大笑不止，走上前一手將馬丹陽揸着說：『你是西王母的童兒麼？他叫你來請我去赴蟠桃大會，我今日便同你上天宮去。快走快走！』說罷，就爬上桌子，手扯窗格，要往上升之狀，忽一交跌將下來，睡在地下，呻吟不止。馬丹陽忙將她扶起，她卻又哭又笑，馬丹陽見她這般光景，心中覺得有些淒慘，復至茅庵來見先生曰：『我孫道友想神仙想瘋顛了，如何是好？』重陽先生曰：『不瘋不顛，誰做神仙？』馬丹陽要再問時，先生已瞑目入靜，並不理會。馬丹陽見先生不睬，只得出了茅庵，轉回廳前，悶悶不樂。

這且不提。又說孫不二一些瘋話，把馬丹陽支開了，落得清清靜靜，正好用工，做到性體圓明，妙不可言，心地朗然，纔識辨道有許多好處，甚是喜歡，即取菱花鏡兒一照，自己也著了一驚！照見滿臉疤痕，紅黑不一，又兼月餘，未曾梳粧，亂髮蓬蓬，就像一個披毛鬼，分明是鳩盤荼、活夜叉。那裏像什麼員外娘子？孫不二照罷形容，心中大喜，自謂洛陽可以去也！於是胡亂將衣衫扯破，用些鍋煤向臉上抹了一把，跑出堂前，大笑三聲，早驚動了那些使女丫鬟家人小子，一齊到來，將她圍住。孫不二見他們攏來，便往外走。眾使女來揸，孫不二即用口亂咬。有一個貼心的丫鬟，死死揸著孫不二衣服不放，被孫不二掉轉頭來，照她手上一口，咬出血來。那丫鬟將手一鬆，早被她走脫了。眾僕婦使女，見她勢頭凶猛，不敢來揸。慌忙報與員外得知。又說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，忽聽外面喧嘩，忙下座來，往外觀看，只見眾僕人來報道：『孫娘子瘋顛大發，跑出外去了。』馬丹陽聞言，猶恐有失，急命僕人快快去趕，自己隨後也來追趕。

且說孫不二一直走出庄來，那看庄門的人也攔擋不住，他庄前庄後的人，一時認不出是孫娘子，所以被她走脫。孫不二知後面必有人來追趕，見那邊村外堆有亂草，她便闖入草內，果見馬丹陽同着家人小子僕婦使女趕來，往前去不多時，忽又轉來，仍由原路去了。孫不二在草內看得明白，見他們走遠了，方纔出來，望東南而行。白日乞討鄉村，夜晚宿在古廟，總是荒涼僻靜無人之處，大樹懸岩，能遮雨之地。若有人來問她，她便天上一句，地下一句，胡言亂語，又哭又笑。別人見她這個樣兒，知她是個瘋顛之人，也就不問她了。所以一路之上平平安安，

# 七真傳

見正人君子，也問一問路，不上兩月，竟到洛陽。不知果能成仙了道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一葉扁舟游大海 萬丈波濤不着驚

## 第十一回 降冰雹天公護法 施妙算真人指迷

## [回目錄](#)

陷溺沉淪已有年 愛河滾滾浪滔天 修行自可登高岸 何用中流另覓船

話說孫不二自離了馬家庄，一路之上，假裝着瘋顛，行了數月，來到洛陽城外，有個破瓦窰，她便在窰內棲身，常往縣城乞食，裝成十分瘋魔，惹得那些小兒跟到一路，瘋婆子長，瘋婆子短，所以把她喊出了名。久來久去，這城鄉內外，都曉得她是瘋顛女人，再無人來擾她，因此得安心悟道，合著重陽先生大道隱於瘋顛之言也。

又說洛陽縣有兩個出名的痞子。一個叫張三，一個叫李四，往往姦淫欺詐，無所不為。屢見孫不二在街上乞食，雖然面貌醜陋，卻也明眸皓齒，若非臉上有許多疤痕，却也人材不弱。這兩個痞子看在眼裏，記在心裏。那夜月白風清，滿天星斗，二人從鄉間痞騙良民轉來，喫得醉醉醺醺，路隔破瓦窰不遠，張三對李四說：『我們且去與那瘋婆子作一作樂！』李四說：『去不得，去不得，我嘗聽人言，若與瘋顛的女人做了事，一輩子倒霉頭，永不得長運氣。』張三說：『咱們是天神不收，地神不要的人，管他甚麼長運氣不長運氣。』遂不聽李四之言，竟往破瓦窰走來，李四也只得跟他一路往前面走去。行不數步，猛見頭上一朵黑雲，將近窰邊，猛然一聲霹靂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從二人頭上震來，嚇得張三李四渾身打顛。

那朵黑雲，倏爾散漫，天地昏暗，伸手不見掌，狂風驟起，吹得二人徹骨生寒，一陣猛雨落將下來，在二人頭上如擂鼓一般，打得二人頭昏腦痛。李四用手要顧腦殼，那雨打在手背上，如鐵彈子一樣，方知不是雨，原來落的是冰雹，人呼為雪彈子，俗名冷子，這冷子打得二人走頭無路，沒處躲藏。李四不住說道：『活報應，我原說不要來，你強着走來，且看如何！』張三聽見李四埋怨，心中作惱，忽一腳踩在雪彈子上，那雪彈子光溜溜的，如何踩得穩，一溜就是一趺，慌忙爬起來，又踩虛一腳，又是一蹶，就像有人推他一般，一連蹶了幾趺，蹶得頭破眼腫，肉爛血流，只是喊天。少時雲開月現，依然星光滿天。李四雖挨了些冷子，卻不曾蹶跌，倒無大損，只有張三被這幾趺，蹶得頭昏眼花，只是吐舌搖頭說：『了不得！了不得！這瘋婆子犯不得！』李四說：『你纔曉得犯不得，看你二回再來不來！』張三說那個背時倒灶的再來，二人邊說邊走，各自回家。李四把這段情事，對那些流氓痞子說知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因此那些不學好的人，與乞丐等再不敢到破瓦窰來。孫不二在洛陽一十二年，修行悟道，永無歹人相犯，皆賴李四之功也！後人看書到此。有詩嘆曰：

真人在此悟玄功 豈叫狂徒來逞雄 冰雹降時遭毒打 方知護法有天公

## 七真傳

丟下孫不二，又說王重陽。且說重陽先生在馬員外家內，不覺年餘，外面有幾個村老閑談，說馬員外不會享福，白白將一分家財，捨與別人，把一個員外娘子氣瘋了，不知走往何處去了。內有一個五十餘歲的人，名叫段安仁，說道：『我昨日到他庄裏去會馬員外，門外無人看守，我一直進去，並不見一個婦女，盡是些男子。我問員外在那裡，他們對我說在後面茅庵內，聽重陽先生講道。我便望後走，見修蓋許多茅蓬，馬員外同王重陽在當中一所茅蓬打坐。馬員外看見我，即出來陪我到前廳敘話。我問他孫娘子的下落，馬員外說她有她的道，我有我的妙。我又問怎不見丫鬟使女？員外說：男使之婚，女使之嫁，各立家室，永無欠掛。我又問修這些茅蓬做啥？員外說：召集修行人悟道，養真性。我又問重陽先生怎不見出來？員外說：『他最愛清靜，不與俗人交。』我問畢，與員外把事交代了出來。遇著馬興，我又問馬興：『你們這庄子，先時多熱鬧，如今為何這般冷淡，好像寺院一般。』馬興說：『你不知道，我家來的這位重陽先生，是個活神仙，他不喜歡熱鬧，愛的是清靜。自孫娘子走後，他將庄裏丫鬟使女僕婦人等，盡行遣去，只留下我們幾個老好在此看守，故這般冷淡。』我又問馬興，怎見得重陽先生是位活神仙？馬興答我曰：『凡家中的事與其從前的事，莫得人對他講，他都曉得，這不為奇。還有未來之事，與及某日晴，某日雨，他無不知，豈不是活神仙麼？』

段安仁將馬家庄的話說完，眾村老之內，有一個姓潘的老漢曰：『依你這樣講，他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我們這乾旱許久，未曾下過雨，何不同去問他，幾時有雨？』眾村老齊曰好好，即同潘老來至馬家庄。先見馬員外，說明來意，馬丹陽即引眾老同到茅庵，問重陽先生幾時有雨。先生曰：『你們村東頭土地廟，牆壁上註得有雨期，你們去一看便知。』眾村老聽了這話，即出庄來。回往本村，向東頭走來，到了土地廟跟前，果見粉壁上寫得有幾行字。潘老即念與眾人聽。曰：『人王面前一對瓜，一顆珍珠照王家，二十三天下大雨，和尚口內吐泥巴。』後面幾行小字，寫著四字破，潘老看罷，笑曰：『這是那些學生娃子在此寫的一首字謎，有甚麼雨期？』眾村老曰：『是個啥字謎，你猜得着否？』潘老曰：『我慣懂字謎。怎麼猜不着？』眾村老曰：『你既猜得着，快猜來我們一聽。』潘老曰：『人王下加兩點是個金字，王字旁加一點是個玉字，二十三下雨，鬥攏來是滿字。和尚去其和字而留尚字，泥巴土也。尚字加在土上，豈不是個堂字，明明是金玉滿堂四字，那有雨期？』段安仁走上前用手指著二十三天下大雨之句，曰：『這明明是雨期，你們偏說莫有，雖然是幾句啞謎，卻有機緣在內，今日十九，隔二十三只有四天，看二十三有雨無雨，便知他靈也不靈。』眾村老齊曰：段哥言之有理，於是各回家去。

到了二十三日，黑雲滿天，大雨如注，從早至午，雨方止。眾村人始信重陽先生之神也。又有北村一人失牛，遍尋不着，來問先生。重陽先生曰：『牛在南村大樹之上，鴉雀窩內。』那失牛的人聽了這話，忍不住笑說：『若大的牛，那一點點鴉雀窩，如何裝得下？』重陽先生曰：『你去自可得牛，不必多言。』那人只得出了茅庵，來在南村，果見大樹甚高，上有雀巢，鄉裏人原會爬樹，即爬

# 七真傳

上樹去，探取雀巢，原是一個空窩，用手扯了一下，那枯枝墜來，打在臉上，略一低頭，看見村裏破屋之內，拴著一條牛，仔細一看，正是所失之牛。這牛臥在破屋裏，外面堆柴草，四圍遮掩，若非從高望下，再也看不見。其人忙下樹來，心中明白，這村裏原有一位樑上君子，慣做此事，若非先生指示，他到晚間，便把牛牽到遠方賣與別人，再尋不出。其人到破屋裏，各自去把牛牽回。

此話不提，那日西村裏，又有幾個人來問事，內有一個十三、四歲的孩子，說他哥哥出門數月，不知幾時回家，因此來問老先生，重陽先生曰：『回去你問媽的手。』那娃子聞言笑個不了。少時回得家來，見他媽手內拿著一封書信，說：『你哥哥在萊州做生意，帶得有書信回來，帶信人將纜走了，你可拆書唸與我聽。』那娃子拆書念曰：『不肖男書奉慈母，自父去世，蒙母教育成人，今體父志，出外貿易，頗還順遂，目下帳未收齊，不得速歸，以慰母心，待秋涼之時，九月半間歸家，侍奉甘旨。』那娃子未曾看完，拍手大笑說：『好靈驗！好靈驗！』他媽正要問他，只見門前來了五六個人，不知為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不因漁父引 怎得見波濤

### 第十二回 指坐功申明妙理 學真道喜逢明師

### [回目錄](#)

恩愛牽纏解不開 一朝身去不相偕 於今撒手無沾滯 直上瑤池白玉階

話說西村那娃子，正要將重陽先生問手之言，對他媽講說，忽見門外來了五六個人，問馬家庄那條路去。娃子說：『你們問馬家庄，敢莫去會活神仙麼？』那些人答曰：正是。娃子聽說他們幾個要會活神仙，便高興不了，對他們說不遠不遠，我引你們去。說罷，即往前走。眾人隨着他離了西村，不一時來到馬家庄。合該有緣，正遇着馬員外坐在廳前，見他們進來，即起身迎入廳內坐下，便問：『眾位到敝莊何事？』他們幾人說：『是我等是來求道的。』馬丹陽聞言，即引他們到茅庵參見先生。內有一人姓譚名處端，號長真子。昔年身染沉疴，王重陽初到山東之時，曾授與卻病之工。將病卻好，一心悟道，遍訪先生，杳無下落。今聽人言，馬家庄出了一位活神仙，名叫王重陽，纔知先生在此。又約了一個好道的人，姓郝名大通，號太古，是本府文登縣人。其餘幾人，也是學好之人，不必表他名姓。

當下譚長真，又謝先生昔年卻病之恩，始言今日來學道之意。重陽先生曰：『法門大大開，去的去，來的來，去者不留，來者不拒。』即命馬丹陽送他們到茅庵第二號去駐紮。過了幾日，又來了兩個修行人，一人姓劉名處玄，號長生子。一人姓王名處一，號玉陽子，俱係山東人氏。馬丹陽接見，問明來意，也是來求道的，即引他二人到茅庵參拜先生。重陽先生命馬丹陽送在茅庵第三號棲止。於是東來一個，西來一個，不上月餘，來了數十人。重陽先生叫馬丹陽與他們議定執事，各管一宗，俱有規條，不得擅越，諸事停妥，重陽先生與他們講論坐工，眾弟子分兩班序立，躬身聽講。

## 七真傳

重陽先生曰：『人身以氣為本，以心為根，以性為幕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，人心腎相去八寸四分。腎是內腎，臍下三寸三分是也。正串著一脈以通息也。浮沉息總百脈，一呼則百脈皆開，一吸則百脈皆閉。天地造化流行，亦不外乎呼吸二字。人呼吸在心腎之間，則血氣自順，元氣自固，七情不肆，百病不治而自消也。打坐之法，每子午卯酉時，於靜室內厚鋪坐褥，於褥上盤膝而坐，微目視臍，以棉花塞耳，心絕念慮，以意隨呼吸，一往一來，上下隨呼吸之間，勿遲勿速，任其自然，坐一炷香久，覺得口鼻之氣不羸，漸漸柔細，又一炷香久，覺得口鼻之氣，似有若無，然後緩緩伸腳開目，去耳塞，下座行數步，又側身偃臥，片時起來，啜粥湯半碗，不可作勞，切勿惱怒，以損工夫而傷真氣也。』

打坐工夫不在多 全憑煉氣與除魔 且將障礙一齊去 勿使心頭有網羅  
障礙不消煩惱聚 網羅不解怎娑婆 分明至理相傳授 切勿因循自坎坷

重陽先生講論坐工訖，下座養息，眾弟子亦各歸寮，丟下不敘，又表這山東登州府棲霞縣荳村，有一人姓邱名處機，字啟發，弟兄三人，長兄啟明，次兄啟興，父母早喪，這邱啟發多蒙兄嫂看顧，得以成人。讀過幾年書，也能詩詞歌賦，但無心於功名，一味好靜，常獨坐終日，不與人言談，似乎其中有所得意處，而人莫知其所以然。兄嫂屢勸他讀書求功名，他便答以讀書原為窮理，豈希圖功名！又欲與之議婚，他又堅辭不肯，曰：『男子未立，豈可以婚姻絆縛。』兄嫂聽他言語不凡，也不敢苦勸，由他自便。邱啟發嘗語人曰：『人生在世，苦不尋個出頭路徑，終日爭名奪利，貪妻戀子，無常一到，萬事皆空。人以為世事皆真，於我視之如浮雲朝露，夢幻泡影。』

一日聞聽人言，寧海縣馬家庄有一位王重陽先生，廣有道德，是個大修行人，我們這棲霞縣也有幾人在那裏學道。邱啟發生平愛的是道，聞聽此言，也要去學道。未得與兄嫂說明，又怕兄嫂不許他去，只得暗地收拾一點盤費，帶了幾件隨身換洗的衣服，悄悄離了家庭，望寧海縣而來。

不一日到了馬家庄。那日正遇馬丹陽當值，問明來意，簿上註了姓名，譚、劉、王、郝等齊來探問，俱皆歡喜說道，如此青年，便能誠心學道，誠罕聞也。說罷，即引他到茅庵拜見重陽先生。馬丹陽遂將他來學道之意，對先生說知。重陽先生把他瞧了一瞧，擺一擺頭說：『此人心思太多，過於伶俐，學不了道，早些急自回去罷！休得自誤。』邱啟發跪而言曰：『小子一心學道，並無二意，還望先生收錄。』馬丹陽也替他哀求，先生只是不允，說：『非是不收他，此人苦根甚重，怕他後來受不過磨難，必生退悔之心，不如不收他為妙。』邱啟發再欲哀告，重陽先生竟出茅庵觀花去了。馬丹陽等無奈何，只得將邱啟發引到前廳住下，使他打掃廳堂，暗裏也與他傳了些打坐工夫。一日，啟發對馬丹陽曰：『老先生既不肯收錄於我，我今何不就拜你為師？』馬丹陽曰：『不可不可！求人須求大人，拜師要拜明師，我不過略曉得一點初工。至於大道，我亦未聞，你且安心住下，我與你慢慢周旋。』邱啟發聞言甚喜，早晚二時，慇懃一切，若有支使，

# 七真傳

聲叫聲應。住了幾日，把眾人都混熟了，個個都喜歡他，一日跟隨眾師兄到茅庵，只見重陽先生坐在當中，眾弟子兩旁站立，恭聽講說。

重陽先生曰：『吾自到此來，婆心度世，苦口化人，意欲使人人同歸覺路，在在共出迷津，夫余亦人也，生能好道，少而痴蠢，長而怪異，壯而通神，世之奇吾者，皆以吾為異也！夫吾豈肯異哉！不過蠢耳庸耳愚耳已矣！吾何愚？不貪不妒，不想不妄，蠢也；不知計慮，不明巧拙，愚也；不言怪異，不落塵俗，庸也。世人說我蠢、笑我愚、責我庸，吾轉痛世人之至蠢至愚至庸，而不知振拔。吾即以至蠢至愚至庸之道，以醒悟世人。汝等不能知心，即不知道。故修道者，必自煉心始，然煉於未發，尤貴煉於既發。如游心放心諸雜念心，皆既發之心也。而欲使之寂然不動，殆必守其心、定其心、收其心。夫守心是守其未動時，定心是定其必動時，收心是收其已動時。收之不易，先要隨起隨收；收之愈疾，守之愈堅；守之愈堅，定之愈永，此乃我道門修心之妙，要使此心空無一物。蓋心者即先天一氣之真陽結成，故心屬火，非純陽無陰也。陽中自有真陰，故心形上有三數覆下，下有偃月載上，可見陽非陰不長，陰非陽不生，真陰從真陽，故以心名，所以動一毫妄念，心內就短少一分真氣。一事入心，便添一種魔障，故心一起，即不以心名，是名曰念，念字之形，人有二心也。人有二心，不能專一，故百事無成，至於道更遠也！』

重陽先生曰：『心為一身之主，有一無二，若起二心，是謂之念也！此念一萌，便生出許多虛妄之事，而心也不能作主，致使此身陷於沉溺，嗟乎！難以拔度也！』正講之間，只見邱啟發在人叢中聽得高興，連聲稱妙！先生將他瞪了一眼，遂不再講。眾門人出來盡埋怨他不該聲張，以致先生停講。邱啟發裝不聽見，恁他們胡怨恨一陣，暗思先生煉心之言，即煉道之訣也！煉道者若不先將心煉好，縱有妙道亦煉不成。於是每日檢點其心，看有差失無差失，有過錯無過錯。一日見眾師兄不在前廳，必是在後面聽先生講道，他也跑去聽講，不知聽些甚麼？且聽下文。

天下原來無難事 只怕世上有心人

## 第十三回 散壇場學人歸家去 換道裝師徒往南來

### [回目錄](#)

嗟嘆凡夫不悟空 迷花戀酒逞英雄 春宵漏永歡娛促 歲月長時死限攻  
弄巧常如貓捕鼠 光陰卻似箭離弓 不知使得精神盡 願把此身葬土中

話說邱啟發見師兄道友不在前廳，必然在後面聽先生講道。他卻往茅庵走來，果見先生在座上說法，眾門人序立兩邊，他也不進內去，就在門外洗耳靜聽。只聽先生講曰：『修行念頭，細中有細，有一念之私，即有一毫渣滓在心，有一念之欲，心中即有一大魔障。蓋私欲一起，即失先天。必去私欲，方可存先天。先天者一氣也，私欲起則火動，火動則氣散，氣一散何有先天，又何以審火候？私重則氣敝，又何以復靈機？欲甚則氣枯，又何以得奧妙！其機如此，私念當除不當除？欲念當除不當除？妄念當除不當除？有私念者聽吾言必戒！有欲念者必

## 七真傳

戒！有妄念者必戒！總要將心養得寂然不動，然後念頭可滅，念滅則私盡，私盡則欲淨，欲淨則陽純，陽純而陰消也，真仙大佛，無不從中得來，皆於念頭處下手，不可視為具談。』

重陽先生正講到精微之處，邱啟發聽忘了形，無意之間說了一聲好。重陽先生向眾弟子說：『門內說法，門外人聽，試問何人，誰是知音？』先生說罷，馬丹陽朝外一看，見是邱啟發，即叫他進來，先生一見，怒向馬丹陽曰：『我曾吩咐你打發他回去，為何仍在此處？』話未說完，只見劉長生、郝太古、王玉陽、譚長真，一齊上前告曰：『邱啟發既來拜師求道，望先生憫念，將他收在門下，早晚領教受誨。』重陽先生曰：『非是我不收留他，怕他心不真切，偶一受磨難，便生退悔之心，那時道也修不成，反招罪愆，不如不收他為妙。』劉長生等，又苦苦哀求，邱啟發跪在地下不起來。重陽先生曰：『爾等既再三薦引，難道我全不准情，你們這般看照他，我即將他收下，與他取個道號叫做長春。』邱啟發即起來三跪九叩，拜過了先生，又與眾人作禮。先生下座，各歸原處。又過了月餘，先生吩咐馬丹陽邀齊眾道友到內聽講，這回說法，必須於庵外設壇。馬丹陽領了先生之言，即去辦妥。少時大眾齊集，衣冠楚楚，禮貌堂堂，同到庵前，請先生上座說法。重陽先生出了茅庵，上得座來，正容端坐良久。言曰：『我教以靜為主，這靜字，上可以參贊化育，下可以包羅萬象，我將這靜字為汝等宣說，不但修行悟道可用，即齊家治國亦不可少也！』

『靜』之一字，妙理無窮，但言靜者多，而知靜者少，故欲靜而不能靜矣，是未尋着靜之根源。靜之根源，先要看空世界。靜之門，當從不靜處下斬絕工夫；靜之終，當於常靜時用。防備妙法，念頭一起，隨即消滅，滅而復生，不使之生，生而即滅，使其永滅，靜之極。不靜自靜，何嘗言靜，何嘗言不靜。止於至善者，莫過於靜，靜之於斯，泰山崩前而不驚也。非故不驚也，崩前而若未崩前也！美女當前而不動，非故當前不動，而若未當前也。至於動作行為，待人接物，其鎮靜之功，自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，父母見之頑者慈也，兄弟見之戾者和也，妻子見之悍者順也，朋友見之偽者誠也，俗者見之粗者細也，士人見之肆者斂也。以此忠君，忠是性分；以此愛民，是真實之愛，非姑息之愛，有何不行之道，不伸之志哉！斯言非奇也，而奇不可言，不特靜中靜，而動中亦靜，動靜俱靜，道可有成。佛言明心見性，非靜不能明與見也；儒言窮理盡性，非靜不能窮與盡也；道言修真養性，非靜不能修與養也。靜者三教之命脈，不特此也。試看一日非夜之靜，無以為晝之動之本；四時非冬之靜，無以為春之動之本。是道本於靜，自然之理也，道本自然，舍靜從何入門？』

重陽先生說這靜字，是三教不離的工夫。士農工商、王侯將相，都要由靜而後能安、安而後能慮、慮而後能得。父母能靜，而子自孝。君王能靜，而臣自忠。弟兄能靜而和睦，朋友能靜而信實，夫婦能靜則順從。把這靜字說與眾門人聽，明知這數十人之內，只有邱、劉、王、譚、馬、郝六人，纔肯專心悟道，其餘那些人俱是始勤終怠，有起頭，無煞尾，算不得正經修行之人，後來難免爭名奪利

# 七真傳

之行。故將這鎮靜之工，說與他們一聽，使他們得這工夫，消一消乖戾，習一習涵養。雖不是超凡入聖，亦可以修身齊家，不失為好人也，不枉到此投拜一場。

閑話休講，且說邱長春聞聽先生把這靜字，說得自自然然。透透徹徹，有許多好處，不禁心頭發歡起來，手舞足蹈，卻被先生看着，怒指長春而言曰：『你這人聞道不進，知理不悟，徒以聰明顯露，伶俐施逞，不能隱忍潛藏，只知使巧弄乖，非道器也！我幾次說法，被汝越規犯矩，我今當遠避汝於東南，免得你常來擾我。』遂對馬丹陽曰：『我明日要往江南訪道，只要劉長生、譚長真、赦太古、王玉陽四人同去，汝可照理家園。其餘諸人，任他們或行或止，聽其自便。我此去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纔得歸也。』

先生這話吩咐出來，或惹動了眾門人思家之心，有的要回去看望父母，有的要回去顧盼兒女，連夜收拾包袱行李，只等天開亮眼，都來與馬丹陽告辭，更託轉覆先生。馬丹陽少不得送他們出庄去，大家拱手一別。馬丹陽轉回茅庵，重陽先生吩咐馬丹陽，取出五件衲衣，五個蒲團，道帽棕笠芒鞋草履岩瓢便鏟一切等物。重陽先生與劉、郝、王、譚俱換了道裝，道家打扮，趁著天色未曾大明，悄悄地出了馬家庄。馬丹陽送出庄外，回身轉來，只見邱長春作揖告辭。馬丹陽問他何往？邱長春曰：『我要去跟隨師父。』馬丹陽曰：『師傅見不得你，因此纔走，你今趕去，必要受氣。』邱長春曰：『師傅豈當真見不得我，不過願我學好，我若不去，豈不辜負師傅一片好心？』說罷就走。馬丹陽叫曰：『快轉來，我有話與你說。但不知說些甚麼？且看下卷分解。』

諸人思家各自去 長春戀師趕將來

## 七真因果傳卷下

### 第十四回 試凡心屢施叱責 順師意常秉皈依

### [回目錄](#)

去惡猶如解亂絲 靈心自有解開時 若教錯用些兒力 萬劫千生莫了期

話說馬丹陽叫邱長春轉來言曰：『先生與眾師兄皆改換道裝，方可遠遊，你這個樣兒，仍是俗家打扮，如何去得？我有衲衣道帽，你可穿戴起來，便可去也！』邱長春聞言大喜，即時穿上衲衣，戴了道帽，又將馬丹陽的蒲團便鏟岩瓢一齊拿上來趕先生。走了一會，遙見譚、郝等隨著先生緩步而行，長春見鄉間有人吃早飯，他暗想：我們都走得早，未曾用飯，不如我去化些齋飯，供養師傅。從未化過緣，又不知怎樣化法，管他老着臉，站在人家門口，將岩瓢挈在手中，卻怪黃犬一吠，就有人出來一望，轉身進去，滿滿的掇了一碗粟米飯來，傾在他岩瓢內，長春歡天喜地，又化了兩家，瓢已裝滿，雙手捧着來趕先生。

且說重陽先生走了多時，到一大樹下緩息，問劉、郝等，可曾帶得有盤費麼？劉長生答曰：『因先生走得太急，我等一時忙迫，未曾向馬師兄討得盤纏。』先生曰：『既未曾帶盤費，各自化飯喫去罷，我在此等候。』四人聞言，各拿岩瓢

## 七真傳

化齋去了。重陽先生獨坐樹下，忽見邱長春捧一瓢飯來，供養先生。重陽先生怒曰：『誰教你來擾我，我受不起你這供養！』長春再三啟請，先生全然不理。少時，劉、郝等各化得有些齋飯來請先生用，先生將劉長生所化之齋喫了一些，便不用了。他們俱已食訖，同齊起身，行了十餘里，天色將晚，見路旁有座冷廟，即進廟去。打掃潔淨，鋪下蒲團，打坐一夜。

次日師徒六人，又往前行。邱長春在後邊沿路化齋，遇著一家善人叫他喫飯，長春曰：『我有師傅在前面，他老人家未喫，我焉敢受用。』那家善人說：『這也無妨，你且去喫，我與你另收拾些潔淨齋飯，拿你岩瓢裝著端去，供養他也不為遲。』長春見他說得有理，便上席去飽餐一頓，然後下來與善人道謝，果見岩瓢滿盛齋飯，雙手捧着，往前趕來，見先生相隔不遠，只叫師傅慢走，弟子送飯來了。重陽先生裝不聽見，只顧前行，長春放大步走來，趕上先生，將飯食奉上，先生將飯食看了一眼說：『此乃一家之食，我無功可受，豈不問一瓢千家飯，孤身萬里遊乎！』長春聞先生之言，默默無語，轉眼之間，先生往前去了。心想把飯還那善人，一去一來，耽擱路程，想喫了肚腹又飽，無奈何，掇着岩瓢，隨後而來，端得兩手酸麻，周身流汗，方見眾師兄同先生坐在前面石上用齋，幸喜他們所化飯食甚少，他即將這一瓢飯，與他們奉上。一人喫上一點，纔把這飯吃完。是夜又宿古廟，長春心中暗想，我師傅是陝西人，不喜飯食，愛吃饅麵，我明日去化幾個饅來供養於他。是夜主意打定。

到了次日，果然化得幾個白麵蒸饅來敬先生。重陽先生怒曰：『我原說不喫你的，你苦苦擾我，卻是為何？』說罷，將岩瓢奪過，往地下一拌，險些把岩瓢摔破，那幾個蒸饅滾在坎下，邱長春忙將岩瓢拾起，把蒸饅撿入瓢內，看先生時已走遠了，他即隨後趕去。看官你道重陽先生，為何這般凌辱長春？因他是幼年學道，不比劉、郝、王、譚是化了氣質的人，若不深加琢磨，焉能使其成器？正所謂磨他總性，誰知長春根基深厚，屢受叱責，並無一點怨恨之心。

閑言少敘，又說王重陽先生師徒幾人，走了兩月有餘，是時天道寒冷，他們在鄉間，化得有幾捆柴草，是夜雨雪，十分嚴寒，他們取了一些柴草來燒火烤。重陽先生一見心中作惱，走來將那幾捆柴草，一齊拋入火內，霎時燒著烈燄騰騰，火星亂飛。重陽先生拿着便鏟，將柴草按了幾下，火燄頓減，濃煙亂冒，燻得他們走投無路，廟子又窄小，風又往內吹，邱、劉等被燻不過，只得出山門外避一避煙，一個個揉眉擦眼，都說好烟人！好烟人！先生見他們出去，即將山門閉了，把蒲團移於門下抵門而坐。他們在外站了一會，到不烟了，卻又寒冷起來，轉過身推門，那裡推得動，又不敢喊叫，都在廊簷下坐着，忽一陣雪風吹來，冷得他們幾個戰戰慄慄。劉長生說：『先生傳得有火工，我們大家何不做一做，以消嚴寒。』

邱長春與眾道友做起工夫來，閉息聚氣，搬運起來，不一會，不惟不冷，反覺熱起來。少時天色明亮，見山門已開，大家入內，只見先生坐在蒲團上，怒而不息，向他們言曰：『汝等畏熱懼冷，貪生怕死，棄真求假，貪烤假火，而不肯運真火，苟圖安然。而不深用工夫，這般懶散，如何修得成道？若不重重杖責，

# 七真傳

畢竟始勤終怠。』說罷即命王玉陽把戒尺拿來，每人責打二十，以戒將來。劉、郝等聞言，面如土色，不敢回言。邱長春跪在先生面前說道：『這是弟子一人之錯，與眾師兄無干，我情願受責，望師傅赦卻他們。』先生曰：『聽汝這樣說來，敢是願替他們挨打麼。』邱長春答曰：『正是。』重陽先生曰：『既是你願替他們受責，每人二十，總數算來，該打一百』。劉、郝等齊來求饒，先生嘆曰：『汝等互相告免，吾焉有不釋之理，但下次不可如此，恐自誤前程也。』說罷，即將戒尺丟在地下，又對劉長生曰：『我一時性起，執意南遊，至此興盡，仍欲北還，即刻起程，勿容擬議。』

說罷，便往外走。邱、劉等慌忙收捲蒲團，拿著便鑊，與那看香火的老漢告辭已畢，隨後來趕先生，仍由舊路轉回山東，不日到了寧海縣，來在馬家庄。邱長春先去報與馬丹陽得知，丹陽慌忙出來迎接先生入內，仍在後面茅庵住下，一向無事，不必細言。過了月餘，那些門人聞聽先生歸來，一個個又來學道，依然熱鬧起來，先生想出一個妙法要遣散他們。不知如何遣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不將假意遣開去 焉得真心悟道來

## 第十五回 示羽化先生歸隱 送靈樞門人服勞

### [回目錄](#)

風旛動處原非真 本性圓明是法身 解得拈花微笑意 後來無處著纖塵

話說重陽先生見那些學道之人，依然聚集，察其中並無真心向道之人，不過徒沽虛名，指道為由，欲人知他在修行悟道，其實並無一點道念，若不使他散去，久必以假亂真，使法門不得清靜矣。想出一個妙法來，點了一點頭，忽然大叫幾聲好不好，驚得那些人齊來相問。先生曰：『我不該出門，在路上受了暑溼之氣，使我心頭結鬱，身上起泡。』解衣與眾人看，果然心頭腫起，渾身是泡，慌得馬丹陽與邱、劉等忙去求醫尋藥，一連請了幾個名醫，用過妙藥數劑，總不效驗。又過兩日，泡皆潰爛，膿水交流，臭氣難聞，那些學道修行之人背地私議說：『重陽先生定然無道，自身難保，焉能度人？病都卻不了，怎得成神仙？我們各自回去罷！免得耽誤大事。』於是陰走一個，陽走一個，不上兩日，走得乾乾淨淨，只丟下邱、劉、譚、馬、郝、王、六人，日夜服伺。

先生見眾人走完，遂叫他們六人近前，吩咐曰：『我明日午時必死，但我自到此來，把馬鈺一項銀錢，被我周濟貧苦，又幫湊別人埋葬嫁娶，以及遣嫁使女丫鬟，圓成家人小子，一切粧奩聘禮，化費銀錢若干。又供養這些來學道的人，一兩年故此將銀錢盡行用完。如今庫藏一空，我死之後，若辦喪事，必要當田賣地，但依我吩咐，不許化費銀錢，我若死時，也不須悲哀啼哭，休得祭奠開吊，只要幾塊薄板，裝着臭皮囊，使邱、劉、王、譚、郝五人，輪流抬回陝西樗縣，終南之下，繩索斷處，是吾葬身之所，不得有誤，若背我言，我必不安。』邱、劉等聞先生之言，唏噓欲泣！重陽先生曰：『勿作此兒女之態也！』先生雖如此吩咐，邱、劉諸人，不免含愁生悲，自不必提。

## 七真傳

到了次日午時，先生衣冠整齊，端坐蒲團之上，喚邱、劉、譚、馬、郝、王六人近前講曰：『性命雙修之法，要內外俱有，缺外功則德行不全，缺內功則本源不清。夫外功者平生居心，須使無虧，一言必謹，言有功也；一行必慎，行有功也；一事不苟，一介必嚴，莫非功之所積，功之所推。夫內功者何？惺惺勿致於昏昧，防意如防城之險，空空不著一物，守心更比守身之嚴。時而天人介於幾希，天人即交戰之會也。吾將內功重而言之，蓋內功不可以色見，不可以相求，不可以僥倖，不可以苟安；掃去一毫之色相，即有一毫之陽主；掃去無端之色相，即有無端之陽生。將色相掃盡，不留些子芥蒂，則純陽之體也。有等修道者，非不信心堅固，而弊在速成，工夫未到，便思證果。又有習吾道者，非不加意盤旋，而弊在安閒，日日淹淹欲睡，時時悶悶不樂，精神不振，艱於行持，不肯用工，豈不知一長一技，用盡無限心機，方得隨心應手，半絲半縷，費盡了許多氣力，方稱心而足意，豈學神仙者不下苦工乎！』

重陽先生說畢，又取一書，名曰『韜光集』，乃先生親手所著，內有晦跡之道，隱逸之妙，付與馬丹陽曰：『汝等六人，當於其中探討至理，知之非難，行之為難，必勉力行之，方無負我心。汝孫道友，道果將熟，不必掛念，只有邱長春功行尚少，汝當指示一二。劉長生色相未能盡空，另有一番波濤。郝太古東遊西返，所見之處，即了道之地。譚長真遇顧而通玄。王玉陽逢姚以入妙。邱長春石番溪邊苦根盡，龍飛門上大丹成。』重陽先生說罷，一笑而逝。

邱、劉等謹遵先生遺訓，不敢聲張，依法入殮，用繩索將棺捆定，尋了一根杠子，兩個橫檐，到了次日辰早，邱、王、譚、郝四人，抬起靈柩便行。劉長生揹着行李，隨後走來。馬丹陽送了二十餘里，臨別之時，在身傍取出一包散碎銀，約有四五十兩，交與劉長生曰：『家中銀錢，被先生做好事用盡，一時備辦不出，只有這點散碎銀，以作盤費，路上簡省一二，可也得夠。葬師之後，急速轉來，咱們師兄道友，同在一處修行。』劉長生將銀接過，遂與丹陽分離，行不數里，見有許多人拿著寸香片紙攔路祭奠，劉長生近前一看，都是先生門下學過道的那些假修行。劉長生遂一稱謝，誰知重陽先生在生之時，生平見不得假修行人，今日仙逝，真靈不昧，見了他們，猶然犯惡，從棺木內放出一股臭氣，臭得人人掩鼻，個個發嘔，站立不住，胡亂磕了幾個頭，一齊走了，那臭氣也息。

邱長春與郝太古等擡着靈柩，仍往西行，走不上十餘里有人攔路送飯，邱、劉等以為與先生往年有交識之人，今聞先生歸天，特送頓把飯來，盡個人情，不足為怪，忙放下靈柩，便來喫飯，喫罷，道了一個謝字，擡上又走。行不多時，見路旁有座古廟，便抬不動了，即將靈柩落坪，在廟歇宿，次日天明，又擡到了早飯時候，又有人攔路送飯，午飯時候，也是一般，天晚即有冷廟棲止，如此走了月餘，要隴陝西邊界，邱長春暗想這事，可不奇怪！天地間那有這般湊巧的事，近處以為是先生相識之人，盡一盡情，未可料得，如今走了許多遠，還有人攔路送飯，其事真乃奇異，我不免悄悄問個緣故，心中正在默想，時當晌午，忽有人送飯來，請他們喫，劉、郝、王、譚與那人道謝畢，即取碗筷用飯，邱長春把送

# 七真傳

飯之人，扯在一邊問曰：『你怎知我們到此，送這飯來與我們喫，又是何緣故？』那送飯之人說：『從早有一位穿黃衣的老道長，在我們村裏來募化說，他有五個徒弟，從山東送靈柩過此，要擾主家一餐，我那主人最是好善，聽了此言，故使我送飯至此。』

長春聽罷，記在心頭，到次日早飯時節，推說肚皮疼痛，要往前村討碗滾湯喝。求劉長生幫擡一肩，長生應允，便將行李交與他，接過杠子抬着，邱長春揹起行李，放開大步往前走有數里，果見一位穿黃道袍的老人，像是先生模樣，往前村裏去，邱長春趕緊幾步，跑到跟前，一手扯着道袍，跪將下去，口叫：『師傅慢走，徒弟在此侍候。』重陽先生掉轉身來，怒容滿面，責長春曰：『你這造業徒，不知天地盈虛，消息晦跡之道，一味施逞乖巧，漏洩仙機，以此推來，日後又要多用三年煉魔之功，是自取其咎也。』言畢化清風而去，長春正在悔悟，又見靈柩隴了，忙去接過杠子抬上，仍將行李交與長生，自此以後永無人送飯，若不是馬丹陽所送銀兩做盤費，難免受餓。又走了半月，始到長安，由樗縣而傍終南，忽然繩索齊斷，靈柩墜地，長春用目一觀，見前面村外站立一位老翁，即走去施了一禮，未及開言，那老翁反問曰：『你們可是從山東抬靈柩回來麼？』邱長春答曰：『正是，老伯何以得知？』老翁曰：『我昨夜夢見王孝廉說他已死，徒弟五人抬靈柩，從山東到此，要求我捨一穴之地，埋葬其身，我想昔日與他同在省城科舉，咱二人甚是知交，遂隨口應允，我又問他幾時埋葬，他言今日午時，我醒來方知是夢，半信半疑，出來看望幾遍，才見你們抬着靈柩，正落在愚老地上。』長春亦將先生繩索斷處，是即葬身之言，對老人說了一遍。老翁甚喜，即入內去喚了幾個莊漢出來，各帶揪鋤擗箕等物，來在靈柩跟前，將棺移過，即於其處打井安葬，頃刻累成大墳。邱、劉等叩謝了老人，又與眾莊漢道勞，那老人又請他們師兄弟友到村內，款待了一頓齋飯，然後邱、劉等與老翁告辭，又問明大魏村路徑，大家打一個拱手而去，不知此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送師西歸大事畢 訪道東行真道成

### 第十六回 大魏村三老談往事 晉安礪一言指迷途

### [回目錄](#)

萬轉身如不動舟 風翻浪湧便難收 臨流執定篙和舵 一路輕帆到岸頭

話說邱長春同眾師兄到了咸陽大魏村，見屋宇破壞，村落荒涼，有三位老人，坐在一個廟宇門口，長春上前深施一禮。便問王孝廉的居宅，內有一位鬚髮皎然的老人便說：『你問王孝廉的居址，敢莫有啥瓜葛？』邱長春曰：『他是我們的師傅，在山東傳道，羽化昇仙，我們幾人送他靈柩歸來，昨在南山之下討地安葬，今者欲回山東，故到此問一問他家人口。可以平安否？』

老人聞言，嘆了一口氣說：『你師傅是我宗兄，我排行第三，人呼我為王三老，自我宗兄離家之後，周氏嫂子憂慮成疾，因病身亡，他兒子秋郎，跟着岳父去了，一年半載回來一遭，他家現時無人。』長春又問：『這村子如何恁般敗壞？』

## 七真傳

王三老又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『自我宗兄走後，村內莫當事的人，他們都是各顧各，有事來了，無人出頭料理，自隨別人搞搯，故此越搞越爛，越奸越窮，竟將這村子敗壞，後來聽說孝廉成了仙，都說他把風脈拔去，輕輕將這罪過移在他身上。』

長春又問：『怎知他成了仙？』王三老指著廟宇道：『這是南北幾村，與他修的廟，你們進去一看便知。』長春同眾師兄進得廟來，果見上面塑的師傅神像，儼然如生，齊上前禮拜，見匾額上寫著【挺乎人豪】四字，左右對聯題曰：『顯道術於咸陽，噴酒滅火；垂恩光於故里，施符驅瘟。』

邱、劉等看畢，不知其故，便問三老怎樣驅瘟滅火？三老曰：『那年我們這一方瘟疫流行，傳染甚重，人人驚恐，忽有一位黃衣道長，誦書靈符，遍施鄉村，並不取分文，得此靈符貼於門上，瘟疫頓消；又聞人言咸陽市上起火，燒着民房，撲之不滅，見一位道長，也是身穿黃袍，從酒店內出來，手中擎着半杯酒，喝了一口，向火噴去，其火自滅，市人感他救火之功，都來問他名號，他言三橫一直走姓，三士張口為名，說罷，飄然而去，轉眼不見。過後有人識破這兩句話語，三橫一直王也，三士有口嘉也，說他定是王嘉。這話傳到我們村裏，方知他成了神仙。我們有個族嫂，人呼為王媽媽者，臨終之時，也說『孝廉叔子，身穿黃衣，來接我去。』故此南北幾村，感他護庇之恩，倡修這座廟宇，以酬其德，左壁廂懸有木牌，以紀其事，一看便知。劉、邱等同到牌下仰面讀其文曰：

『蓋聞有勤勞於國者祀之，有功德於民者祀之。我村王公諱嘉，異人也。幼年讀書，壯歲習武，自舉孝廉後，托病中風不語。人莫窺其動靜，養病一十二年，未出門前眺望，自一旦失去，不知何往？四處探訪，渺無蹤跡，嗣後症起瘟疫，公施符救免，保全性命頗多，鄉人均沾惠澤，又於咸陽市上噴酒滅火，謎語留名，度寡嫂而升天，祐鄉人以多福，公既不忘鄉里，而鄉井之人，豈負公哉！況有驅瘟滅火功德，於民祀之，未為不可。故邀集鄉人公議，倡修殿宇裝神像，歲時祭祀以酬其勞，是以云爾。』

邱、劉等看畢，嘆曰：『先生神機莫測，變化無窮，非我等所知也！』又見王三老向着一個小廝耳邊，不知說了些甚麼語言，小廝點頭而去，少時同一莊漢，提着一個簞子走來，內裝麵食之類，請他道友幾人受享。劉、邱等纔說了一個謝字，三老曰：『勞你幾位送宗兄靈柩還鄉，又來探望他家，無好款待，不過便飯，當不得一謝。』邱、劉等見他這樣講說，即來喫飯，是夜歇在廟中。便有許多人來相問，次日天色將明，有七、八處送飯食來，他們道友幾人，那裏喫得許多，不過每家用上一點，領一領情。劉長生與眾道友商議，將馬丹陽所送的盤費銀，還剩有十餘兩，拿來交與三老，以作培補先生廟宇之用，眾道友稱善！遂將銀交與三老，說明其意，王三老將銀收訖，邱、劉等即告辭起身。離了大魏村，走有十餘里，到一大樹下，大家坐着緩息，譚長真曰：『我們送師西歸，大事已妥，若再到山東，也不過把馬師兄飯吃些，錢用些，也當不了啥。常言道：「世無不散的筵席。」又曰：「道不戀情，戀情非道。」久在一路，豈不聞三個成群，五個結黨，反惹物議，大有不便，不如各走一方，得以自由。』王、郝等曰：『師

# 七真傳

兄之言是也。』於是劉長生往東南而去，王玉陽西南而去，譚長真往南走，郝太古向東行，邱長春見他們把幾條路走完，他也無走處，就在這陝西地方，募化度日，苦志修行。

這且不表，單說郝太古遊到晉地，見一座石礮有八、九洞，礮下根腳，俱是生成的磐石，每到秋冬河竭水枯，常有那逃難飢民在礮下歇宿。郝太古見礮下甚是潔淨，正是水枯之時，他便在礮下打坐，起先無人知覺，倒也清靜，後來漸漸有人知曉，遂惹下牽纏。感動了近處居民，見他終日打坐，知是修行之人，故此常與他送些饅饅餅餅，他怎麼喫得許多，剩下的就堆在面前，被那些鴉雀老鴉，你琢一片，我琢一塊，飛在半空，或掉下來，落在水內，或墜於路上，那些小娃子看見，便撿來喫，尋蹤捕影，來在礮下，到太古面前頑耍，見他坐着不動，猶如泥塑木雕一般，那些小兒來耍熟了，就把他當菩薩耍蓋廟。便撿了些石頭瓦塊在兩邊，砌起做牆。又折些樹枝在上面為樑，扯了些草蓋著。每日在家中喫了飯，便邀約一路到礮底下來，向着郝太古磕頭作揖，嘻笑喧嘩，鬧個不休。郝太古是有涵養的人，並不在意，恁他們翻騰吵鬧打跳，總不瞅睬，這也算得鬧中取靜，不為無益。

一日，前村辦觀音蓮臺會，那些小娃子看會去了，甚是清靜。郝太古見一人在礮下磨磚，磨一會，又拿起向臉上照一照，照一照又磨，磨一磨又照，如此數十次，把一塊磚磨消化了，又取二塊來磨。郝太古見他磨了半日，以為把磚磨個甚麼器皿，今見他將磚磨成泥漿，毫無所用，又欲磨二塊，恐他白用工夫，有心指撥於他，遂問那磨磚人曰：『你磨這磚，意欲做個器皿乎？』其人答曰：『然也。』郝太古便對他說：『你要做器皿，先須立個成心，或鏟高而削平，或取方而就圓，依乎規矩，方成巧妙。你今不取法則，胡亂磨，怎得成功？我且問你到底磨個啥器皿？』其人答曰：『我想將磚磨光亮，做個鏡兒，早晚照一照面容。』郝太古聞言笑曰：『磚乃瓦尼，非銅非鐵，焉能磨得光亮，豈不白費工夫？』那人大笑曰：『依你這樣講說，我這磚既磨不成鏡，你那坐又焉能成仙？你如此枯坐，無異我之磨磚也。』郝太古聞言，猛吃一驚，慌忙站起身來，急趨上前，意欲請教，那人飄然而去，不得與之言談。郝太古知是異人到此，指點枯坐無益，收拾行李，離了晉安礮，望幽燕而去，有詩嘆曰：

**磨磚枉自用工夫 靜坐孤修氣轉枯 兩下俱為費力事 一言提醒破迷途**

不表郝太古北遊，又說長真南行。一日來在隨州之地，天色將晚，並無古廟涼亭，又莫招商客旅，見路旁有一座大莊院，房屋甚多，意欲前去借宿，隨便化點齋吃。將走到莊前，只見門內出來一人，像似掌櫃的樣子，此人姓顧名足成，號裕豐，昔年也是好道之人，因被那些不學好的道友丟登子，裝神仙偷哄他錢財，上了好幾回當，所以見不得道士，正是前頭打沙子，嚇怕後頭人。且說顧裕豐見譚長真往莊上來，便高聲喊叫道：『道長不肖來，我這裏僧道無緣。』譚長真將他看了一眼，意欲開示於他，不知他受不受開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**若要別人信服我 須將我事信服人**

# 七真傳

## 第十七回 戲喜紅定計脫身 難渾然當真盤道

### [回目錄](#)

心境原來要朗明 莫因一事誤平生 昔年曾被假人騙 今遇真人認不清

話說譚長真見顧裕豐有幾分善氣，意欲開化他，誰知顧裕豐不等他開口，先就說是：『道長，不必多言，你們那些話我是聽厭煩了，你就說來，我也不信，我是被你們哄怕了，那有甚麼修行人，依我看來，盡是苟圖衣食之輩。』說罷，竟入內去，再不出來。譚長真聽了這言話，把道門說得全無道氣，有心丕振宗風，抬頭一望，天色已晚，他就在莊門口打坐，到了天黑時候，那些莊漢催逼他走開，提了一桶冷水，依門口潑濕，依舊進去，將門閉了。

譚長真見他們如此作惡，便不到他門前去，即於路旁打坐。是夜天又下雪，堆積尺餘，天明之時，那些莊漢出來一望，見譚長真坐在露天壩裏，周圍白雪堆積，卻怪他身邊毫無片雪，即報與裕豐得知。顧裕豐聞言，親自出來觀看，走攏他身邊，覺得熱氣迎人，知是有道之士，即請他入內，待以客禮，說是：『非我不信道，只因道門無好人，像你老人家這樣苦志修行，誰不尊敬？我今願供養你，就在我家中住下三年、五年，十年、八年，我都喜歡。我明日選一個良辰，要拜你老人家為師，不知你老人家可應允否？』譚長真本要開化他，今見他略起信心，猶未大於敬信，如何不允，於是點頭應允。顧裕豐大喜，即命家僕在後面打掃一間房子，即請譚長真入內，打坐參玄，每日齋茶齋飯，供養不缺。又使丫鬟喜紅常與譚長真端湯遞水，真乃道尊德貴，妙理無窮。

光陰迅速，經過大半年，不見顧裕豐來求道問理，揣他心意是好道，並不是學道，欲使人受他供養，替他造福，替他修行，他卻受享現成福德。譚長真識破這個機關，便不願在他家受這供養，屢次告辭欲行，顧裕豐苦苦相留，那裏肯放他走，反吩咐家中人等小心看守。故此譚長真連走幾回，都被他們擋轉來。譚長真因為走不脫，便想出一條妙計，必須如此，方能走也。少時喜紅送茶來，譚長真故意將她手腕捏了一把，說：『妳這手兒好白淨呵，令人愛煞！』喜紅臉上發赤，勉強答曰：『白得如漆一樣，師傅休得取笑。』說畢，便往外走。竟到上房，說與顧家娘子得知。這娘子即對丈夫曰：『譚師傅調戲我們的丫鬟，也非正經修行人，可使之去。』顧裕豐聞言不信說：『這是喜紅不耐煩服侍他，故造成這些浮言。』娘子見丈夫如此說，反將喜紅罵了幾句，喜紅不敢再言。

過了兩日，顧裕豐見喜紅與譚長真送茶去，他卻跟在後面，窺其動靜，果見譚長真挪住喜紅的手，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『妳這手兒如玉之白，似綿之軟，真愛煞人也！』裕豐在外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，便要趕他出去，又想他曾屢次欲走，是我再三相留，今又逐他，顯我不仁，不如寫幾句話兒貼在壁上，等他看見，他要知趣，定然自去，我只吩咐手下的人，不必攔擋他，便是好主意。不表顧裕豐暗裏鋪擺，又說譚長真次日坐到早飯後，不見喜紅送茶送水，如是計已用靈，即走出來一望，見門上貼着一張紙帖兒，上寫着四句話曰：

西風盡夜飛雪花 冷坐蒲團形影斜 休羨今朝手似玉 迴思曩昔身如蛙

## 七真傳

譚長真看罷，笑了一笑，走進房內，見桌子上有筆墨，取筆在手，復出外來，向他紙帖上也寫了四句話，寫畢，入內收拾單行，一直跑出堂前，連叫了兩聲謝，無人答應，逕出莊門向南而去。遊了兩年，始往北還，此是後話不表。又說顧家那些奴僕，因主人曾吩咐譚道長出來，不須擋他，儘他自去。因此見譚長真出來，都各迴避，待他走後，才報與主人得知。顧裕豐聞言，來在後面。見他原紙帖上，添了四句話在尾後，你道那四句？

休言雪月與風花 心正豈愁形影斜 不說喜紅手若玉 此身定作井中蛙

卻說顧裕豐見了這四句話，方知譚長真調戲喜紅，是脫身之計也，嗟嘆不已。此話不講，又表王玉陽自大魏村與眾道友分離之後，遊到房州地方。這房州北路有位官人姓姚名崇高，曾做過新安遊府，因看淡世情，告職還鄉，樂享田園。生平最是好道，見了出家人，就如遇親人一般，管他有修行無修行，都要談敘一談敘。他側近有個『遇仙觀』。觀內住持，也是道家，凡去來僧道，常在觀裏留宿。他曾預先囑咐觀主，凡有修行學好之人，必通知於我，觀主應允過了。

一天，來了一位，不僧不道的修行人，自稱有道之士，嘗在人前賣弄精神，說他有九十六歲，曾遇着張三丰數次，又會過呂洞賓幾回，達摩是他師傅，濟顛是他良朋，也會坐工一兩天不倒單。那日來在遇仙觀，說了些度人無量的話，觀主聽入了耳，問他姓名，他言號叫渾然子。觀主即引他去見姚老爺，一見面，他就說和尚是色中餓鬼，道士是氣中魔王，也成不了仙，作不了佛，要像我這個樣兒，能把萬事看破，一塵不染，才算當真修行，習吾道者要活幾百歲。姚崇高聞聽此言，心中大悅，便拜他為師，留在家中供養。那老兒說話全無避諱，句句鄙薄僧道。其時遇仙觀的道人在側，聽見他談論僧道，心中不服，暗想：這老兒好不懂事，我好意薦他來受供養，他全不顧人臉面，當着我就謗毀僧道，不知但揭房上瓦，且看簷下人。他只圖姚老爺尊敬他，卻把我們來輕賤，必有另尋一個會打坐的人來，把這老兒鄙薄一番方遂我心。想罷，即辭了姚老爺，回到觀內。

過了幾日，恰好王玉陽來投宿，觀主見他氣宇瀟灑，必是有道之人，又見他終日打坐，精神爽快，要駁倒那老兒，離不得此人。欲與他說明，恐他不去，心生一計，即對玉陽說：『姚老爺家內來了一位大修行人，能坐十餘日不倒莊，我欲同道友一路去訪他一訪，不知道友意下如何？』王玉陽聞言甚喜，遂與觀主同至姚府。門公即進內通傳，姚崇高親自出來迎接，同到客廳待茶。未及言談，忽見一個白頭老人走將進來，王玉陽將他一看，這老人生得粗眉細眼，鼻仰顴高，唇齒掀露，面方耳長，略拖幾根鬚鬚，頭披幾根白毛，像個老婆子形。走進來，在上面椅子上坐下。觀主即與王玉陽講這位老先生，便是我對你說的那位大修行人。王玉陽聞言，即上前與他見禮。那老兒昂然不動，把王玉陽全不放在眼裏，說：『你這道友，或是栽花，或是插柳？』王玉陽茫然不解，未及回答，那老兒又問：『你可有了妻室麼？』王玉陽只說問他在俗的話，便隨口答曰：『妻室倒有，如今拋別在家內。』渾然子呵呵大笑曰：『枉自你出家一場，連這幾句話都

# 七真傳

不知，我與你講，栽花是少年出家，插柳是中年出家，問你有妻室。是言可得了真陰消息麼？你答我以世俗之語，是不知道也。若再問你懷胎之事，你更不懂。』

這渾然子當面搶白人，王玉陽倒不介意，怎經得觀主臉上早已失色。王玉陽見觀主臉兒羞得通紅，不得不辯論幾句，大家顧一顧體面。乃笑而問曰：『適纔老先生言說真陰，這真陰果係何物？又說懷胎，但不知胎從何處而結？所懷者又是何物？』渾然子一時答應不出，啞然笑口：『玄機不可洩漏，豈可與汝輕言？』觀主見那老兒強言，知他不曉，便對王玉陽曰：『道友只管講來，量他不知，不要問他。』但不知王玉陽講些甚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 王玉陽以真服假 譚長真說古證今

### [回目錄](#)

聞說西方種異蓮 花開十丈藕如船 靈臺自有祇園樹 本地風光即佛天

話說王玉陽幾句切要的話，將渾然子駁倒，回答不上，觀主在一旁拍手大笑，催王玉陽只管說來，不必作難他，量他也不能知。渾然子見觀主說他不知，便要作怒，王玉陽即為之解曰：『老先生非不知也，不肯言也！小道敢將此理說來，大家參詳，看是也不是；夫真陰真陽者，陰陽二氣也。真陽之氣藏於肝，真陰之氣聚於肺。肝者木也，聚魂之所。肺者金也，藏魄之地。金為兒女，木為震男，木旺於東，金產於西。故喻以東家郎西家女。而欲使金木相逢，魂不離魄，魄不離魂，如夫戀妻，如妻依夫，此即陰陽會合之理。渾然老先生問我可有家室之話也，然必要借黃婆勾引，方得相見。黃婆者真意也，言是必借真意會通，可使金木兩無間隔，方能如夫妻之好。意屬土而多情，其色黃而好動，故喻之為婆。東西往來，會通兩家，如媒妁一般。懷胎者是言真氣凝結於丹田之內，如有孕之狀。真氣具足，發現於神，故曰神為氣之子，氣乃神之母，故有嬰兒降生之言，到此地步，大丹成也，可與天地同老，日月同休。』

姚老爺聞此言，稱讚不盡。渾然子恐怕王玉陽把他飯碗奪去，乃大言曰：『有德者不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要敢與我做坐功，要三兩日不沾茶水，才算有功夫。』王玉陽笑曰：『多的日子小道便不能坐。若說三兩天，愚下願奉陪。』說罷，兩個便賽起功夫來。就在客廳鋪下氈褥，並肩而坐。渾然本能坐三兩日，不沾茶水，只因要與玉陽比賽，已着了一點忿恨在心，遂致坐不安寧，生出許多煩惱。一時要想喫茶喫水，一時又去出恭解溲，一日下單幾次。坐到第二日，便坐不住了，竟下坐尋飲食喫，打起瞌睡來了，睡得鼻鼾連天。王玉陽硬坐到第三日，才下單來，反覺神清氣爽。姚老爺再三誇獎說：『師傅坐工，老先生不能及也。』王玉陽曰：『非老先生不及我，因他年紀高大，人老氣衰。若我到他那般歲數，只怕坐半日也不能耐。』渾然子聞說，心頭悅服，重來與他談敘，不敢自高自大，漸漸虛心下氣起來。

王玉陽在姚府住了幾日，也教了他幾段玄工，兩下甚是相得。一日，王玉陽推說到遇仙觀取單行，一去數日，不見回來。姚崇高打發家僕去問，觀主說他當

## 七真傳

日回來，當日便走了。姚老爺聞聽此言，跌腳長嘆，自謂無緣，渾然子亦有不捨之意。

丟下王玉陽之事，又表劉長生自與眾道友離別之後，南遊一遭，復往東魯，在泰山精修三年，得成正果，飛昇上界，赴宴瑤池，參拜王母。見王母身後有數十輩仙女簇擁，容顏殊妙，世間罕有，難描難畫，可愛可羨，未免一念之動，將眾仙女偷看了一眼。王母問曰：『汝瞧她們，意欲何為？』劉長生聞王母之言，自知失禮，惶恐謝罪，俯伏奏曰：『臣偶見霓裳飄舞，彩袖展揚，無意之間，將仙女瞧了一眼，其實並無別意，望慈顏赦宥。』

王母責曰：『人我猶存，色相未空，縱使金丹成就，不能超凡入聖，可再下凡間，苦修苦煉。』即命仙官送下。南天仙官奉了王母之命，領着劉長生來至南天門，劉長生正要乘雲氣而下，早被仙官推了一掌，跌下南天門去，忽然驚醒，纔是夢幻。回思瑤池之事，真乃一念之差，況重陽先生也曾說過：我於丹道俱優，只是色相未空。今夢入瑤池，王母責備之言，正與先生相同，但不知這段工夫如何做法？必須下得山去，訪一位高人指示，於是下得山來，行不數日，遇見譚長真，各將往事訴說一遍。劉長生曰：『你不受顧家供養，念頭不為不正，我在瑤池錯瞧仙女，念頭不為不差，今欲煉空色相，未識從何下手？』譚長真曰：『昔者許旌陽少年之時，專好射獵。一日獵於山中，箭射小鹿，小鹿帶箭奔逃，旌陽率家人遍山尋覓，得二鹿於山凹。小鹿臥地，大鹿與之舔傷，見人來，大鹿也不走避，俱被所獲。回家釋縛，二鹿已斃，剖腹視之，母鹿腸已寸斷，其小鹿雖受傷，而腸卻完好。可見痛子之心，比受箭之苦，分外痛切。旌陽睹此情形，心中惻然，遂將弓箭拆毀，入山修煉，得成正果。意欲化度十方，乃登臺說法，收得有弟子數百餘人。一日旌陽對眾弟子說：「汝等數百人，不為不多；棄家學道，不為不虔。但修行之人，要看空色相，汝等能見色不貪乎？」眾弟子齊應曰：「若論財氣與酒，或者未能盡去，至於色字，我們原看得淡，並不貪他。」許旌陽曰：「汝等說得這樣乾淨，只恐未必。」眾弟子答曰：「我等豈敢妄言，騙哄師傅。」許旌陽曰：「我有一法，可試虛實。你們每人各辦木炭一段，要二尺餘長，或三四尺更好，放在床上伴你睡一夜，到明日早晨起來，交與我看，自有的確工夫，傳與汝等。」眾弟子聽了此言，不知其故，各去備辦木炭，置於床上。是夜，眾弟子一覺瞌睡醒來，身旁有人同睡，以手摸之，溫軟如綿，光滑似玉，再探下體，卻是女身。慾火忽熾，按納不住，即與之綢繆。真陽既洩，猶依依不捨，相抱而眠，及至天明，外面喊叫：「快來交炭，師傅等候多時了。」眾門人從夢中驚醒，人人懷中抱著一段木炭，正在驚疑，外面又在喊叫，只得穿上衣服前來交炭。旌陽吩咐眾弟子站立兩班，挨一挨二來交。眾弟子聞言，不敢違拗，站立兩邊，即有一人上前交炭。許旌陽問曰：「你有多大年紀？」其人曰：「弟子今年七十六歲。」許旌陽說：「你若大年紀，為何把這色字看不破？」其人答曰：「怎見得弟子看不破？」許旌陽曰：「既然你把這色字看得破，你那炭上糊的是啥？」其人將炭一看，半腰之間，有些淡淡的白點，形跡穢污，始知是昨夜所洩真陽，自覺無顏，低頭喪氣，不敢做聲。眾人才知昨夜所淫之女，即木炭所變也。再看炭

# 七真傳

時，形跡更多，都怕出醜，各各呆立，不來交炭，連催幾次，毫不動彈。只有一人笑而上前，將炭呈上，毫無跡印。許旌陽問曰：「色者人之所好，汝緣何不好？」那人答曰：「弟子從色中煉出來的工夫。」許旌陽問他怎樣煉法？他說：「凡有所好，必有所懼，始則恐不得到手，既到了手，朝歡暮樂，不肯休歇，久則神衰氣弱，又懷性命之憂，是以懼也，懼甚必避，故對境而忘情，絕慾以保身。我幼年之時，浪蕩不戒，終日眠花臥柳，竟年不歸，把那烟花院當做自己屋裏，見過了許多美貌嬌姿，說不盡無數風花雪月，弄傷了神，懼而欲避，避不可得，故逃在此而學道，欲保全性命，不復貪戀美色，此無他巧，不過見多識廣，經歷過來。」許旌陽聽罷點頭。即將眾弟子遣回，單留他一人傳以道妙，後來也成了正果。以此論來，凡事總要經見過，見得多，方才看得淡、丟得脫。」

譚長真把這一輩古人講完，劉長生曰：「我原無意於內事，不過悅其外貌，他日當往烟花院去，覽盡油頭粉面，做過見多識廣，使眼睛空闊一空闊。」譚長真約他到晉地，看道祖降生處。二人走了多日，路上會著王玉陽同往前行，王玉陽便將姚府渾然子盤道之事，對他二人講說一遍。劉長生笑曰：「倒便宜了這老兒，把我們的道妙，被他得了去。」王玉陽曰：「若不是我會坐工，那老兒猶不肯服。」譚長真曰：「這樣看起來，坐工是我們學道之人的打門槌，凡在吾門者，不可不學也。」三人邊走邊說，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：「你們走得好快。」不知此人是誰？須看下回分解。

嬌姿原是粉骷髏 暮樂朝歡總不休 一旦無常萬事了 夜臺難逞舊風流

## 第十九回 論玄機四言契妙道 開石洞一人獨勤勞

### [回目錄](#)

陷溺沉淪已有年 愛河滾滾浪滔天 修行自可登高岸 何用中流更覓船

話說劉長生和王玉陽、譚長真三人，正行之際，忽聽後面有人喊叫，三人掉頭觀看，卻是郝太古。當下彼此相見，各敘離情，四人同行，到了苦縣地方，尋到太上降生處。見有九井環著一座八角亭，亭邊有株李樹，相傳太上生於李樹下，四人步入亭內，亭中間有座石碑記著降生之事，上言盤庚時改商為殷，殷之五年，此地有居民，善曉數理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清靜涵養之功，終身隱遯，不求聞達，居民有女，年十九，未擇婿，此女淑性幽靜，不喜言笑。一日偶到李樹下，見枝頭一李，鮮紅可愛，摘而吞之，遂成身孕，因女無夫而孕，偶有浮言，居民推察數理，如有大聖人降世，故善為扶持，女得無恙。聖胎在腹，選擇年月降生。選得好年又無好月，選得好月，又無好日，選得好日，又無好時，選來選去，選了八十一年。其時聖母已滿百歲，自懷聖胎，不飢不寒，無病無災，是年二月十五日到李樹下散悶，太上裂母左脇而降，生而白頭，下地便能行走，上前七步，退後三步，大叫三聲『天上地下，惟吾獨尊』。叫畢，半空中仙樂嘹亮，香風飄渺，玉女散花，九龍吐水，沐浴其身，所沐處遂成九井。太上神智無倫，聖德如天，指李為姓，因生而白頭，時人呼之為老子，此降生之由也。其他神異載於經史，歷有考證，非無據也。

# 七真傳

劉郝諸人看畢，讚曰：太上道風遺範，千秋永垂，萬古稱揚，不盡迴思，你我悟道多年，玄工奧妙，未知誰劣誰優？對此仙境，無妨吐露玄機。

郝太古曰：

慧劍高懸星斗寒，群魔束手難生端，蒲團坐斷三更月，九轉還丹龍虎蟠。

王玉陽曰：

仙亭覽古敘溫寒，考證玄工最的端，捉得金烏並玉兔，自然虎踞與龍蟠。

譚長真曰：

道法無邊神鬼寒，超凡入聖豈無端，一拳打破癡迷網，偃月爐中龍虎蟠。

劉長生曰：

提起令人心膽寒，霓裳飄處始生端，聰明反做癡迷漢，說甚仙山龍虎蟠。

四人說畢，王玉陽復又問曰：『我等三人所言，皆契道妙！言勝不言敗，然何劉師兄不言勝而言敗，短人之興，恐非道妙也！』譚長真曰：『心膽寒，非道也！癡迷漢，非妙也！然而能使膽寒，不可謂之無道。能識癡迷，不可謂之無妙。是不言道妙，而道妙在其中也！不以勝敗論之，有何興之可短？』

郝太古曰：『劉師兄之所言，非止於此，必有別故。』譚長真笑曰：『不錯不錯！劉師兄瑤池赴宴，偷看仙女，王母作怒，復降人世，是我二人中途相遇，他對我言，我答他以木炭試道，旌陽主意，他聞我言，一心要去。』

譚長真講到這裏，便住了口。王玉陽問曰：『他一心要做甚麼？』譚長真曰：『他要去紅粉隊裏悟道，絲竹場中參玄，重用工夫以空色相。』王玉陽曰：『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自無色相。』郝太古曰：『不如人我兩忘，色相自空。』劉長生曰：『二位之言，上士至人，方能行之，我今欲以多見為妙用，廣識做工夫。』王玉陽與郝太古皆曰：『煉色魔者，古今不少，未聞如此之煉也。』譚長真曰：『有志者可以使巧，無志者可以守拙，各有妙用，不必深言。』說畢，天色已晚，四人即在亭內打坐過夜，到了次日，分路而去。單言郝太古行至華陰道上，猛抬頭見一座高山，其形如掌，高聳雲霄，前次送師西歸，靈樞壓著肩頭，顧不得張望，故未曾見此山，今則散淡逍遙，一路之上，少不得觀山望水，一眼瞧見，心甚仰慕，又憶師言所見之處，即了道之地，乃登臨其上，見萬山俯仰，低於其下，昔寇萊公有詩曰：

只有天在上 更無山與齊 舉頭紅日近 迴首白雲低

原來這一座山，乃西嶽太華仙山，山上有宮觀十餘處，皆有道人焚獻香火，甚是繁雜。郝太古乃覓一僻靜處，自己原會石工，遂去製造錘鑽，運用神功，在石壁上鑿成一硯，堪能容膝，正欲入硯靜養，忽然來了一位道友，身裨蒲團，手拏便鐮，要求郝太古把此硯讓與他打坐，郝太古未及回言，他竟自走進洞去，將蒲團鋪下打坐起來，管他肯與不肯，把硯先自占了。郝太古是個心慈面軟之人，說不得將這硯子就讓與他去，又往上走，見路傍有一大石高數丈，即將此石開鑿，

# 七真傳

又費盡了手足，方打成一洞，比先前那個洞子，略寬大些，心中甚是歡喜，誰知又來了一位道友，說無處打坐，你老人家何不將這洞子慈悲於我，郝太古是個修行人，便滿他心願，將洞子又讓與他去。一連十餘年，費盡千辛萬苦，打了七十二洞，就來了七十二人，把這七十二洞都求他讓了。

郝太古仍然無處修養，尋到後山，見一個去處，可以鑿洞，卻在萬丈石壁之中，燕飛不到之處，若在那裏打成一洞，任他飛得起的道友，也走不到那裏來，然而無路可通，必墜繩而下，升繩而上。郝太古看罷，下得山去，便將經年所積抄化的資財，買了一根長繩，半路上又收了一個老實的徒弟，師徒一路上得山來，將長繩拴在一株大樹上，郝太古帶了錘鑽，手擲長繩，足蹬石壁，緩緩而下，直達其所，其間原有一隙之地，可以坐立，每日只管打洞。那老實徒弟，與他造飯，郝太古每日只吃一餐，要晚間纔回來，這老實徒弟，耍得不耐煩，心中想道：我只說學道清閑，誰知要我煮飯，是這樣辛苦，我來學道何益？即起了不良之心，暗將柴刀帶在身邊，知太古吃了飯，必要去打洞，他卻隨後跟來，見太古擲住長繩，正在下墜，那老實忠厚的徒弟，取出刀來，一刀將繩斬斷。那長繩往前一縮，墜下萬丈懸岩，不知郝太古生死存亡。今人有好事者，在郝祖洞石壁上寫了四句話。你道那四句？

**君子小心小心 下去九里三分 人從華陰墜下 商州去把屍尋**

且說那老實徒弟，將長繩一刀斫斷，把師傅墜下萬丈懸岩去，以為一定跔成肉泥，便將他鋪蓋行李，盡行收拾揹起就走，往前山下去，走有十餘里，到一大石邊，見山下走來一人，好像師傅，仔細一觀，可不是他，大吃一驚，汗流夾脊，劈頭一礮，說不得要喊聲：『師傅往何處去來？』郝太古微微笑曰：『只因這鑽子鈍了，我往商州吳鐵匠家裏鑄鑽子去來，你今揹著單行，意欲何往？』那老實徒弟答曰：『我見師傅久不歸來，特到此接您。』郝太古呵呵大笑曰：『真是好個孝順徒弟，師傅纔一個時辰未歸，你便如此費心，揹其單行來接我。這山上還有十一二里路，太陽只有三丈多高，怎麼走得隴。若不是你把鋪蓋揹來，今夜難免受凍。』郝太古說罷，往前走了。丟下這徒弟坐在大石之下，左思右想，我這個師傅真莫來頭，恁般高的懸岩，把他跔不死，是他勞苦未盡，又要費打洞之力，不得逍遙。又想他如此行為，莫非成了神仙，不然，如何把他跔不死，又回來這樣快當？況見了我，只是發笑，並不嗔恨，也算得個是大量之人。我今錯過這個師傅，普天之下再尋不出第二個，像這樣慈悲之人，看來多半是我不是，不如仍上山去，服侍於他，看後來有個出頭之路否。於是隨後跟來，見了師傅說：『長繩已斷，如何能去打洞？』郝太古曰：『這也無妨，待我跳將下去。』說罷，將身一縱，跳下萬丈懸岩而去。欲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**身輕體快如飛雲 何懼懸岩萬丈高**

# 七真傳

## 第二十四回 煉色相烟花混跡 說妙語道念純真

## 回目錄

見美如無不動心 工夫到此自然深 有人學得真空法 虎嘯龍吟邁古今

話說郝太古是得了道的人，如何跌得倒他。徒弟斬斷長繩之時，他已脫了凡體，今者不過來顯一顯道，使後世人知神仙原可學也。他那徒弟見師傅跳下石壁，心中駭然。候了幾日，不見上來，各自去了。

話分兩頭，又說劉長生一心要煉色魔，聞聽人言蘇杭二州出美女，即往蘇杭而來。撿了幾塊頑石，點成黃金白銀，退去道裝，買了幾件綢緞衣服，穿戴起來，大搖大擺，走入烟花院去，鴛兒接著，未免問敘。劉長生對他講說：『我號叫長生子，燕山人氏，採買珠寶至此，出外久曠，要尋一位最好的姐兒，散一散心。』那鴛兒聽說是珠寶客，知是財神菩薩來了，堆下笑臉，加倍奉承，即引他到一個頂絕色的姐兒房中。這姐兒名叫似玉，也算得烟花出名的妓女，彈唱歌舞，件件都能，能寫能畫，又會吟幾句詩，嫵娜可愛。這似玉見得長生子，氣宇瀟灑，言語溫和，又且大大方方，並無一點慳吝之心，這般好客，如何不接，遂放出十分溫柔，百般嬌姿，舞乖獻媚。長生子依著重陽先生那兩句話：『泰山崩前而不驚，非故不驚也，崩前而若未崩前也；美女當前而不動，非故不動也，當前而若未當前也。』長生子依著師傅這兩句話，把心頭弄得空空的，一無所有，魔障無由可入，枉費了那姐兒千般情態，萬種風流，總不能動他的心。這心乃一身之主，心不動而身自靜，其他意念都聽心鋪擺，心不動，他也不敢動，只有眼睛和耳朵是兩個好事的人。見了好色，聽了好音，要來報與心知道。長生子把這心恭維得好，叫他不要信耳朵眼睛的話，免得誤了大事。這心果然依他之言，便裝成個不識不知的樣兒，好比那小孩子一般，只知戲耍，不懂情事。就睡在一床，同一個枕頭，無非是一張臭皮囊，陪著一個粉骷髏，也莫甚麼大趣，不過是紅紅綠綠，難免於眼，叮叮噹噹，難免於耳。長生子又把眼睛耳朵恭維一番，教他一個方法，見如不見，聽如不聽。他兩個當真依了他的方兒，一個裝瞎，一個裝聾，雖與那姐兒同起同落，畢竟還不識他是何等樣人，有那些貴重話說。

劉長生因把心主、眼睛、耳朵這三位老人家恭維得好，這三位老人家，保著他在烟花院內，修成了一洞真仙。此時更不拘形跡，常在那些妓女房內頑耍，那些妓女見他肯花銀錢，又不求實事，那一個不與戲耍，故此終日嬉笑。且說那一日，有幾個妓女與似玉姐送花來，見長生子與玉姐並肩而坐，隨手將那鮮花與長生子插了一朵在頭上，又要脫他那男衣來換女衣，將他胸前鈕扣解開，忽聽外面有人咳嗽一聲，闖進一位胡僧來，面黑鬚短，眼大眉粗，額拱鼻高，形容古怪，嚇得幾個妓女，都躲在長生子背後，連聲也不敢做。你道這胡僧是誰？卻原來是西土達摩祖師遊南海轉來，路過杭州，見有紫霧騰空，起自院內，應真仙降世，然何流落烟花，意欲前來點化，度他一番。進得院來，正值眾妓女與長生子戴花脫衣，鬧住一團。院內鴛兒埋著頭在收拾箱篋，其餘的妓女，都在各人房內打盹，聽見後面嬉笑之聲，一直闖將進來。長生子一眼瞧見，知是異人，急忙起敬，請

## 七真傳

他坐下，見桌上有把銅壺，壺中水冷，沖不起茶，一時燒之不及，忙將銅壺拿來，放在肚皮上運動火工，霎時壺內轟轟響起來了，壺嘴熱氣衝出，知水已滾，另取了一撮頂細毛尖茶葉，放在茶碗內，沖上滾水，雙手捧來，奉敬達摩。這幾個妓女，見這希奇，只管呆呆望著，齊稱古怪。

長生子笑曰：『這乃五行中一點真火，何怪之有？我還能在肚皮上打餅子烙鍋盔。』眾妓女聞言不信，有的去取麵，有的去弄水。頃刻做成一個碗口大的餅兒，拿來叫長生子烙熟。長生子接在手中，放在肚皮上，左轉三轉，右轉三轉，餅已帶熟色，翻過來又轉了幾轉，餅已熟成，交與眾妓女，被那些妓女你扯一塊，我撕一片，將這餅子喫了。

達摩是看空了世界的人，把萬事都不放在心頭，生平不與人計較，有十分的涵養，廣大的慈悲，若是包羅淺淡的人，豈不也要顯一顯道術？他纔全然不動，反裝出幾分憨來說：『你這個法兒倒好耍子，我去了轉來，要與你學一學。』說罷，拱手而別。臨行說了四句話曰：『既識東來路，西歸勿教差，休將真性昧，久戀不歸家。』劉長生聞聽，也回答了四句曰：『空空無一物，怎得念頭差，此身誰作主，何處是吾家。』達摩聽了這四句話，知他是有修行之人，也不再言，飄然而去。

不表達摩西歸，又表玉陽南來，因在苦縣，長生與他講道，要到蘇杭煉魔，一別年餘，也恐長生子久在烟花，迷失真性，故此前來探訪，意欲勸他早歸山林。是日來到杭州，走了幾處院房尋不著他，到此經過，見兩個油頭粉面站立門前，他便走至跟前，意欲問個下落。那兩個妓女，見他攏來，便笑嘻嘻的問道：『你這道長莫敢來會那位肚皮上烙鍋盔的客麼？』王玉陽聽這言語蹊蹺，疑是長生在內，便隨口答曰：『正是來會他。』有一個妓女曰：『你既要來會他，可隨我來。』說罷，遂往內走。王玉陽隨後跟了進來，你道那兩個妓女，如何知道他的來意，因昨見那胡僧身穿大領，手拏便鎗，今見玉陽也是穿大領拏便鎗，猜他是來會那客人，必又要耍一個把戲，落得一看，故引他進來，將至門房，忽聽鴛娘喊叫，他兩個撇了玉陽，竟自出去。

王玉陽見房門半掩，用手推開，果見長生子陪著一個絕色的妓女坐在床邊打瞌睡，玉陽一見忍不住笑，棹子上有個火煤筒，拏過手來，輕輕將火敲燃，向著長生子臉上一吹，煤火亂飛，撲在那姐兒面上，燒著細皮嫩肉，猛然驚醒，用袖亂拂，口中嚷道：『是誰在此弄火燒人？』長生子笑曰：『魔頭與我戲耍。』王玉陽亦笑曰：『我與魔頭戲耍也。』長生子隨口答曰：『你說我魔我便魔，一魔可以免蹉跎，你今弄火燒人面，彼此較來魔孰多。』王玉陽正要與他相敘，劉長生曰：『快去快去，有人在楚地等你，自可同登道岸。』王玉陽問：『師兄幾時走？』長生子說：『走時我自走，不必定日期。』玉陽聽他說話有因，略一拱手，出了烟花院，向楚地而來，在途路遇著譚長真，都說奔走無益，不如靜養有功。二人共入雲夢，修煉數年，得成正果。譚長真著有『雲水集』，王玉陽著有『雲光集』。譚長真四月初一飛昇，王玉陽四月二十四日飛昇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# 七真傳

又說長生子在烟花院煉空了色相，離了蘇杭，仍回東魯，入山靜養，於嘉泰三年，癸亥歲二月初八上昇。著有『真修集』。再言郝太古在太華山修養多年，於乙丑歲十一月三十日上昇，著有『太古集』。七真之內了局四位，只有邱長春、馬丹陽、孫不二，三人之事未了。就從孫不二講來，她在洛陽苦修一十二載，大道成就，變化無窮，便知馬丹陽在家看守，終難了道，意欲回家指點於他，又想我在洛陽多年，人人都喊我做瘋婆，若不顯一顯道，怎能化度人心。即出窰外，折了兩樞樹枝，吹了兩口真氣，喊聲變，那兩樞樹枝即變為一男一女，你挪我扯，往洛陽城內去了。百姓們看見瘋婆子挽著一個無名男子，在街上跑上跑下，抱肩摟腰，罵又罵不走，打又打不退，如何不氣？況這洛陽是通都大邑，禮義之邦，豈容她胡鬧，大家商量，要收拾他二人，不知收得她收不得她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自古街道宜靜雅 豈容男女亂胡為

## 第二十一回 孫不二洛陽顯道術 馬丹陽關西會友人

## [回目錄](#)

休教六賊日相攻 色色形形總是空 悟得本來無一物 靈台只在此心中

話說孫不二將樹枝化為一男一女，容貌類己，每日在街上摟項抱肩，打也打不退，罵也罵不走，街坊無奈，夥同上了一稟：「閤城鋪戶人等，具稟請正風化，以肅街坊事，情因數年前，遠方來一瘋顛婦人，棲身城外，破瓦窰中，我等念其疾苦，不忍驅逐，常給與飲食，活其性命。今瘋婦同一男子，每日摟肩抱項，嬉笑遊耍，屢次驅逐不去，實屬不成事體，洛陽乃通都大邑，南北衝要，何堪當此醜穢，貽笑外方，伏望廉明作主，殄此妖男妖婦。」

那洛陽縣的縣主，見了這張稟帖，沈思半晌，提筆判曰：

「所謂瘋顛者，迷失本性也。以為不曉人事，故凡事免咎，今據此稟，是本性未迷，而故作瘋顛也。男女同遊，原干禮法，摟肩抱項，大傷風化，白晝尚敢如此，夜來不言可知。街坊非作樂之所，破窰豈宣淫之地，既驅逐不去，必殄滅形踪，俟其歸巢穴，勿惜一車之薪，舉火而焚之，使絕其種類也。」

判畢，衙役傳出，街坊得了這個判語，便各執柴薪一束，向破瓦窰而來。正走之間，見那瘋男顛婦，攜著手兒闖進窰去。眾街坊人等，吶喊一聲，將柴薪往窰中拋去，頃刻之間，把這瓦窰堆成柴山，點起火來，烈焰騰騰，火星亂飛，忽一股濃煙從窰孔內冒出，化為五色祥雲，雲中端坐三位仙人，當中坐著那人，正是在街上胡鬧的瘋婆子、顛女人。那瘋婆子、顛女人在雲端上，對眾街坊人等說：「我是一個修行人，家住山東，姓孫名不二，借瘋顛隱身，在此修煉一十二載。今者大功成就，意欲借火飛昇，故將樹枝化為一男一女，牽引諸公到此，今承列位相送，當保合地安寧，將此一男一女，送與諸君，以作實據。」說罷，即將左右二人。推落雲端，滾將下來。眾人慌忙用手接著，纔是兩樞樹枝，俱各大笑。再看那瘋婆時，已入雲漢，身漸渺小，轉眼之間，止見一點黑影如鷓子一樣，直

## 七真傳

往上沖，漸小如錢如豆而沒。眾人望空禮拜，果然一連幾年風調雨順，物阜民豐，眾人感她盛德，修了一座三仙祠，凡有祈禱，無不感應，這是後話不題。

又說孫不二回到山東寧海縣，進得庄來，早被馬興一眼瞧見，忙來迎接，孫不二一直走入廳內住下。馬興即去報與員外得知，馬丹陽即出來相見說：「孫道友辛苦。」孫不二曰：「師兄何言辛苦，這苦字乃是我們修行人的考證，受不了苦，焉能修行。」正言之間，眾童僕俱來參見，不二用好言安慰。是夜同馬丹陽並肩打坐。馬丹陽一夜之間，也要下來回把，孫不二坐到並未移動。馬丹陽曰：「我看孫道友的坐工比我強。」孫不二曰：「不惟坐工比你強些，更有玄妙比你強十分。」馬丹陽曰：「你休小視我，我能點石為銀。」孫不二曰：「你能點石為銀，我便能點石成金，但金銀了不得生死，成不了神仙，原無用處。昔純陽呂祖跟著鍾離老祖學道，老祖以錦帛裹一物，重有數十觔，使純陽負之。揹負三年，兩膀磨穿，毫無怨言，一日，老祖命純陽啟裹視之，乃石也，純陽亦不嗔恨。老祖曰：『雖是頑石，可點成金也，不枉你揹了三年。』說罷，用手一指，那塊頑石變成黃金。向純陽曰：『我將此點石成金之法傳你如何？』純陽問老祖曰：『化石為金，可保永無更變否？』鍾離老祖曰：『所點之金，與真金不同，真金始終如一，所點之金，五百年後，仍變為石。』純陽呂祖便向老祖辭曰：『如是則弟子不願學也。此術興利於五百年前，遺害於五百年後，豈不誤了五百年後之人，故不願學也。』鍾離老祖嘆曰：『子之道念，我不及也，證果當在我之上。』以此論之，這點石成金的妙術，只會遺害後世，於道有何益哉？」這一些話，說得馬丹陽默默無言。又一日孫不二燒了一鍋滾水，用桶提入房中，傾在浴盆內請馬丹陽沐浴。時當八月，天道尚熱，只見那水氣騰騰的不可下指，馬丹陽用手探了一下，險些燙成泡，連聲說道：「難浴！難浴！」孫不二笑口：「你修了多年行，連這點工夫都沒有？待我浴來。」說罷，解衣就浴，揚湯拂水，毫不言熱，浴畢，披衣起坐。

馬丹陽曰：「你我同師學道，一般用工，為何你的道術，此我強些。」孫不二曰：「傳雖一樣，煉卻不同。我在洛陽苦修一十二年，方得這些玄妙，你在家中樂享安閒，守著這幾間房子，寸步未移，不肯苦修，怕離巢穴，焉能得此妙用？」馬丹陽曰：「師傅羽化昇仙之後，無人看守莊廊，故未遠出。今得道友還家，可以付託，我也要出外訪一訪道。」是夜換了道裝，待天色微明，趁著眾人在睡。悄地出了莊門，無人知覺。孫不二見丹陽出外，此去必要成道，留此許多錢財何用。拏來修橋補路，周濟貧寒，又過繼馬銘之子，接起馬鈺宗枝，諸事停妥，遁入泰山玉女峰，修養數年，於二月十九飛昇。這是後話，按下不題。

又說馬丹陽離卻寧海縣，不知往那裡去纔好，猛然想起師傅墳墓在陝西，何不往陝西一遊，主意打定，即往西來。一日到了長安地土，遠望前村出來一位道友，好像邱長春一樣，心中想道：管他是不是，等我冒叫一聲。於是大叫了一聲邱道友。那人聽見，如飛一般跑到面前，果然是邱長春。當下彼此相會，見禮已畢，同坐路旁。馬丹陽問他這幾年走過那些地方，工夫煉得如何？邱長春答以師傅墳台在此，

# 七真傳

不忍遠離，煉性之工未敢拋荒。馬丹陽笑曰：「師傅是得了大道的，焉能得死？所謂死者，不過欲絕後人妄想成仙之意也，豈真死乎！煉性者內功也，德行者外功也，先生曾言內外兼修，方可謂之玄妙，汝今自謂未敢拋荒，豈不謬乎！」

邱長春聞言，恍然大悟，忙向丹陽謝曰：「微師兄之言，終身暗昧，今得一言開悟，實邱某之幸也。」又將送靈柩之時，得見師傅之面，對馬丹陽敘說一遍。丹陽曰：「師傅嘗說你不能韜光晦跡，一味逞乖弄巧，成道當在六人之後，汝今不可不戒。若能躬自思省，藏其智巧，敦其樸實，我當將師傅傳我之道，盡傳於你。」長春聽罷，喜之不盡，遂引他同到大魏村，拜謁先生廟宇。又到終南山下，參過墳台，然後作伴共遊荊襄。

邱長春深自改悔，潛形斂跡，不復逞乖弄巧，馬丹陽果將道妙玄機與他指撥，邱長春勤參妙諦，不敢懈怠。馬丹陽見楚地風光繁華，不及陝西樸實，仍同長春由襄河而達斜谷。一日天降大雪，二人困於冷廟之中，共一個蒲團打坐，你道二人為何共一個蒲團？只因邱長春到馬家莊學道之時，並無道家器具，後同重陽先生下江南，馬丹陽將自己所製衲衣、蒲團、便鐘，一並周全他。後送先生靈柩之時，將這蒲團裹著衲衣，捎在棺上，帶過陝西，這幾年把衲衣穿得巴上加巴，蒲團倒還未破。馬丹陽在家中打坐，自有氈褥，故不曾重製蒲團。臨行又走得慌迫，只帶了幾件換洗衣服，數兩散碎銀子，遇見邱長春時，幾兩散碎銀子都用完了，一向全憑長春募緣度日，一人化來做兩人盤費，那裡還有餘錢去辦蒲團，故此二人共這一個蒲團，背靠背打坐。修行之人，原不求安逸，只要能將就，便可以了結，這是前言，無非畧題一二，擱下不講。

且說馬丹陽和邱長春在斜谷冷廟內打坐，是夜下了一場大雪，平地雪深三尺，這斜谷又在萬山之中，離人戶又遠，無從覓食，二人餓了三日三夜，邱長春忽起了一個念頭，但不知甚麼念頭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飢寒逼迫難言苦 怎不教人妄念生

## 第二十二回 分蒲團大道不戀情 問相法當面把人量

[回目錄](#)

作善如登百尺竿 下時容易上時難 只須勤力行功果 莫使身中膽氣寒

話說馬丹陽同邱長春在斜谷冷廟打坐，被雪阻隔，不能出外化齋。邱長春不識馬丹陽是有了道的人，只憐他是富家出身，如何受得如此冷凍，這般飢寒，焉得一碗粥湯與他解解飢渴，意欲去尋一個人戶，化一碗齋來供養他。

走出廟來一望，只見雲橫秦嶺，雪滿千山，莫說看不見人戶，連路影兒都被雪壓了，不知從何下腳，若勉強走去，難免滾入雪窖，不惟粥不可得，而性命亦不可保也。看罷，仍進廟來坐下，因憐馬丹陽飢餓，動了這想吃粥湯的念頭，擾亂了神氣，心緒不寧，坐不安穩，一夜之間，被這念頭打攪，屢難止息，早驚動本境土祇，慌忙到山凹裡張老兒家中去托夢。張老兒正睡到神魂顛倒之際，忽見

## 七真傳

一個白髮老翁走進屋來說道：「我廟裡有兩位修行人，被雪阻礙，餓了三日三夜，你快起來造些飯食送去與他們解一解飢渴。」說畢不見，張老兒猛然驚覺，便將老婆子喊醒，對她講說。老婆子生平最是信神，聽得此言，忙起來將火燒燃，又喚兒子媳婦一同起來，大家造飯，便將他老子之夢與他們說知。這兒子媳婦也是歡喜，不一時將飯造成，天色已明，老兒也起來了，即命兒子將飯送往冷廟裡去，請他二人用飯。馬丹陽以為是鄰近的人，見他們挨餓，偶起惻隱之心，送這飯來，以解飢渴，也是有之，遂同長春將飯喫了，道了一聲謝，仍自打坐。張老的兒子見他二人吃畢，便將碗筷收拾，各自去了。

又說馬丹陽坐到午後，方起身出外，看看天色，見那邊來了一人，恐惹牽纏，忙進廟來，正欲坐下，只見邱長春站起身來說道：「看來修行之人，也有感應，我昨夜恐師兄難忍飢餓，偶起一念，怎得辦點粥湯來與師兄解一解飢渴，這念頭一起，今早即有人送飯來，豈不是有感應麼？」馬丹陽勃然變色，怒曰：「君子謀道不謀食，你不思進道之功，一味貪於飲食，豈不聞過去心不可存，現在心不可有，未來心不可起。你今三心未了，一念不純，焉能悟道？我今止與你同行。就此分單罷。」長春聞言自悔，錯起念頭，好言相挽，二人正言之間，廟外來了一人，此人因家內柴燒完了，是來剃廟前這幾根樹子的。馬丹陽見他手裏拿得有柴刀，即借來一用，那人不知何用，即將刀遞與他。馬丹陽將刀接過，把蒲團拿來砍作兩斷，將刀交還那人，對長春說道：「一個蒲團分作兩段，你一半邊，我一半邊，各自辦功，勿得始勤終怠，自誤前程。」說畢出外而去。

邱長春那裡肯捨，隨後趕來，卻被剃樹之人看見，說：「這般時候，師傅往何處去？」邱長春見問，忙答曰：「要去趕我師兄。」其人四下一望，並無人影，說：「你師兄往何處去了，我卻看不見。」邱長春指中間說道：「他往這路上去了。」那人曰：「這路幾十里無人煙，天色已晚，又在何處止宿，不如聽我相勸，暫過一夜，明日再去尋他不遲。」長春曰：「如此你可幫我喊叫幾聲，或者他聽見肯轉來，也未可知。」那人即在樹上大叫：「道長快轉來，去不得！去不得！」一連喊了十餘聲，並無響應，下得樹來，收拾柴枝回家去了。卻原來馬丹陽此時道果已成，故與長春分別，使他自修自煉，好用工夫，若在一路，反耽誤他的前程。

是日出得廟來，即借土遁，一直到河南嵩山養靜。於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二十七日飛昇。著有「修真語錄」傳世。七真之內，了局六人，只有邱長春尚未修成。自馬丹陽與他分單之後，深加勉勵，立下幾種誓願，製成一首除妄詩曰：

妄念萌時不可當。飢思飯食渴思湯。今將妄念一齊了。改換曩時舊肚腸。  
妄得人財筋骨斷。妄貪人食口生瘡。般般妄念總消盡。身內空空無所藏。

詩成喜之不盡，行了月餘，不免有所遺忘，乃於木匠舖要了一塊板，板做成一個小小牌兒，借來筆墨寫了八句話在牌兒上，以便觸目驚心。你道那八句話：  
妄念欲除除不清。今於牌上寫分明。妄言妄語齊除盡。妄想妄貪俱掃平。  
妄接銀錢手爪斷。妄貪飯食口生疔。時時檢點身邊事。莫教七情六慾生。

## 七真傳

邱長春將牌兒寫訖，帶在身傍，每日總要看一兩遍，正是妄止一分，工深一步。將這除妄工夫，漸漸煉得純熟，東遊西蕩。一日來在河東地方，見路旁有座莊院，甚是齊整，莊門大開，時當晌午，便去化齋。見一個小廝從內出來，邱長春與他說：「我是遠來，特到善莊化一飯。」小廝聞言，即入內去，去不多時，手捧一盤飯食出來，放在莊前石墩上，便請長春用飯。長春正要來吃，忽見一位老人有五十餘歲的樣兒，鬚髮半白，從內出來，將長春瞧了一眼，用手在盤內取了兩個蒸饅，給與長春，其餘仍叫小廝掇進內去。邱長春一見，心中不樂，對老者言曰：「這小哥捧飯食出來，與貧道接緣。為何又叫他掇進去？莫非老先生捨不得，或者貧道不堪享受，請老先生明示勿諱。」

那老者笑曰：「一飯之緣愚下焉結不起，因道長無福消受也。」邱長春大驚曰：「我連一頓飯都消受不得，其中必有緣故，望老先生明以教我。」老人曰：「愚下自幼精通麻衣相法，在江湖遊走多年，斷人窮通壽夭，榮枯得失，毫不差錯，江湖上與我取個綽號，叫做賽麻衣，適纔我觀道長之相，是吃不得飽飯的，若飽吃一頓，便要餓幾頓，不如少給一點，使你頓頓有吃，這是愚老一番好意，非捨不得也。」長春聞言，點了一點頭說：「老先生正言著我的敗處，不差分毫，再請老先生將我重相一遍，看我修行成道否？」賽麻衣果然又將他相了一相曰：「不能不能，莫怪愚下直言，觀你相上鼻端兩條紋路，雙分入口，名為騰蛇鎖口，應主餓死，其餘別處部位雖美，然終不能免此厄也。此厄既不能免，焉能成道？」邱長春曰：「可有改乎？」賽麻衣曰：「相定終身，有何更改？除非一死方休，那管你富貴貧賤，不論在俗出家，該餓死終該餓死，逃躲不脫，無法可解。我說兩輩古人與你聽：

列國時有個趙武靈王，是該餓死之相，他是一國之君，如何能餓死？因他兩個兒子爭位，動起干戈，也恐他有變愛之心，先將宮門封鎖，以兵把守，兩下砍殺起來，一連數月不解，宮中絕糧，宮人俱皆餓死，趙武靈王餓了七日，茶水未沾，看見宮前樹上有個雀巢，意欲取嫩雀啖之，有長梯在側，移置樹間，勉強精神，上得樹去，誰知嫩雀已出了窩，只有一個雀蛋拿在手中，正欲食之，忽被大雀飛來，閃了一翅，趙武靈王手一鬆，將蛋落下地來打爛，只因相該餓死，一個雀蛋都吃不成，竟至餓死。又有漢成帝時，有一位長官名叫鄧通，遇相士說他該主餓死，他一日見了漢成帝奏曰：「臣鄧通，居官清廉，家無餘積，相士說我應該餓死，臣想我家如此淡泊，恐後來當真餓死。」漢成帝曰：「朕能富貴人，也能生死人，相士之言，何足為憑？朕賜爾雲南銅山鑄錢，使用一年，可得十餘萬銅錢，十年之中家資百萬，焉能餓死？」鄧通自謂可以免餓，誰知成帝不久晏駕，太子登位，眾文武刻奏他狐媚老王，希圖肥己，敢將國家銅山私自鑄錢使用，其罪非小，這後生皇帝，見了本章，心中作惱，使刑部官將他家私抄沒，姑念先帝舊臣，不忍誅戮，打入天牢，又被多官復奏一本，斷了水火，餓了七八天，臨死要口水吃，獄卒偶起側隱，取水來到，被獄官看見，大喝一聲，獄卒心頭一慌，偶而失足，將身閃了一下，把一碗冷水傾潑在地，活活餓死，水都喝不到一口。

# 七真傳

此兩輩古人富貴之極，終歸餓死，豈非相法有准乎！所以伯夷叔齊二人知命，情願死於首陽山下，梁武皇帝與後秦王符堅不知命，一餓死臺城，一餓死五將山。知命不知命，該餓死終要餓死，豈能逃乎！」賽麻衣這幾輩古人，把邱長春比吊了魂，將這熱念化作了冷灰，一團悟道之心，頓成瓦解冰消，即辭了賽麻衣，也不往前進，仍歸西秦，一心要學伯夷叔齊兩位賢人，知命順天。一日來到秦地，一道嶠峪，兩邊都是高山，中間一條深溪，溪兩岸亂石縱橫，是個山僻小路，少人來往，他即揀了一塊大石，偃臥其上，餓了七日七夜，水都不吃一口，安心餓死，只因他是修行人，神氣飽滿，輕易餓不死，若是平常之人，早已嗚呼。餓到第九日，不知何處落了哇雨，平白漲了一河大水，看看淹到身邊，他是求死之人，要做安命聽天，以驗相法，不肯尋別路而死，故有此遲延。若不安命，另起一念，跳入水內，豈不省卻許多困苦？古人之心，執一不二，不以生死移其心念，故稱良淳也。

閑言少敘，且說上流頭水打來一枚仙桃，其大如拳，隨著水勢在長春面前，浪來浪去，一股香氣，聞人鼻孔。長春本無意吃它，心想武靈趙王臨死，不能喫一個雀蛋，鄧通臨死不能喫一碗冷水，我今也是臨死之際，不知可以吃此鮮桃否？未知長春喫得到喫不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命不該死終有救 天賜鮮桃口邊來

第二十三回 化強梁改邪歸正 談至理因死得生

[回目錄](#)

富貴由來水上漚 何須騎鶴上揚州 蓮池有個收心法 靜裏暗吟七筆勾

話說邱長春見水打來一枚鮮桃，以為命該餓死，恐這鮮桃不能得食，今且試之，看是如何？想罷，伸手將鮮桃拿來啖之，香美非常，吃畢，精神大振，飢渴頓解，溪水亦消，一輪紅日高照，晒得渾身汗流，睡不安穩，翻身起來，自思命不該死於水邊，必要絕於高山。正是一念著魔，終身執迷，所以修道之人，總要把生死二字看得空，不可一定貪生，不可一定求死，生也由他，死也由他，不可執於有，不可溺於無，如此則魔不能入身，心自得寧靜也。

又說邱長春來到秦嶺，見一座小廟在山梁上，是個荒僻去處，人跡罕到之所，即進廟去。將蒲團鋪下，偃臥上面，又餓了八九天，水都未喫。一日，看看命在須臾，忽聽外面有人談話，長春略睜餓眼視之，見有十餘人坐在廟前，又見一人走進廟來，將他看了一眼，問他從何而來，長春心不耐煩，那肯答應他緣起，眼睛止有一線之氣。這人見他要死不活的樣兒，也不再問，各自出外來，和那些人去尋柴找木，用三塊石頭架著鑼鍋，在背簍內取出一大塊肉來，丟在鍋內煮熟，便來獻神。

獻畢，將肉切碎煎炒入味，傾在一個瓦盆內，又盛了一鍋水來下麵，背簍內又提出一瓶酒，斟在碗內，你哥我弟，大吃大喝起來。你道這一夥是甚麼人？卻原是秦嶺山上攔路打搶的強人。其中出色的幾位好漢，一叫趙壁，一叫李雄，一叫張建，

## 七真傳

一叫王能，一叫朱九，因做了一莊好買賣，一來獻神，二來分贓，辦得有酒食之類，在此聚飲，當下團團圍坐，吃喝起來，酒至半酣，王能對趙壁曰：「趙大哥，咱們弟兄做了一輩子歹事，今我們也做場把好事可乎？」趙壁曰：「有什麼好事可做？對哥子說來。無不周全。」王能曰：「廟裡頭困倒那位老師傅，並不是害病，我看他那樣兒是受了餓也，我們何不煮些麵湯與他喫，救他一命。」趙大哥曰：「好好好。兄弟們快去辦來。」那些人聽見大哥吩咐，七手八腳的，不多一會，將麵湯辦妥，共入廟來，叫長春吃，長春不肯吃，被他們扶起來抱住腦殼，一連嚥了兩碗，霎時肚裏飽煖，還陽轉來，口中埋怨道：「看看我的大事已妥，又遇你們這些人，弄這無名之食與我吃了，使我又要多受一番磨難，真乃求生既不可得，而求死亦費許多工夫。」長春正言之際，惱了朱九的情性，腰中拔出鋼刀，怒沖沖用刀指著長春罵曰：「你這野道，好不曉事，咱們弟兄將你救活，你反說我們是無名之食，你今既要求死，咱就與你一個快興。」說罷舉刀欲砍，邱長春全不害怕，把肚腹拍了一拍說：「你要殺不須殺別處，可將我肚皮割破，待我理出腸子來，還你無名之食，死也心甘。」說畢，朱九忍不住笑說道：「你這老師傅真莫來頭，那有吃了的東西還得倒原，我不殺你，且問你為何求死？可說我們大家一齊聽。」邱長春遂將麻衣相士說他該餓死，永無更改。故此願學伯夷叔齊兩位大賢，做個知命順天。長春說畢，趙大哥笑曰：「老師傅不須如此，既怕餓死，咱們弟兄，每人幫湊你兩把銀子，可得十餘兩之譜，你去尋一個廟子住下，招一個徒弟，大家勤苦些，多積些糧米，焉得受餓？」趙壁話未說完，張建、李雄各在身邊取出幾件散碎銀來，約有三、四兩之數，其餘俱要取銀，邱長春搖頭擺手說：「不要不要，我生平不妄取人財，眾位好漢不信，我有一個牌兒為證。」

說罷，即於身邊取出牌，拿來與眾人看，見上面有妄接人財筋骨斷，妄吃人食口生疔之句。王能在旁笑曰：「咱們弟兄，心甘情願幫湊你幾兩銀子，又非你同我們索取，何以為妄？」邱長春曰：「凡無功而得人財者，是謂無因。無因者無故也，無故而取人錢財，喫人飲食，豈不為妄乎？」朱九曰：「依得王法打死人，依得佛法活不成，咱們幫你幾兩銀子，你都不敢要，怕帶過帶錯，像我們專以打搶營生，又不知罪惡許大？」邱長春曰：「列位與我不同，我是前生毫未施濟於人，故今生受不得人家供奉，列位是前生放得有債賬，那些人騙了你們的錢財，故而今生相見攔路討取，加倍相還，若是不少欠你們的，你們便遇他不著，縱然遇著，也輕輕放他去了。」

邱長春這些話，說得他們一十三人，毛髮悚然，李雄聞言說道：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依這道長說來，難道人人都少欠我們的？我們未必就不少欠別人的？倘若少欠別人的，再一世別人也要攔路索討，只恐我們還不清白。」趙壁曰：「咱們身邊俱有點銀兩，可以做個小生意，度活時日，趁此機會，改邪歸正，你們意下如何？」朱九曰：「大哥之言有理，我們就此收心罷。」說罷，將刀拋入亂草之中。趙壁又對長春曰：「老師傅好好修行，咱們弟兄，少不得後來都要拜你為師，習學妙道也。」說罷，一齊走了，又說邱長春著了這一心要餓死的魔，雖遇趙壁等將他救活，畢竟魔根猶在，仍要求死，下得山去，化了一個多月的緣，湊得有

# 七真傳

兩三百錢，買了一條鐵鍊，一把鐵鎖，帶在身旁，尋了一個去處，也莫得廟宇，又不通路徑，周圍都是樹林，這樹林在深山之內，人所不到之處，古木參天，荊棘遍地，他把鍊子拴在大樹上，挽個套兒，然後拉來拴在頸上，用鎖鎖了，將鑰匙望空拋去，不知失落何處，倒臥樹下，自謂這回再無生理也。誰知他這一做，早驚動上界太白星君，變了一個採藥的人，走到跟前問曰：「老師傅身犯何罪？是誰人將你鎖在樹上？」連問幾遍，邱長春方纔開言說：「你去幹你的事，休要管我。」採藥人曰：「天下的事，要天下的人辦理，怎說不要管你，我也是個懂道理人，把你心思對我講來，我與你詳解一詳解，或者可以分憂解愁，也未可料也。」長春見他言語在理，即將賽麻衣相他該餓死之言，從頭訴說一遍，又將自己求死，屢次遇救之事，也告訴一番，故此來到此處，自鎖在樹上，示以永無生理，免得人救，並無甚麼憂愁，何用分解。

採藥人哈哈大笑曰：「愚哉愚哉！執迷之甚也！我怕你有甚麼憂天愁地之事，卻原一念入魔，自誤終身，吾今與汝言之，使汝魔當自消。相定終身，只定的尋常之人，若大善之人，相也定不準，大惡之人，相也定不準，相分內外，有心相，有面相，外相不及內相，命好不如心好，大善之人，相隨心變，心好相亦好，該死者反得長壽，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；大惡之人，相亦隨心改變，心歹相亦歹，該善終者反惡死，轉福為禍，喜變成憂，故相之秘訣，有言福壽綿長，必是忠厚傳家；歲命短促，定然輕薄為人，該貧賤而轉富貴者，因他心存濟世；該富貴而反貧賤者，由其意在利己，該餓死而反喫用不盡者，因他愛惜米糧；該喫用有餘而反受飢餓者，因他拋撒五穀；蠡斯衍慶，其人必有好生之德，乏嗣無後，居心定無仁慈之風，此心相之大略也！面相何能為哉！況你們修道之人，能斡旋造化，扭轉乾坤，把一個凡體都要修成神仙，未必神仙是相上註定的麼？總是由心裡做工夫，悟出來的，只要你能修成神仙地位，那一個神仙餓得死？若你這樣所為，生不免為餓殍，死不免為餓鬼，生既無用，死又何益哉！」這一席話，說得邱長春如夢初醒，似暗忽明，纔知一向欲死之見，如婦人女子一般，非大丈夫之所為也，足堪惹人恥笑，即欲脫鎖，苦無鑰匙，未識究能脫得否？且看下回分解

千般通理千般妙 一處不到一處迷

## 第二十四回 苦根盡相隨心變 陰魔起幻由人生

[回目錄](#)

元宵燈後更無燈 萬古常明只此心 朗照終天終不滅 光明皓皓到於今

話說邱長春聞聽採藥人之言，猶如睡夢中被人一棒打醒，纔知往事如孩子見識一般，非大人之所為也，急欲脫鎖，莫得鑰匙，心甚作急，採藥人曰：「鑰匙是我拾得。」即於袖內取出，將鎖打開，邱長春曰：「我是已死之人，蒙足下片言開導，絕處逢生，死而復活，莫大之恩也。」採藥人曰：「我又未曾與你銀錢，給你飯食，不過句把言語，勸解於你，信也由你，不信也由你，你若能信，便可以不死，你若不信，終不能生也，生死二字，由你自造，於我何涉？有何恩之可言？」說罷，飄然而去，霎時不見。

# 七真傳

邱長春從此以後，把這求死的念頭，如一天雲霧，散得乾乾淨淨，依然青天白日，晴空萬里，毫無障蔽，若不是太白星君一篇正理，拔去他的魔根，縱有百萬天兵，一千個韋馱，把降魔杵打斷，也打不退他這魔障，拔不了這魔根。所以大凡修行人魔障一來，便要尋著他的根腳，看是從何而起，即於起處輕輕拈去，毫不費力。若魔在這裏著根，你往那裏尋苗，一輩子也尋不出來，就把天下的好話，對他說盡，說不著他的心病，他也不能服你。

又說邱長春自採藥人指破迷途之後，重立玄功，再下苦行，一日來在一個地方，見山川毓秀，有一道溪河橫於路旁。正值夏日，溪河水漲，其河平坦，造不成橋，架不了船，只好涉水而過，近處鄉人熟知水性，過來過去，原不在意，遠方過客，未免臨流嘆息，不敢輕於渡水。邱長春便起了一個念頭，要做些苦功，行一行方便，有不能涉水者，便把他揹過河去，也有大方的人，給他幾文錢，買飲食喫，略可度日。又有些人分文不取，也揹他過去。水消乏的時節，便去化齋，早化七家，晚化八家，化得齋來，或遇有飢寒之人，便給與他喫，自己卻餓一頓。若遇雨隔雪阻，竟日不吃，前前後後，數年之間，餓得有百餘回。故如今有云：大餓七十二回，小餓無數之言。

邱長春在此做苦功，夜宿冷廟，見匾額上有礮溪眾姓弟子敬獻之句，方知此河為礮溪也。忽憶重陽先生石番溪邊之言，苦根當盡於此也，乃大發恆心，參悟道妙，閑暇之餘，打坐用工。如此六年，屢遭困苦，曷可勝言，但到水窮山盡之時，忽又感動好善之人來，與他結個善緣，使他也可略免飢寒。

**蒼天不負修行人 只恐修行心不真 若是真心苦悟道 何愁衣食不終身**

邱長春行了六年苦功，應該圓滿之時，忽然溪水大漲，來了三人，軍裝打扮，各帶鋼刀，手提人頭，自言斬獲大盜，上省報銷，不識水性，要他揹過河去。長春本是來下苦工，焉有不揹之理，於是挨一挨二，揹過河去，揹到第三位軍爺，那人膽小不過，戰戰兢兢，說道：「我生平畏水，汝要小心。」長春說：「無妨，不必害怕。」便來揹他。揹到河中間水緊之處，忽一浪打來，邱長春立腳未穩，被浪一推，身子閃了一閃，那軍爺在背上叫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急用手抓著他衣服，一轉手便將人頭墜落水中，那軍爺只叫：「怎了！怎了！」長春用目一望，見那顆人頭，隨波逐浪而去。長春也自作忙，算倒幾步，將他揹攏了岸，要去尋那顆人頭，及至回頭一望，波浪滾滾，洪水滔滔，那裏去尋這顆首級？何處去撈那顆人頭？再看那軍爺時，捶胸跌足，喊天叫地，慌得長春心忙意亂，一時也無主見。即對軍爺說：「你拏刀來，把我這顆首級割下，以償你那個人頭何如？」軍爺曰：「人頭是我失手墜落，與你無干。」長春曰：「我是孤身一人，死有餘辜，你乃數口之家，賴此生活，死我一人，活你全家，未為不可？」軍爺說：「你倒也是番好心，只是我不忍殺你，嘗言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，你若要周全我的大事，只可自裁。」

## 七真傳

說罷，將刀遞與長春，邱長春接刀在手，正要自刎，忽聽半空中有人叫曰：「邱長春還我笏來！」長春往上一看，只見三位軍爺，站在五色祥雲之內說：「吾等三人，乃天地水三官也，因見你道心堅固，苦行圓滿，特來化度於汝，汝果然捨己從人，積功累行，今將汝凡身化作道身，幻體更為仙體，六年悟道已就，七載成真，將興，汝可精進勿誤。」長春忽然心頭朗悟，靈機顯著，再看手中拿著一片朝笏，並不是甚麼鋼刀。又見三官之中，一人空手，知是他的朝笏，少不得上去交還，試將身子往上一縱，已入雲端，將笏呈上，三官大帝，高駕彩雲，冉冉而去，邱長春正欲縱下雲頭，忽又想起麻衣相士，斷我該餓死，我今道果已成，量不能再受餓，何不借此雲頭，往河東一走，再試他一試，看他眼力如何？主意已定，即將雲頭撥轉，頃刻千里，到了賽麻衣莊前，墜下雲端，走進莊來，見一個二十餘歲的人，就是那年撥飯出來的小廝，即對他說：「我是來求老先生相面的。」那人說：「家尊久未出外，既要相面，可隨我到廳上。」說罷，即引長春入內。那賽麻衣正坐在廳上，見長春進來，忙起身接入，待以賓客之禮，坐下喫茶。長春見賽麻衣鬚髮皆白，老邁龍鍾，便曰：「數年不見，先生倏而鬢髮皤然。」賽麻衣曰：「老朽不知在何處會過道長，一時忘懷。」邱長春曰：「先生不記騰蛇鎖口，該餓死之人麼？」賽麻衣聞言，即將他相了一相，拍手大笑曰：「妙哉妙哉！道長不知在何處做下大功德事，竟將昔年之相改變了。」邱長春曰：「老先生曾言相定終身，永無更改之理，今日然何又說改變之語？」麻衣相士曰：「老朽只知相面，不知相心，今道長相隨心變，非老朽所知也。昔者雙紋入口，是名騰蛇鎖口，應主餓死，如今這兩條紋路，雙分出來，繞於承漿之位，這承漿上又生了一個小小紅痣，配成格局，名曰二龍戲珠，貴不可言，應受帝王供養，福德不可量也。豈愚老所能知哉！」

長春聞言，也服他相法通神，即告辭起身，仍回礪溪廟內打坐。只因動了一點計較之心，要去取笑賽麻衣，惹出一番魔障來。正在打坐之時，恍惚之間，若亡若存，好像身在萬山之中，忽起一陣狂風，現出一隻黃斑猛虎，張牙舞爪，向他撲來，他卻把這死字看得淡，全不在意。又到杳杳冥冥之際，見一個道童走來說：「我師傅馬丹陽到了，師叔還不起來相見。」果見丹陽從下走來，長春想：道不戀情，來也由他，去也由他。忽又見許多人來說：「難為你措我們過河，今當收穫之時，與你湊得有一石多麥，儘夠一年喫用，另外又幫補你兩串錢，縫件把衣服穿。」說罷，將麥措到他跟前，堆積許高，又將兩串銅錢拿攏身邊，要他親手來接，他更不在意，昏迷之間，又見一美貌女子，年可十七八，自言被晚母毒打，私自逃奔，欲到母舅家去，奈何身孤難走，老師傅何不送我一往，感恩非淺。說罷，嬌嬌滴滴，欲哭欲訴，長春總不理會，與他一個無人無我，不識不知，轉眼之間，見二嫂帶著幾個小孩子走來告訴曰：「你二哥已死，大伯將家園渾吞，使你這侄男侄女，衣不終身，食不終口，我是女流之輩，如何能撫養他們？你可看在二哥面上，念其骨肉之情，如何安頓我們母子。」說罷，那幾個小孩子便來挪挪扯扯，哭哭啼啼，三叔長，三叔短，不住喊叫，要吃要喝，胡亂挖抓。長春

# 七真傳

靜極之中，智慧偶生，若無一物，猛聽得半空中响嘍一聲，南天門大大打開，見二童子控一白鶴到面前說：「奉玉敕請真人跨鶴飛昇。」且聽下回分解。

莫教三凡生幻境 須防六賊亂心田

第二十五回 真陽足群陰退散 惡貫盈合家沉淪

[回目錄](#)

北邙山下列墳塋 荒草迷離怪鳥鳴 長臥泉台人不醒 桃殘李謝過清明

話說邱長春在礮溪廟內打坐用工，正在虛寂之時，忽見二童子控一白鶴至其前曰：「奉上帝敕令，請真人跨鶴上昇。」邱長春默想三官大帝之言，七載成真當興，焉有今朝飛昇之理，莫非這是我心中陰魔相攻，生此種種虛幻，敗我真道，止這一點醒悟，二童子也不見了，也莫甚麼白鶴，獨自一人坐在半邊蒲團上，窗外星月交輝，萬籟無聲，這真是平白生出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來，若不是念頭抱得穩，險些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自悔不該逞一時之興，去試賽麻衣，故惹下許多陰魔。若不煉去陰氣，焉能純陽？又想了一想，必用個混魔之法，方能群陰削盡，使他無隙可乘，乃為上策。

於是離了礮溪，來在一個土山，見坡下有一圓石重可百觔，也是個僻靜之處，乃結草為菴，打坐其中，若到陰魔發現之時，他便速來，將那圓石往上搬運，移至半坡，復使墜下，又來靜坐，景象一生，便運石混之，如此三年，陰魔盡退，遍體純陽，諸般景象，入眼皆空，靈明日著，天機自應，知有一莊故事，但天機不可洩漏，須去點化一番，若能使他醒悟，可免此沉淪，不失上體好生之德，下開救濟之門，當時離卻土山要去辦這件事情。

且說刊隴之地，有個富戶姓王名雲，家中富豪，人都稱他為王大戶，也算得一個財東。依山傍水而居，自得山環水抱之勝，門外一道溪河，這王雲雖有若大家私，卻居心刻薄，慣使大秤小斗，輕出重入，一味欺貧凌弱，占田奪地，他家那些奴僕，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勢，佔騙鄉愚，姦淫婦人，無所不為，仗著主人勢耀，造下彌天罪過，猶然不知。他家門外有一大石長丈餘，高數尺，頭大尾小，像獅子一般，故此呼為石獅子。在外邊做活路的人甚多，每到吃飯時，看守莊門的人，跋在石獅子背上，用梆一敲，四下都聽見，即回來吃飯，這是常規。相去不遠，有個山坡，坡上修了一觀音廟，是王雲先祖所建也，施得有地土，招得有住持，王雲當事之時，把住持逐去，將地土取回，只是未曾拆毀廟宇，打壞神像，也算他還有一點善心。雖留下這廟宇，卻成了一個冷廟。邱長春從寶雞地方到此，就在這廟裡棲身，每日聽見梆響，便去化齋，化了十幾天，並無一人倏睬於他，莫說化齋，連水也化不到一口。只有一個丫頭，名叫春花，見他來了幾回，皆空手而來，空手而去，心中不忍，暗地藏了幾個饅，出來與長春丟入袖內說：「老師傅快去，此非善地也。」又過了兩日，邱長春來化齋，正遇王雲立在門首，長春原本是來點化於他，今見他站在門前，便說了四句話來打動他。話曰：

貪名為利不回頭 一日無常萬事休 縱有金銀帶不去 空遺兩眼淚長流

## 七真傳

長春將說畢，只見王雲勃然作怒曰：「你這野道休得在此胡言亂語，我生平是不信佛法之人，你各自早去，免受凌辱。」長春曰：「貧道特來貴府化齋，隨會長施濟一施濟。」王雲見門外有個拾馬糞的簍子內，裝有馬糞，旁邊有把拾糞的鏟子，他拏過手來向簍內鏟了一鏟馬糞，走到長春面前說道：「你求我施濟，我便將此物施濟於你如何？」長春正要試他心念，見他這樣子，恐是作戲，故將岩瓢往前一支，他當真把一鏟馬糞傾入岩瓢。邱長春曰：「此馬糞與我有何用處？」王雲曰：「這糞都是我雇下人工拾來的，今平白與你，也算我施濟也。」

長春聞言，口稱善哉善哉。那王雲與眾僕俱各大笑。閤家大小聞此言，盡皆發笑，只有春花心中不然。一日見那些奴僕，俱上坡做活去了，暗藏幾個蒸饅在袖內，走出外來，恰好正遇長春站立門外，即欲將饅給與他，長春曰：「我非來化饅也，有一句要緊的話對你言說，你可牢牢緊記。若見門前石獅子眼睛紅時，便可到山上觀音廟去躲過一時三刻，方保無憂。」說罷，飄然而去，霎時不見。

春花把此言記在心內，每日出來看石獅子兩遍。如此數月，卻被一個放牛娃子看出情形，問曰：「春花姐，你每日出來瞧這石獅子，所為何故？」春花對他說道：「那日化齋的老師傅，他對我講，等這石獅子眼睛紅了之時，叫我急到觀音廟去躲避一時，可免大難。」放牛娃子聽得此言，甚是異奇，欲與她戲耍一戲耍，暗地尋得一塊紅土，下午牽牛歸來，跋上石獅子去，用紅土在石獅子面上抹了兩個圓圓，就像一對眼睛，抹畢即下來，閃在一邊，看她如何？

是時天色將晚，春花在內，忽然心驚目跳，行坐不安，心中暗想，莫非石獅子眼睛紅了。急忙出外觀看，也不顧主人嗔罵，出得外來，果見石獅兩眼通紅，大吃一驚，竟奔觀音廟去。放牛娃子見她跑上廟去，也隨後跟來，將到廟內，正欲問她，猛然一個乍雷，震得山搖地動，俄而狂風四起，黑雲滿天，霎時間大雨傾盆，如瓢潑桶倒一般，直落到半夜，雨纔住點。春花和放牛娃兩個，伏在神桌下，耳聽響聲颯颯，如千人擂鼓一般，似萬馬爭奔之勢。到得天明，才敢出來觀看，正是不看之時猶小可，看了之時嚇吊魂，卻原王雲這所莊廊，昨夜不知甚麼時候，蛟龍在此過路，見他這房子修得十分體面，就借往水晶宮去了，止有石獅不肯去，卻倒臥在河當中。

卻說春花見王雲合家被水打去，未免心酸流淚，少時驚動遠近大小男男女女，齊來觀看，個個俱言天爺有眼，報應不爽。又見春花啼哭，便問曰：「你的主人全家覆沒，妳怎麼逃脫性命？」春花遂將道長指示之言，對他們訴說一遍，眾鄉人紛紛議論，都說王雲惡貫滿盈，天降水災，那道長想必是位神仙，前來指點於他，他不肯回心，故此被水打去。你雖然是個丫鬟，却有點善根，故將你救出，又帶挈放牛娃子不死，看來人生天地之間，總要做些好事，大難來時，方有救星。又問春花你今如何。春花曰：「這廟原是老主人當年造的，周圍這些地土，已捨在廟內，如今我就在這廟裏帶髮修行，也不想那花花世界，紅塵美景。」眾人說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與妳湊些盤費，暫且度日，待秋收之後，不少吃用。」眾人說畢，各去湊了些錢糧，交與春花，又尋了一個老婆子與她作伴。春花謝過諸人，

# 七真傳

從此一心一意，苦志修行，過了數年，邱真人在龍門洞靜養，知他真心向道，便來度她，她即拜真人為師。後來也成正果。

此話丟下，又說邱長春自指示春花之後，遂入隴州山中，見一石壁，壁上有洞，乃秦末漢初之間，婁景先生定日月之處，下有溪河，這懸岩石壁臨溪水，其水彎曲轉折，遠處望來，這石壁如跨在溪上，其洞如門，時人重的是科甲，見此山洞像門一樣，就取名龍門，蓋取鯉魚跳龍門之意也。長春到此，始悟門上龍飛之語，應在茲矣，便於洞門養性修真。不兩年，隴州乾旱，隴州太守，率領郡民祈禱，雨澤不降，看看苗稼焦枯，萬民憂苦，邱長春乃赴州郡，自言能禱三日霽霖，普救萬民，州官大喜，拜請登壇。邱長春乃嚴整衣冠，俯伏壇庭，一念投忱，誠通上帝，果見滂沱大降，下了三日三夜，田禾豐足，萬民遂安。明年北直一帶，大遭天乾，久旱不雨，天子率領百官求雨不降，元順帝傳旨，張掛榜文，招求有道之士，祈禱雨澤，有能求得下雨者，高官重爵以酬其勞。皇榜懸掛，各省知聞，隴州太守保舉一人能求雨澤，不知此人是誰？且看下文。

昔年困饑僅 如今動帝王

## 第二十六回 祈雨澤回天轉日 施妙術換鳳偷龍

### [回目錄](#)

一片至誠可格天 卻將兇歲轉豐年 休言元主愛民切 還是真人道妙玄

話說元順帝張掛皇榜，招求道行清高之人，祈禱雨澤。隴州太守奏摺進京，上言：「隴州龍門高士邱長春道德清高，昨歲隴郡乾旱，賴此人之力，祈得霽霖，普救萬民，今皇上欲求雨澤，以舒民困，非此人不可，臣以救民為切，故此奏聞。」元順帝覽罷奏摺，龍心大喜，即命哈哩脫脫大夫來聘長春。不日到了龍門，呈上玉帛，即宣元主之意，長春欣然應召，即與大夫同到北京，次日朝見元主，元順帝尊以師禮，賜坐九卿之上，委以求雨之事。

長春奏曰：「皇上憂民心切，臣敢不效微力，但必須高設雨壇，皇上親自拈香禮拜，臣然後禱告上帝，限三日有雨。」元主大悅，即命有司董理其事，又使太監送長春到集賢館安身。次日早朝，有司奏稱雨壇已設，端候法師登壇，元主即宣長春同到壇所，天子恭自焚香，禮拜已畢，御駕回宮，長春俯伏雨壇，奏言懇切，到了第三日午未時分，紅日當空，如火輪一般，晒得遍地起塵，人皆汗流，長春以楊枝醮淨水，向紅日洒去，少時日邊生出一段黑氣，倏變為雲，將紅日遮掩，一霎時天昏地暗，大雨如注，梗梗下了幾日，轉枯為榮，變朽回春，人民騰歡，群生咸賴，元順帝龍心大喜，封長春為宏道真人，留居京師，待以上賓之禮。一日元主宣真人入內，遊玩至御苑，這苑內有長青之草，不卸之花，奇石怪樹，不可名狀。元主與真人同坐石上，談道論玄，有五色祥雲覆於空中，如華蓋一般。

講到精微之處，元主嘆曰：「朕若非承緒大統，願從赤松子遊，待朕有了後嗣，當拜真人為師，入山修煉。」邱真人曰：「主上免慮，皇后已懷龍胎，不久當生儲君。」元主暗想：真人果是神仙，便知后宮有孕，即隨口應曰：「皇后果

## 七真傳

然身懷六甲，但不知是男是女？」邱真人曰：「臣已算定是男，萬無一失。」元主曰：「果如師言，朕之幸也。」真人退出，元順帝回宮對皇后說：「邱真人算定御妻身懷龍胎，不知準也不準。」皇后奏曰：「他焉能算得如此的確，何不宣國師上殿，與真人同算，兩下言語相符，方為定準。」元主大喜，次日宣白雲寺白雲禪師上殿，與邱真人同算皇后身孕到底是男是女。

白雲禪師屈指一算，奏曰：「依臣所算，娘娘身懷鳳胎，定生公主。」元主又問邱真人，真人奏曰：「臣昨日與主上講得明白，皇后身懷龍胎，必產儲君，何勞再問。」白雲禪師笑曰：「汝既在悟玄，必知數理，再一算。」邱真人曰：「算不算總是龍胎，必生男也。」禪師怒曰：「我數理所算無遺，汝何得妄言，擾亂聖德！」邱真人曰：「數理不如天理，陰德有回天之力，善行有傲數之功，今聖上躬自祈雨，普救萬民，昆蟲草木，均沾其惠，此陰德之大者也，或者感動上天，轉女成男，化鳳為龍，亦未可知也。」白雲禪師曰：「吾以汝為有道之人，卻原也只尋常，懷胎在前，祈雨在後，豈有生成胎孕復有更變之理。」邱真人曰：「我已料定，何必強辯！」白雲禪師曰：「你敢與我打賭？」邱真人曰：「打賭便打賭，有何不敢？」白雲禪師曰：「若是龍胎，我將白雲寺輸與你。」邱真人曰：「若是鳳胎。願將首級輸與你。」禪師笑曰：「莫生後悔。」真人曰：「一言為準，何悔之有。」禪師曰：「口說無憑，要立字樣為據。」

邱真人即於御前求了紙筆，便在龍書案前，寫了字樣，上寫：立賭首級人邱長春，今與白雲禪師賭勝，倘若後宮主母產生是鳳，邱長春為輸，願割項上首級，並無異言。白雲禪師也在御前提筆寫道：立出賭白雲寺人白雲僧，今與邱長春賭勝，倘若後宮主母所生是龍，白雲僧為輸，願將白雲寺輸與邱長春，永無異言。寫畢，兩下畫押，彼此交換，各念了一遍，然後呈上御案，元順帝龍目覽過，親自收存，等待皇后分娩之時，便知分曉。是日朝散，各歸其所。

且說白雲禪師回在白雲寺，想起邱長春如此勇決，莫非皇后果然是龍胎，是我錯算不成，放心不下，再推數理，並無差失，心中暗喜，自言自語，說是邱長春你也怪不得我了，這是你自惹其災，自丟性命，枉自修道一番。不言白雲禪師背地嗟嘆，又說邱真人回到集賢館，算定皇后分娩之日，飛了一道神符，在九天玄女宮內，借來一位神女，名曰玉貞仙女，變化無窮，神通廣大，這仙女奉了九天聖母之命，來聽邱真人差遣。邱真人恭對仙女言曰：「今夜丑時，寧王府中，王妃當生孩兒，你可將葫蘆化變女嬰，換他男孩，抱在金鑾殿上，待我換鳳之後，你將鳳去換回葫蘆。」神女領命自去辦理，我且不提。又說是夜子時，皇后分娩，產生一女，果應了白雲禪師鳳胎之言，宮人報與元主得知，元順帝甚服禪師算法有準，又憂真人性命難留，必設法救之，方是為君之道。於是駕設早朝，眾官已知皇后生下公主，當時齊來朝賀，白雲禪師也來賀喜，奏曰：「臣聞皇后產生儲君，接起聖朝一脈，臣不勝之喜，但願吾皇萬歲，太子千秋。」元順帝嘆曰：「朕命應乏嗣，不足為恨，但邱真人錯算陰陽，其輸宜也，朕念祈雨之功，欲為救免，願捐皇餉十萬，賠補白雲寺，以贖真人首級。」元主說罷，白雲禪師尚在沉吟，

# 七真傳

黃門官報奏邱真人來朝。元主即命宣入，邱真人入朝拜已畢，也賀元主曰：「皇后產生儲龍，臣故來與主上賀喜。」元主曰：「真人誤矣，皇后所生是女。」邱真人曰：「臣算萬無一失，若果是女，請抱出與臣一觀，臣死也甘心。」

元主本欲救護，今見他這般抗直，心中未免不悅，遂叫宮娥入內，將女嬰抱出，此時已到寅卯時分，神女將葫蘆化成女嬰，換了男孩，掩了神光，在金鑾殿上等候了許久，只見宮娥抱出女嬰到御前回覆，元順帝使宮娥遞與真人，自去認識。邱真人雙手接過，用袍袖一掩，早被神女將龍換鳳，把一個男孩換去女嬰，到王府交待去了，眾官都是肉眼凡胎，焉能得見，白雲神師不過有點智慧卻無神通，如何知曉。當下邱真人使了這偷龍換鳳的手段，雙手捧著男孩，遍請百官觀看，到底是男是女，百官看罷，齊呼太子千秋，氣得白雲禪師面皮失色，走將過來，把孩子接在手中一看，明明是個男孩，那裏是女嬰，當時滿面通紅，只得也與元主稱賀道：「果是後朝儲龍。」說罷，將男孩呈上，元主一見，大奇其事，隨即改口曰：「朕聞宮人傳報，也未親睹孩子，遂致認為女嬰，此宮內之誤也。」即命光祿寺擺宴三日，大赦天下，元主退殿，文武散班。邱真人問白雲禪師曰：「我師怎樣吩咐？」白雲禪師曰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」我明日交廟與你，你搬進來，我搬出去，萬事俱了，有何吩咐？」說畢，各自歸寺。

邱真人自回館內，神女即來繳還葫蘆，上九天去了。這且不表，又說白雲禪師回到白雲寺，心中不服，再推數理，總算不出，真乃「棋高一著難取勝。技弱三分總是輸」。眼睜睜要騰地頭，未免嗟嘆！身旁有個侍者，對禪師曰：「邱長春獨自一人，焉能占若大寺院，我們要一人頂一人，一個換一個，若頂不盡，換不完，我們還是住下，慢慢再作道理。」禪師聞言大喜，次日邱真人來到，白雲禪師曰：「僧多屋廣，廟闊人稠，你來一道，我去一僧，一個換一個，一人頂一人，若換不盡，便走不完，僧也住得，道也住得。」邱真人曰：「妙妙！原要如此纔好，我到山門前，喚他們進來。」說罷，走出山門外，將袖內拂塵取出，把拂塵上棕絲拔了一些，向空拋去，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莫說我今人力少 須知身邊玄妙多

## 第二十七回 論道眾敦敦告誡 論修行層層做來

## [回目錄](#)

花落花開又一年 人生幾見月常圓 打開名利無栓鎖 烈火騰騰好種蓮

話說邱真人走出山門，在袖內取出拂塵。暗將拂塵上棕絲拔斷一些，吹口真氣向空拋去，被風吹散，不知落於何所。霎時來了無數道眾，跟隨邱真人進來，將寺內僧人換盡，白雲禪師即於邱真人所居集賢館住下，這些僧眾散在各廟棲身，你道邱真人為何定要這白雲寺？因北京地方，王氣正盛，知是久都之地，欲借此盛地開一開壇，演一演教，二者白雲禪師應在南邊發跡，開闢三江一帶地方，若久在京都守著這白雲寺，終難開闢，故此竟將這寺院占了，使他好向南去普度眾生，故而天地真人各有其所，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，或利於彼而不利於此，上士

## 七真傳

修真，必取其相生相應者而居，其於相剋相妨者則避之，此謂得其地利也。閑言少敘，且說邱真人在白雲寺招集道侶，不到一月，便來了幾十位道友，應酬事務，各派有職司，一時間熱鬧起來。邱真人見道友們賢愚不等，少不得開示一番。

邱真人對眾友曰：「所謂出家者，出塵離俗也！必先有一番看破塵俗之意，隱居求道之心，方可謂之真心出家也！若一時妄冀成仙，或因氣忿，或貪安閑而出家者，是借道為由，而實安頓其身也，故猛勇心易起，長遠心難得，以道為可有可無，所以終失玄妙。又有幼失依怙，老來孤獨出家者，不過借吾門以棲身，有何看破之事？總而言之，既來者則安之，管他看得破看不破，來在三寶地，都是有緣人。進吾門者不窮，出吾門者不富，既入吾門，當體吾心，上者參玄打坐，中者誦經禮誥，下者作苦做工，亦可以了出家人之事。人所不能者，我勉而能之，人所不忍者，我必忍之。能者能絕情慾，忍者能忍饑寒，如此則過於人也。要使心中空虛，勿容一毫障礙，勿起一點偏私，不惟無人，更且無我，以我所無，而魔從何有哉？要在此虛無之中求道，工夫自得，若於做作上坐工夫，反失真道，凡事量力而行，不過不及，識其大者成其大，識其小者成其小，傍繩墨而去，循規矩而來，雖不成能成仙佛，亦不失為好人也！不枉出家一場。若止知挽髻是道，削髮即僧，五蘊不空，四相未忘，外面儼然衣冠，內裏幾同禽獸，名利之心不淡，是非之心常存，奢華為念，只恐衣服飲食不及人，僥倖在意，常望所作所為皆如願，如此之人，雖說出家，竟未出家，名呼為道，全不在道，以此看來，不及還俗歸家，染苦為樂，何必久戀玄門，指道營生，造下無邊罪過，今生既不能超拔，來世猶墜於苦海，是今生之福果未得，而來世之罪孽早種，當自思省！」

邱真人正言之際，山門外來了十餘人，俱是高長大漢，你道這些人是誰？乃是當年秦嶺山上打救真人的幾位好漢，趙璧、王能、朱九等，同著一夥弟兄，到這白雲寺來，原來他們昔日在秦嶺山上救活邱真人，被真人說了幾句罪福因果的話，把他們提醒，各自改邪歸正，做了一個雜貨生易，奔走幽燕之地，卻也可以度活日時，一混十餘年。

趙璧、李雄、張建俱已老了，只有王能、朱九尚未留鬚，他們聞聽人言白雲寺有位邱大真人，是個有道之人，去歲祈禱甘霖，普救萬民，後來又算皇帝娘娘定生太子，與白雲禪師打賭，將一座白雲寺贏在手裡，他如今廣招學道修行之人，在那裡講經說法。他們聽見這話，大家歡喜。趙璧曰：「當年我們在秦嶺山上救活那位老師傅，他牌兒上有邱某奉行之句，敢莫他如今得了道否！我們何不同到白雲寺去瞧一瞧。」張建曰：「我們常行走訪問有道之人，今者或可遂願，也未可知。」朱九曰：「只要他有道有德，我等便拜他為師出家去罷。」趙璧曰：「朱兄弟之言，甚是爽快。」

於是大家一齊來到白雲寺，正遇邱真人和眾道友坐在大殿院裡，講這出家學好的言語，見他們進來，邱真人即站起身來說道：「眾位好漢，別來無恙？」趙璧等皆認不得邱真人了，當下見問，忙答曰：「蒙神天護庇，得獲安寧，你這老師傅像在那裡遇過，一時忘懷，敢乞明示？」邱真人曰：「不記秦嶺山餓飯的道

## 七真傳

人嗎？」趙璧曰：「道長就是當年指點我們那位老師傅嗎？」邱真人曰：「不是我是誰？」趙璧等聞言，一齊下拜曰：「別後不覺十年有餘，我等俱已衰朽，老師傅容顏轉少，真有道之人也！昔日曾說過老師傅得道之後，我等要來投奔，望老師傅將我等收留，願拜在門下為徒，不知老師傅意下如何？」

邱真人曰：「昔承救命之恩，至今未忘，若說我得道，我實無所得也，不過仗道以開化世人，嗟呼！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我昔日不過是警戒自己之意，誰知眾好漢一聞此言，洗心革面，勇於改過，不失為好人，十餘年來，守志堅實，今者看破紅塵，要來出家，也是一莊快事。但既來出家，俱是前生積有善行，纔能起這個念頭，雖發心為僧為道，必謹遵法言法訓，當要慈心下氣，恭敬一切，不可使性縱情，妄念千般，更宜捨己從人，最忌傷生害命，勿謂我不如人，遂起嫉妒之心，休言他不及我，便生輕慢之意，莫將好勝心凌辱於人，休起憤高念，驕傲乎己，我不如他，是我修積未到，他不及我，是他時運未來。道無大小，更無尊卑，不論富貴貧賤，何分尊卑老幼，有道者為大，有德者為尊，好學者如金如玉，不好學者如草如茅。不貴金銀財寶，只重仁義道德；天子出家不為貴，乞丐出家不為賤。我當年幼失依怙，蒙兄長提拔成人，知與紅塵無分，一心訪道修真，後遇吾師重陽真人，授以至道，又蒙師兄馬丹陽深為指撥，自斜谷分單之後，深自勉勵，大餓七十二次，幾至殞命，小餓無數，苦難盡言，然而我心如鐵石，寧死不退初心，越受磨難，其志愈堅，後在礪溪行苦工六年，其中困苦，曷可勝言！常言苦盡甜來，一朝頓然醒悟，蒙天眷顧，屢祈雨澤，悉降甘霖，一時名動帝邦，身赴宣召，雖曰道果未成，到此地步，亦非容易。爾等既要出家，當作斯念，不以富貴動其心，貧賤移其志，視我身為已死之人，今於死中得活，當大起一個念頭，求個不死之法，方可謂之至人也。」

邱真人話畢，趙璧等皆唏噓流涕，痛念真人當年修道之苦。邱真人曰：「不到苦之極處，苦根不盡，智慧難開，今願爾等當於苦處求之，受一番苦，即退一番魔障，受十分苦而魔氣全消也。」真人話畢，擇日與他們冠巾挽髻，俱各取有道號，自不必題。

又說皇后自思：我生下明明是個女孩，抱出殿去，打了個轉，卻變成男孩，把白雲禪師若大一座寺院，輸與邱長春，這都是為我一人生出這段禍來。又恐白雲禪師心中煩悶，遂命內侍宣禪師入宮，安慰一番，說為這小小孩子，致使我師受累，白雲禪師曰：「數理算定是鳳，不知邱長春用何邪術，換作男孩，臣恐非社稷之福也。」皇后曰：「當今以乏嗣為念，本后也不敢深言，聖上得了這個孩子，敬邱長春如神仙，每日在御苑內講道談玄，少回宮院。」白雲禪師曰：「昔唐明皇在位，滿朝文武稱張果為神仙，唐明皇以毒藥入酒中，使張果飲之，張果連飲三盞，口中說道：「酒無好酒，殺無好殺。」說罷，昏迷半刻，滿口牙齒盡黑，醒來忙索御前鐵如意，將黑齒盡行擊落，閉口片時，滿口復生白齒，唐明皇纔信他是真仙下降。今娘娘何不學唐明皇故事，置鴆酒於案頭，宣長春飲之，彼

# 七真傳

若飲酒不死，即真仙也。」皇后聽畢，甚善，即命內侍去宣，不知長春來飲酒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略施些小計 神仙也難逃

## 第二十八回 賜鳩酒皇后試道 戴金冠真人吟詩

[回目錄](#)

丹成九轉盡純陽 入聖超凡壽命長 不有一番曲折事 焉能萬古把名揚

話說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，命內侍到白雲寺去宣邱真人，皇后乃預置毒酒以待。且說內官兒奉了娘娘之命，來召真人入宮，真人已知其意，臨行吩咐趙、李諸人，速備二十四缸涼清之水，一字兒擺著，待我歸來，自有妙用，不可失誤，以壞吾事。叮嚀已罷，即同內侍入宮參見鳳駕，皇后曰：「前者真人算定本后必生太子，果如其言，本后無以酬勞，今則欽賜御酒三盃，略伸敬意。」說罷，命內侍捧酒至真人面前，邱真人也不推辭，連飲三杯，辭了皇后，轉回白雲寺，見二十四缸清水，擺列廊下，真人即跳入缸內，冷水浸著，霎時水熱，起來又跳入二缸內，二缸水熱，又跳入三缸內，一連跳了二十三缸，到二十四缸，水未挑滿，淹不及胸，毒氣未盡，毒火上升，把天庭上的青絲髮，沖落有三指寬，遠處看來，就像如今半頭道士一般。

又說白雲禪師打聽邱真人未死，又進宮來奏聞皇后，皇后曰：「飲鳩酒不死，定是神仙無疑也。」白雲禪師曰：「或者酒毒未甚，不致於死，也是有之，臣聞神仙能剋五金八石，凡金銀銅鐵到他手中如泥土一般，要方便方，要圓就圓，道門有巾有冠，巾者覆髮也，冠者束髮也，今偽為不知，總而言之為巾冠，娘娘即以巾冠作金冠，賜他黃金一錠，使其戴於頭上，他若戴得穩，便是真仙，若戴不穩，大家取笑一番，他必不自安，無顏見人，定退歸山林。」皇后聞言甚喜，又命內侍再到白雲寺宣邱真人入宮，真人即隨內侍來到皇宮，皇后見他天庭無髮，即問曰：「真人頭上何無髮也。」邱真人不慌不忙說出四句話來：

昨承丹詔赴瑤階 王母與臣賜宴來 連飲三杯長壽酒 遂將頂上天門開

邱真人說畢，皇后心懷慚愧，本不欲再試道妙，無奈已曾應允白雲禪師之言，乃笑而言曰：「真人果是真仙，神通非小，令人欽服，本后御製金冠，真人可戴在頭上，配一配道相。」說罷，即命內官兒用瑪瑙盤捧出一錠黃金，對真人曰：「娘娘御賜金冠，請真人戴上，以好謝恩。」邱真人早已知覺，袖內帶有鋼鍼，雙手將黃金接過，運用三昧真火，向黃金吹去，其金遂軟如泥，用鍼把金插透，將黃金錠在髮上，用鍼挑著幾根髮，插入金竅內，針尖上又挑幾根髮前後勒住，那錠金子，可不是穩穩當當戴在頭上？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，不過欲取笑邱真人，誰知與道門遺下個規模，今日道友們所戴之黃冠，即興於此也。這話不提，又說邱真人將黃金戴在頭上來，與皇后謝恩，口中吟詩一聯：

屢承丹詔頌恩深 臣敢將詩對主吟 君子心中無冷病 男兒頭上有黃金

# 七真傳

真人吟詩畢，皇后自覺不安，站起身來言曰：「本后知過也！真人諒不介意！」邱真人曰：「那有皇后之錯，是臣久戀塵囂，自惹魔障。」言未罷，白雲禪師從屏風後跳將出來，一把拉著邱真人曰：「邱長春也不是你自惹魔障，是老僧魔障於你。」邱真人曰：「禪師乃四大皆空之人，焉有魔障於我，看來實是我自取其咎也。」

**貪迷世故戀塵囂 久戀塵囂魔自招 煩惱實由我自取 別人怎使我動搖**

當下邱真人說了這四句話，歸咎於己。原本白雲禪師不曾多事，是真人偷龍換鳳，贏了他白雲寺，故此他纔生出這一點障礙，勸皇后置酒賜冠以圖報復，若真人不占他白雲寺，焉有這一場是非，故真人歸咎於己，是天良不昧也。後人勿以此勝彼敗為口實可也。白雲禪師聽得邱真人自歸其咎。禪師亦悔用意差失。隨口也說了四句曰：

**讀過佛經萬事空 為何一旦心朦朧 說龍道鳳終無益 枉費心機錯用工**

皇后見禪師、真人皆各自任其咎、迴光返照，心中大喜，正欲讚嘆幾句，忽見宮人報道，聖駕來也。皇后即忙迎接聖駕入宮，邱真人與白雲禪師齊來參見聖駕，元主甚喜，說道：「朕見二師不睦，時常憂慮，今往西宮散悶，方纔宮人報說二師和好，朕龍心大喜，故此離了西宮，來陪二師閑談。」皇后又將二師皆各歸咎自己之句，對元順帝奏了一遍，元主大悅，說是三教原無二理，僧道原屬一家，朕今也要說幾句話賀一賀二位師傅：

**一僧一道在京華 僧道原來是一家 從此不須分彼此 共成正果為菩薩**

邱真人和白雲禪師聽得此言，齊來謝恩。元順帝對白雲禪師曰：「朕已發皇餉與國師新建寺院，待工程圓滿，可將白雲寺佛像移於新修寺院內，另取寺名，將白雲寺改為白雲觀，重塑道祖神像，以別僧道，各有所宗，為千秋香火，作萬世觀瞻，素不負二師保孤之功也。」真人同禪師重新謝恩，元主命宮人擺設素筵，君臣共樂。筵間又談了些道妙佛法，佛以空空設教，道以虛無為宗，空者無也，虛者亦無也，看來總是一理。少時筵罷，二師辭了元主，各回原處。自不必提。

又說白雲寺出來那些僧人，在各廟裏駐紮，一日偶會在一處，大家商議曰：「我們好好一座寺院，被邱長春占了，難道罷休不成？」內有一位好事的僧人，自言懂風鑑，說道：「若依我主意，在白雲寺前面，修一座西風寺，管教白雲寺大敗。」眾僧問致敗之由，那多事的和尚曰：「豈不聞風水怕人破，以我西風吹彼白雲，何愁不敗？何愁不散？」眾僧聞言，拍手大笑曰：「妙妙！」當下做了幾本緣簿。又有一個廣有文才的僧人，提筆寫了一個序頭，一齊來見白雲禪師，求他出頭，請幾處官銜，隨將西風吹白雲之語，對禪師說知。白雲禪師笑曰：「是誰與你們打這主意？」眾僧便指出那好事的和尚曰：「便是這位上乘菩薩。」白雲禪師便問他：「你要起西風吹散白雲，是何意也？」那和尚曰：「晚輩欲與上人報仇。」白雲禪師曰：「我佛開教以來，只可與人結緣，未聞與人結冤，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一塵不染，有何仇之可報乎！昔佛被歌利王割截身體，節節支解，

# 七真傳

我佛並無怨恨，故此證位大雄，不生不滅，皆由能忍辱仁柔，方能具足神通，故吾門以空說法，空諸一切，無人無我，不聲不臭，既無人我之見，有何怨之可報？有何風之可吹？況且邱真人與我原無怨恨，這白雲寺是我輸與他的，又非他來強奪，昨日天子曾御賜皇餉，另修寺院，汝今捏造這些言語，滋生事端，倘天子知道，降罪下來，老僧擔當不起，你要修你去修罷。」說罷，各自養靜去了。眾僧聽了白雲禪師之言，陡然醒悟，將起西風吹白雲的念頭，霎時消化，把緣簿用火焚燒，依然散往各廟住下，只有這會破風水的和尚，心中不服，出來逢張對李，都說：「我化得有幾千銀子，要在白雲寺前修座西風寺，我這西風一起，將他白雲定然吹散，管教他們那些道人，一個也住不成。」他以為說些大話，將白雲觀道友們嚇一嚇，殊不知道友們十個就有九個會說大話，聽得這些言語，也散些流言出去，說是叫他只管修，等他修起，我們在前面築起一堵高牆，如扇子一樣，等他風來，我一扇搨去，名為返風，自吹自散，忽一人大喊曰：「你們能返風，我便去放火。」不知喊者何人：且看下回分解。

忍辱原能致中和 榮辱真假任東流

## 第二十九回 受丹詔七真成正果 赴瑤池群仙履蟠桃

[回目錄](#)

修成大道出迷途 纔算人間大丈夫 日月同明永不朽 乾坤並老壯玄都

話說那些誇大話的道友，正講到他若把西風寺修起，我們便在觀外修一堵照牆，自古道：雲怕風，風怕牆，這牆壁當把扇子，風來時與他一搨，那風便往回吹，名為返風，話說未完，那秦嶺山上攔路打劫人的朱九在旁，大聲吼曰：「只要你們能返風，我便去放火，燒它一個乾乾淨淨。」王能見他如此冒勢，忙來喝住說：「他廟猶未修，你去燒啥？等他修起之時，再燒不遲！」眾道友聞言，大家笑了一陣，誰知就有那好事的道人，把這些言語傳將出去，也是逢張對李胡說一番，年代久了話柄還在，相傳不實，以為真有此事，說和尚修一座西風寺，要吹散白雲觀，被道人用個破法，迴風返火，把西風寺燒了，其實並無此事，不過那邊出了一個多事的和尚，這邊出了一個講大話的道人，你說過來，我說過去，惹動了那喜歡生事的人，編成話柄，有許多老修行在京地，土生土長，都把這莊事情，摸不清白，今依古書校正無訛，庶使後世門人不爭強論弱，則於因果有光輝也。

自古訛傳不可當 說來說去越荒唐 今人認作真實事 屢把前賢論短長

又說邱大真人自與白雲禪師和好之後，靜養之餘，將修行工夫九九八十一轉，喻為九九八十一難，以真性本情，心猿意馬，為本身所用，以七情六慾、三尸六賊為外魔侵奪，著成一部大書，名曰西遊記。書成之後，叫道童送至集賢館，獻與白雲禪師，白雲禪師是個大有智慧的人，一覽便知，也將那洞中景象，靜裏妙用，六六三十六路外魔來攻本身，以智慧神通生剋變化，著成一部大書，名曰「封神演義」，

# 七真傳

也令沙彌到白雲觀奉與邱真人。從此兩家和好，白雲禪師此時神通具足，飛錫到江南地方開闢去了。這一仙一佛著下西遊、封神，永垂萬古，妙用無窮。

## 兩部大書藏妙玄 幻由人作理當然 七情六慾從中亂 生出魔王萬千千

閑言不敘，又說邱真人在白雲觀開壇演教，講說戒律，大開度世之門，重興全真之道，設規立矩以警後人。又垂訓文，以遺後世，開叢林七十二座，接玄裔百千萬載，三千功果，八百行滿，應赴紫府之選，以成大羅之仙。三十三天，丹書下詔，十月十九，跨鶴飛昇，是時也，霞光靄映，紫霧騰空，對對金童而接引，雙雙玉女以導行，和風習習，半空中幢幡旗舞，清音朗朗，雲端內仙樂鏗鏘，霎時離卻北京之地，頃刻來到南天之門，王、馬、殷、趙見而拱手，張、葛、許、薩笑以相迎，朝至尊於金闕，覲天顏於玉京，俯伏玉階之下，凌霄殿前稱臣，吾皇萬歲無疆，大哉帝德好生。上皇一見甚喜，即命考校功程。三官上殿，保舉七真：「功德堪稱，考苦行於內功外功，邱長春為第一。通妙玄於無極太極，劉長生為二名。譚長真道心堅固名列三等。馬丹陽清靜無為，第四堪稱。郝太古一塵不染，舉為第五。王玉陽萬慮俱寂，應在六名。孫不二智慧圓滿，首倡修行，其功最大，應該超群，然則遜讓一步者，前以她為始，今以她為終，註名第七。全始全終，七真之果，紫府已標名姓，今臣敢以奏聞。」奏罷，天顏喜悅，逐一勅封七真。邱長春封為天仙狀元，紫府選仙，上品全真教主，神化明應主教真君。劉長生封為玄靜蘊德真君。譚長真封為宗玄明德真君。馬丹陽封為無為普化真君。郝太古封為通玄妙極真君。王玉陽封為廣慈普度真君。孫不二封為玄虛順化元君。

上皇封贈訖，劉、譚、馬、郝、王、孫六人，俱已謝恩，只有邱長春不肯謝恩。三官大帝喊曰：「邱長春怎不謝恩？」邱真人俯伏玉階，涕淚交流，惶恐奏曰：「非臣不謝恩，只緣道本難學，仙不易成，後世修行學道之人，如臣受那百千萬苦而不退初心者，萬中難選一也，好最難學，非學好不能了道，臣有學好難本章上奏。」

「悟道不易，學好最難，蓋學好之事，非大力量之人不能學也。要能忍飢受餓，忍辱受恥，有時衣不終身，食不終口，日斷兩餐，夜難一宿，無日不惹人嫌厭，屢受凌辱，言之酸心，聽之寒膽，臣經歷千般苦處，故知學好之為難也，一好字而難學，敢望仙乎！臣恐天下後世修行悟道之人，不能如臣受苦受難，有學道之名，而無學道之實也，使臣無從化度，有負吾皇榮封之恩，故臣不敢謝恩也！伏乞赦宥。」

邱真人將這好難學奏聞上帝，群仙默然，只見四大帥內走出一位星君，你道這星君是甚模樣？

生成赤髮赤面赤鬚赤心隨身，金盔金甲金磚金鞭，足踏三五火車，追風逐電，統領百萬貔貅，降妖捉怪，糾察無私，人稱鐵面雷公，護法有感，共尊先天靈祖。話說靈祖在旁。聞聽邱長春奏稱學好之人，有許多磨難，無人護持，當時起了惻隱之心，願作護法之神，遂大聲喊叫：「邱長春，你只管謝恩，後世若有修行之

# 七真傳

人，學道之士，他有三分修持，我有七分感應，他有十分修持，吾便隨時照臨，自有人辦齋造供，不使他忍饑受寒。」邱真人聞聽星君之言，方纔謝恩，又與星君作禮，把一個幾千觔重的擔子與星君擱在肩頭上。少時上皇退殿，群仙散班，七真同到紫府參見啟祖東華帝君、鍾離祖師、洞賓祖師，又拜見師傅重陽真人。東華帝君，使紫霞真人引七真到威儀館，習學瑤池禮儀，不日蟠桃會起，以好朝謁高真。

到了會期，東華帝君引領新進真仙，南宗北派，五相七真，端望瑤池而來，遙見瓊樓玉宇，金闕銀宮，珊瑚為欄，赤玉作階，金碧交輝，朱紫奪目，祥光映眼，異香馥郁，瓊林玉樹之中，鸞飛鳳舞，金柱銀墩之下，虎嘯龍吟，玄鶴梅鹿，青獅白象，皆配成對。鳳輦龍車，鸞輿鶴驂，世無其雙，說不盡瑤池莊嚴，表不完崑崙美景。

且說東華帝君引著新進群仙參拜王母，王母待以賓客之禮，少時間聖真如雲而集，王母接見，啟問已畢，依前會古規，各有次序，只有新進諸真，必待主人安排。西王母曰：「新進眾仙，對此上聖，而不能逐一參見，今可便宜行事，立在丹墀，向上三拜，普同一體。」王母吩咐畢，東華帝君引領群仙跪於瑤階，三禮九叩拜畢，王母逐一安位，樂奏鈞天，歌舞霓裳，席上珍品，難以名言，皆非塵世所有。許多仙童傳杯遞酒，無數玉女，把盞提壺，有數十童子，手提紫竹籃筐，凌空飛走，直登樹梢，摘取蟠桃，從上而下，頃刻滿筐滿籃，仙吏仙官，互相轉運，須臾盈庭，揀選最大者，上奉天尊大聖，其次者供養大羅金仙三界正神，再次者，賞給蓬島散仙侍衛人員一切眷屬，其桃非容易而食，要有修行的人，方可得也，後世門人有欲慕此桃者，也學七真用心苦志，修行得道成真，參拜瑤池王母，必以蟠桃賜汝，吃一顆壽活千年，不老長生。會畢，千真萬聖，各回天宮。七真隨東華帝君轉歸紫府，這紫府在方諸山上，這方諸也與崑崙相似，但不及崑崙之高大，其中也有四時長青之草，八節不謝之花，亦算天宮第一境界。不易到也。詩曰：

七真因果永流傳 惟望吾人習妙玄 受得人間無限苦 定做天上逍遙仙

附錄：

論命

[回附錄](#)

命無性而不立。性無命而沒依。雙修性命是真機。佛仙煉精出世。堪笑痴呆孽種。放蕩骷髏蠢姿。連累性靈下阿鼻。特為棒喝直指。

命無性而不立。性無命而沒依者。

[回附錄](#)

命乃後天母血結成。而為體軀。有體無性。由如有屋而無人也。有屋無人。而屋何用。況人先有性而後有命。先有人而後有屋。有性有命。而為有人有屋。有人有屋而成事業。想父母交感之時。而成氤氳。是謂無極。父情母意。精血相

# 七真傳

抱而成。太極即是性命。逐月生形。由兩儀而生四象。四象而生八卦。胎至十月滿足。落地一聲。開口性化為魂。命化為魄。落於後天臟腑之中。魂居於肝。魄居於肺。肝有三花。肺有七葉。故云三魂七魄。七魄。係三魂主之。魂而喜生而惡死。魄而喜死而惡生。何以之故。

凡人一死。性赴陰曹，依善惡功過投生受報。生而又死。死而又生。生死之苦。惟承肩生者。如活牛剝皮。死者如滾油澆心。豈不痛哉，故魂只願長生不死。免受生死之苦，以逃輪迴之劫。魄者守墓，貪圖祭享。魂去而無所管。由他放蕩。故喜死而畏生者也。

雙修性命是真機者。

[回附錄](#)

世間男女。只知逃命。而不知修性。那曉性命雙修的工夫，殊不知命。是後天的血月。無有不壞之理。故前云命比屋。性比人，屋久必漏。久漏必壞。故人能修屋。可以久居得安，人不知修。養久必衰。久衰必死。既前云性命化為魂魄。若不修煉。魂飛魄散。豈不可惜。亟谷先生曰。凡人若不修煉。由如螃蟹下鍋。雖有七腳八手。不得其門而出。孔子曰。誰能出不由戶。若得了修煉工夫。修三魂而製七魄。三七合一而成大丹。一道靈光。從正道大門而出。何莫由斯道焉。凡人欲要曉得修煉下手的工夫。必要訪覓真師。有真傳妙訣。煉魂製魄。是謂性命雙修之功也。

佛仙煉精出世者。

[回附錄](#)

世人只知生男育女順行之理。那曉逆行成佛成仙之道。凡人母腹出胎。倒週墮地下來。先天元神。化為後天識神。先天元氣。化為後天口鼻之氣。先天元精。化為後天交媾之精。是謂順行。生男生女。皆是父母精血。兒女長大。父母必衰。那曉逆行成佛成仙之義。欲知此義。必要訪求明師。指示逆水昇天之訣。

前言先天化為後天。今言後天而返先天者。即是煉精化氣。煉氣化神而還虛無。是謂逆行成佛成仙之道也。可歎世人迷而不悟。賢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那知三教聖人。道成上天。雖得自在。悲念下民。故發流經書傳世。欲教後人參悟書中之義。本聖賢之典集。昭然若揭。而人心之矇昧。視若故紙。玉皇心經云。持誦萬遍。妙理自明。令人知誦而不知持。誦而不持。有如夢誦。

故儒書云：「思而不學則殆。學而不思則罔。」世人不察其理。吾今剖明三教。經書引進入道之門。中庸云：「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。」又云：「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。忽然在後。」孟子云：「悴於面。盡於背。施於四體。四體不言而喻。」

心經云：「觀自在菩薩。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。照見五蘊皆空。度一切若厄。」玉皇心經云：「上藥三品。神與氣精。又云出玄入牝。若亡若存。綿綿不絕。固蒂深根。」三教聖人。俱教後人。悟透此理。超出苦海。同享天福。可歎後人不

# 七真傳

解其義。不能入學。反生謗誨。欺聖滅賢。自是其理。由己橫暴。甘墮苦海。是為天地之罪犯也。吾今奉勸世間男女回頭自想。三天諸佛。俱有度人之心。並無責人之意。故教人煉精出世。同登彼岸耳。

堪笑痴呆孽種者。

[回附錄](#)

可嘆男女眾等昏迷不醒。造惡如山。作孽似海。好意勸他。非但不信。反起謗言。有如雪上加霜。冷水澆冰。愈積愈厚。何以得消。惡孽造滿。三寸氣絕。無常到來。冤鬼索命。可能逃乎。

放蕩骷髏蠢姿者。

[回附錄](#)

有等無恥男女。由己之性。不習正禮。慣行邪僻。妖嬈打扮。引動邪心。男色誘女。女色誘男。男女相誘。自為得意。豈知陽有陽律。陰有陰法。陽律可避。陰法難逃。

吾勸世間有志男女。速急回頭。改惡從善。可逃可避。以免上天之震怒也。連累性命下阿鼻者。

接上文所言無恥男女。不習正禮。專圖邪淫。貪口腹。殺生靈。損人利己。種種不善。多造無邊罪孽。豈可免哉。吾今指明爾等男女回頭細想。人為苦惱之本。眼耳鼻舌為招愆之門。前云性命化為魂魄。魂魄居內。眼耳鼻舌在外。即眼耳鼻舌招愆。造罪何故。要性魂定罪受刑。

凡人一死。眼耳鼻舌俱閉。一靈性魂，無常引見閻君。孽鏡台前。分明善惡。所行之事。一一照見。依罪定刑。幻身造孽。要與性魂算賬。細細思想。真真何苦。叫做他喫肉我還錢。豈不被他所害。豈非是連累性靈下阿鼻也。阿鼻即是地獄。陽間造孽。陰間受刑。牛馬豬羊。要性魂去變。眼耳鼻舌。豈來管你麼。仔細想來。可不悲哉。我佛慈悲。恐人不能回頭。失落人身。特為發言直指。有如當頭棒喝，真是我佛一片之婆心也。

余亦體我佛依法代言。指明相勸。使大地男女不昧天性。看破世事。名利又如浮雲。富貴似同幻夢。夫妻恩愛。終有一日分手。兒女滿堂，大限到來。不能替代。金銀雖多。難免無常不到。還該自省自悟。急早回頭。訪覓至人。指示性命至理。得受煉魂製魄工夫。外積陰功，消解累劫孽冤；內修妙果而證涅槃。蓮位待候。三千功滿。八百果足。上天自有丹書下詔。如蟬脫殼飛昇。朝參

上帝。依功定品。賞賜五銖仙衣。金冠玉簪。永受天爵。九宗七祖。同享天福。永不投胎。再不下生。不生不滅。逍遙自在。三山海島。隨意散玩。極樂無疆矣。

偈曰：

借假修真妙最奇。煉魂製魄是真機。恐人放蕩無休息。故而直指作天梯。